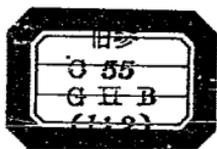


九〇年查記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瞿益錯署檢





本館啟事

本館職在提倡出版，要須羣策羣力，相與有成。除已裝訂現代知識叢書編輯要領外，茲復摘要編舉條件如左。

- (一) 外國名著之精華，應盡量擷取，惟立言應以中國為主，俾適合國民需要。
 - (二) 資料應力求豐實。惟敘述則應力求生動。
 - (三) 文字應力求明析，惟勿過於冗長複沓。
 - (四) 資料來源，應有切實根據。
 - (五) 每書應舉出特點，以證明其與過去出版之書不同之處。
- 當世賢達，如以性質相同之著作稿見惠，無任欣盼。無論全稿已成，或僅成一部分，請寄交北京北海鏡清齋國立華北總譯館，一經採用，當即從優致酬。

C55
GHB
(122)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一之二)

目次

思想與生活 編者

龜卜通考 沈啓元朱耘荈合編

西域考古記舉要 郭魯柏原著 馮承鈞譯

潘季馴年譜 韓仲文編 蔡申之校訂

政篇 蒞志

人類之活動能力 致明

評東洋歷史大辭典 梁盛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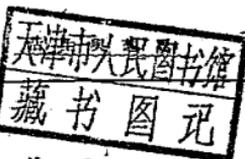
黎明之前 烏崎藤村原著 張我軍譯

圖書介紹（四則）

日文新書偶誌（八則）

學術文化消息（二十一則）

館務紀要（三十一年二月分）



思想與生活

編者

本刊此次發行，正值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發展之時，敢綴數言，以諭讀者。此次治強運動目標，（一）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二）剿滅匪共，肅正思想，（三）確保農產，減低物價，（四）革新生活，安定民生。然建設與戰爭，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易爲力，無形者難爲功，有形者見效於一時，無形者維持於永久。况有形者基於無形，故無形之建設與戰爭，尤爲重要。此次目標，將有形與無形，包舉無遺。第一則其大綱，第二第三第四則其鉅目也。

換言之，第一爲其目的，第二三四爲其方法。片言居要，則「肅正思想」「革新生活」二者，尤爲方法中之基本。

「思想」屬於知，「生活」屬於行，人貴有「真知」，尤貴卽知卽行。凡屬現代國民，必須認清時代，把握現實，使「思想」與「生活」打成一片。苟其不能，則必致起內心之矛盾，而陷于苦悶之境。

此次戰爭，爲有史以來所未有之大事，以前種種，必於此次戰爭中清算。生於今日，不可不了解「時代之重要性」。究其因果，明其終始，而與時偕行。所知既確，所信益堅，則所行自合乎軌轍矣。

邪說流行，今之大患，所以然者，皆坐不求甚解之習耳。矯弊俗，正人心，必自「求真知」始。本刊於此，願以自勉，且與國人共勉焉。

龜卜通攷（續）

沈啓无
朱耘菴
合編

占卜之手續（上）

擇日與禁卜日

卜必吉日 史記龜策傳

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擇吉占卜，祝辭納福，此有事於鬼神之第一要義，故祭庇必先卜日。但據甲骨刻辭無日不卜，（見後表二）究竟何日爲吉？則隨時因事而定。如正月初一日吉，初二日不必吉；初一日宜出行，而不必宜祭祀。如此之類，今日已無法考究，惟凡行占卜之日，於當時必皆認爲吉日則可斷言者也。

前期十日而卜 禮記曲禮云：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旬之外日遠某日，旬之內日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表記亦云

卜筮不相礙也。大事有晦日，小事無晦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此雖爲祭祀卜日之命龜或筮之事，然即此可以知凡事多前期十日而卜。按儀禮少牢饋食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儀」，鄭注「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己」。又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鄭注「遠日，旬之外日」。胡培靈儀禮正義卷三十四云「古人卜筮之法，皆以此月之旬，卜來月之日——如吉事，則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上旬；又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下旬。喪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下旬；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下旬。此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也。孔疏（賈疏同）……觀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爲遠日也，不知士與大夫之異，在諫日不筮日，而筮日在祭期十日之前。所以然者，祭前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論尊卑皆同。故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所謂旬之內也；不吉，筮中甸下旬，則爲旬之外矣。少牢言「筮旬有一日」，而特牲不言者，省文互見，非有異耳。孔疏亦謂「士於初甸即筮旬內之日」，豈非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爲遠日，并誤以士與大夫異乎？……經云「如初儀」者，張氏爾岐云「大夫諫日而筮，上旬不吉，必待上旬乃更筮之」。……此特牲及士冠禮，若筮上旬不吉，則筮中甸，不更待他日」此謂筮，卜亦同。言士與大夫祭祀卜日復以先月下旬，卜來月上旬，不吉，更卜中甸、下旬。士與大夫異者，大夫先諫丁己之日，明日乃卜；士則不諫日，可以祭則卜其日矣。大夫卜上旬不吉，至上旬乃卜，中甸，至中甸乃卜下旬；士則同日即更卜中甸下旬也。喪事于先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則更卜中甸、下旬，士、大夫皆一日畢其事。特牲饋食禮「不諫日」注云，「諫，諫也。士賤纓裳，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諫丁己之日」。少牢饋食禮「日用了己，筮旬有一日」注云，「內事用柔日，必丁

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改變，皆爲敬謹，必先諫此日，明日乃筮。又云「旬，十日也。以先月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言旬有一日者，如以己日（按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之己，各本多誤爲巳。丁己，謂祭用了日或己日也。己爲戊己之己，非辰巳之巳。卜日皆以先月下句，卜來月上旬、中旬、下旬，旬各有己日，若爲辰巳之巳，則此旬有巳，而彼旬無巳，故知爲戊己之己之誤也。釋文已晉紀。說見胡培肇儀禮正義）祭，則於前句之己日卜，併卜日數之，爲十又一日，去卜日數之，則爲十日也。周禮天官大宰云

鄭注

前期，前所陳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孫詒讓周禮正義云。

凡祭必諫所祭之日，明日乃筮；天子則用卜。此注云「前所陳之日」者，即謂陳日時，所謀定之祭日，前期十日，若祭日用己，則於先一句之戊日陳日，己日卜日，并祭日數之，則云旬有一日，外祭日甘之，則云十日，其實同也。

按殺梁傅哀公元年說魯卜郊云：

我以十二月之卜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下辛。

此辛殆即旬之借字，是謂先月之下旬，卜來月之上旬。此與禮略異，而與商代卜法同。禮謂士同日卜下月之三旬，喪事先遠日，則商時尙無此例。至於所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者，曲禮孔疏云「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也」。又引崔靈恩謂「外事指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是殆皆周以後之制，商代尙無此別。又「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謂大事有一定之日，故無筮卜日，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云：

其四月，四卜知。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

是凡常祀皆不卜應祀與否；有定日者，又不卜日。小事則無一定時日，隨時而筮。按祭祀之卜有四：一卜應祀與否，二卜日，三卜牲，四卜尸。商人亦然：

壬子卜，貞：王賓示壬，翌日，亡尤。（前編一·一·二）

此卜日與尸也。說文『賓，所敬也』。王賓者，謂王敬祀也。又如：

甲戌卜，貞：武乙祭于其寧，厥用。（前編一·十·三）

是則卜應祀與牲，而不卜尸與日矣。又如：

丁酉卜，貞：王賓文武丁，伐三十人，毋六牢，毋六畜，亡尤。（前編一·十八·四）

此則卜應祀，尸，牲也。又如：

癸丑卜，貞：王賓仲丁，癸姁癸，翌日，亡尤。（前編一·八·一）

是卜常祀之配享矣。又如：

癸酉卜，出于祖辛，二牛，今日用。（前編一·十一·四）

是單卜牲矣。凡此之類，卜辭習見，無庸多舉。大抵前期十日而卜下旬之吉凶，最顯而易見者爲下旬之類——即於上旬之末，（癸日）卜下旬之吉凶。據下表所記二八二六次占卜中，計六癸日共卜七六六次，爲六十日之百分之二六·九一，占絕對多數。而癸日卜者爲一〇二次至一四〇次，其發展甚爲平均。可知商人最重下旬也。其例如：

癸酉卜，貞：王旬亡畎。

癸亥卜，貞：王旬亡咎。

癸丑卜，貞：王旬亡咎（殷契卜辭九六）。

此於一版之上，自癸丑至癸亥爲十日，癸亥至癸酉亦十日。商人以三十日爲一月，『癸』日爲一旬之末日。以上旬之末日，卜下旬之吉凶，故下旬都爲『癸日』，若並卜日言之，則爲旬有一日也。此與周禮合，亦於卜辭中最爲習見。若於上月之下旬，卜來月之上旬，大都兼記月分，如：

癸巳卜，貞：旬亡咎，六月。

此亦同在一版之上，癸巳至癸亥，相去三十日，爲一月。故於癸巳注『六月』爲別。更有詳言吉凶者，如：

癸卯王卜，貞：旬亡咎，王曰大吉。在十月又二。（前編六·六六·七）

癸亥卜，在旁，貞：旬亡咎，王曰吉（前編二·三·二）

此皆汎卜下旬之吉凶，如旬中之一日有變者，亦記明之，如：

癸巳卜，貞：旬亡咎，丁酉雨。（殷契卜辭二〇）

丁酉爲下旬之第五日，除此日有雨，其餘皆晴吉矣。又有卜下旬之旅行者，如

癸酉卜，在上，貞：王旬亡咎，在十月。（前編二·三·四）

癸巳卜，在反，貞：王旬亡咎，在五月。王拯于上。王。（前編五·一八·一）

有卜戰爭者，如：

癸巳卜，貞：王旬亡咎，在二月，在齊師，佳王來正人方。（前編二·十七·三）

又有兼卜祭祀者，如：

癸亥卜，貞：王旬亡咎，在五月；甲子彤日羊甲。（前編一·四〇·一）

癸丑卜媯貞：王旬亡朕，在四月；甲寅其甲日對，祖乙祭。（同上）

甲子，甲寅皆下旬之第一日，而有事於羊甲，甲，祖乙。此雖於上旬卜下旬，而事僅隔一日。蓋商人占卜，除卜句或當祀及重要之事外，普通大都隨時占卜，如「今夕亡因」「今日不其雨」等，爲當日所卜，尤爲顯著，此等類例，最爲普遍，翻開任何甲骨著錄之書，即能見之。唯事前十日而卜，除卜句外，不甚多見，卜句而兼及他事，又與普通卜句不同。普通卜句，則爲汎卜下旬十日中之安寧與否，此與龜策傳所稱之「卜居家室」相似。若在旅次或旅行，或征伐祭祀，則於卜句時兼及之。至於當祀或重要之事，有一定時日，亦多於事前若干日占卜。卜辭稱曰「翌」又曰「來」。

翌日與來日 卜辭稱「翌」謂明日，有相距一日，或至多日，數十日者。然以相距一二日爲最多。可知商人大都於事前一二日占卜，今各舉一例，以見一斑。前一日卜者，如：

甲戌卜，貞：翌乙亥，彤于后祖乙（殷契卜辭二六〇）

前二日卜者，如：

乙酉卜，貞：翌丁亥，求于丁，十一月。（前編七、三五、二）

前三日卜者，如：

壬戌卜，貞：翌乙丑，王勿田。王固曰：乙余。（殷契卜辭三）

前四日卜者，如：

甲戌卜，貞：翌戊寅，出于大。（殷契卜辭七）

前五日卜者，如：

己卯卜，貞貞：翌甲申用射曹介羊，自羊甲（殷契卜辭三三五）

前七日卜者，如：

壬辰卜，大貞：翌乙亥，出于方，十二月。（全上三一）

相距六十日者如：

乙亥卜，貞貞：翌乙亥彤，熒昌日。乙亥彤，熒昌日。（前編七，四，一）

稱翌者大都在十日以內，此相距六十日亦稱翌，僅此一見。然同於特牲少牢禮雖遠日亦稱「來日」也。卜辭亦有稱「來」者，如：

戊辰卜，貞貞：來乙亥其册。（前編七，二七，二）

戊辰卜，大貞：來丁亥，其宰乎大室，勿丁酉既。（同上，三六，三）

甲辰卜，貞：來甲寅，又侑甲，羊五，卯牛一。（後編上三一，一三）

戊辰至乙亥，庚辰至丁亥皆相距七日；甲辰至甲寅相距十日，又如：

辛卯卜，貞貞：來辛丑，王入于商。（同上，一一，三）

乙丑卜，貞貞：來乙巳，王入于商。（同上）

庚寅卜，貞貞：來乙巳，王入于商。（同上）

辛卯卜，貞貞：來乙巳，王勿入。（同上，二，一）

辛卯至辛丑爲十日；己丑至乙巳爲十六日，庚寅至乙巳爲十五日，辛卯至乙巳爲十四日。「來」者大概稱較遠之日，而指來月言，翌則指本月十日以來事，此其別也。

商代常祀亦前期十日而下。商代常祀，亦不下牲與日，但卜其尸與吉凶，與周制同，且亦於十日（并祭日或十日計則爲旬有一日）前卜，以被祭者之名之日于（商代大都皆以生日爲名，如甲日生，則名甲）爲占卜之日，如祭大甲必於十日前之甲日而下，茲以甲至癸各舉一事以示其例：

甲申卜，貞：王賓大甲，彤日，亡尤。（前編一，五·六）

乙亥卜，貞：王賓大乙，鬯，亡尤。（前編一，三·五）

丙子卜，貞：王賓卜丙，祭亡尤。（前編一，五·四）

丁未卜，貞：王賓大丁，祭亡尤。（前編一，四·五）

戊辰卜，貞：王賓大戊，咎日，亡尤。（前編一，七·六）

己丑卜，貞：王賓大己，歲殺亡尤。（前編一，四十一·五）

庚申卜，貞：王賓大庚，咎日，亡尤。（前編一，十七·二）

辛巳卜，貞：王賓大辛，翌日，亡尤。（前編一，十一·七）

壬子卜，貞：王賓大壬，翌日，亡尤。（前編一，一·二）

癸酉卜，貞：王賓大癸，彤日，亡尤。在十月。（前編一，三·二）

此皆以被祭者之生日爲祭期，故不諫日，即於十日前卜之。儀禮士冠禮「前期三日筮賓」；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是祭前一日筮尸。商人則於卜日兼卜尸，此又與周制不同者也。但亦有例外，如：

甲戌卜，貞：武祖乙宗，丁其宰茲用。（前編一，十·三）

乙酉卜，貞：王賓，卜丙，彤日，亡尤。（前編一，五·一）

丙子卜，貞：唐祖丁，丁其寧哉用。(前編一·十·三)

戊子卜，貞：南今月用三白羊于丁，用□(殷契卜辭三四五)

己卯卜，貞：王賓：大庚，彭日，亡尤。(前編一·六·二)

庚戌卜，貞：祭于丁，五月。(殷契卜辭三四六)

辛亥卜，貞：壬子示壬歲(缺)十一月。(前編一·一·三)

壬申貞：求禾于姪乙。(後編上三三·三)

癸亥卜，貞：申于示壬，癸。(前編一·一·一)

上舉十例不於被祭者之生日前期十日占卜，爲極少數之例外，然除乙酉丙子二條外，其餘八條皆非常祀，或爲卜牲，則自不能與常祀同視也明矣。

非常祀合祭卜日與牲 常祀不卜日與牲，已如上述。若非常祀或合祭，則卜祭日與其牲焉，如：

甲申卜，貞：翌乙酉申子祖乙宰豕一牛，豕豕。(前編一·十·二)

甲辰貞：來甲寅又伐甲，羊五，卯牛一。(後編上二二·一三)

此爲非常祀卜日兼卜牲者也。又如：

丙子卜，貞：乎彭彭乙，祭，二豕，三羊，卯五牛。(後編上二四·十)

此非常祀卜牲者也。又如：

丁丑卜，貞：王賓父丁，歲，三羊，亡尤。(缺)(後編上十九·八)

此非常祀卜牲兼卜日者也。合祭者，如：

百分比	總計	卜股	辭新	徵股	骨血	卜股	女股	拾股	之藏	鐵鐵	普	後	前	簿錄	次	日
		辭架	寫本	交與	文獸	辭虛	字虛	遺餘	餘餘	船案	華	編	編	數	干	
1.66%	47	3		9		2	11	1		3		7	11	子	甲	
1.23%	35	1		5	1		3	1		2		12	10	丑	乙	
1.20%	34	2		4	1	2	5	3		2		4	11	寅	丙	
2.15%	61	1	1	4	5	4	6	3		4		10	22	卯	丁	
1.16%	33			2	1	4	4			1		4	17	辰	戊	
1.45%	41	3		3	4	2	6		2	3		9	9	巳	己	
1.16%	33			4	2	2	6			3		10	6	午	庚	
1.27%	36	2		5	1	2	3			6	1	5	11	未	辛	
1.48%	42	1		8	2	3	4			3		5	16	申	壬	
4.35%	123	13		22	10	14	10	1		7	2	18	26	酉	癸	
1.37%	39	4		4	1	3		1		3		3	15	戌	甲	
1.23%	35		4	5	1	1	8	1		3		5	7	亥	乙	
1.20%	34	1		2	2	2	1	2		3		5	16	子	丙	
1.66%	47		1	7	2	2	8	1		4		6	16	丑	丁	
1.62%	46		2	5	2	3	10			4	1	6	13	寅	戊	
1.69%	45	5	3	8			4			3		10	12	卯	己	
1.27%	36		1	4	2	3	7			1		3	15	辰	庚	
1.37%	39	1		6		3	4			3		4	18	巳	辛	
1.09%	31	1		8	3	2	2	1			1	3	10	午	壬	
4.28%	121	7	1	28	6	12	9	1		5	3	16	33	未	癸	
1.62%	46	1		7	1	1	4			8		6	23	申	甲	
1.09%	31	2		4	1	3	2			3		2	14	酉	乙	
1.37%	39	3		7	2	2	3			4		3	15	戌	丙	
1.48%	42	4	2	12	2	2	4		1	2		3	10	亥	丁	
0.99%	28	3		6		5	4			3		2	5	子	戊	
1.02%	29	1	1	5	1	5	7					3	6	丑	己	
1.23%	35	4	1	5	4	3	2					5	11	寅	庚	
1.31%	37	1		7	1	2	3			4		4	15	卯	辛	
1.37%	39	2	1	3	1	9	3			3		4	19	辰	壬	
4.42%	129	15		36	8	6	13			7	4	15	25	巳	癸	
1.16%	33	1		7	2	1	5			6		3	10	午	甲	
1.02%	29	6		1	4	8	1			3		6	9	未	乙	
1.52%	43	3	1	8	4		7	2				8	10	申	丙	
1.77%	50	5		7	1	2	6			7	3	17	12	酉	丁	
1.52%	43	4	2	2	2	2	2	1	1	1	2	8	16	戌	戊	
1.31%	37	2	2	3	1		2			2	1	6	18	亥	己	
2.06%	58	2	1	5	3	2	9	2		3	1	11	19	子	庚	
1.81%	52		4	6	3	1	4	1		1	1	11	20	丑	辛	
1.20%	34	4	1	3		1	2				1	9	16	寅	壬	
4.95%	140	15	1	31	4	7	14			14	2	21	31	卯	癸	
1.31%	37	3	1	2		2	7			1	1	9	11	辰	甲	
1.45%	41	2	1	4	1	2	6		1	3		14	12	巳	乙	
1.34%	38	1		5	4	1	1			4	1	7	14	午	丙	
1.16%	30	3	1	3	1	5	5	2			1	3	6	未	丁	
1.66%	47	3	2	1	1	2	4	2		5	1	4	22	申	戊	
1.34%	38	2		6	1	3				2		11	13	酉	己	
0.85%	24	2		4	1	3	2	1				4	7	戌	庚	
1.27%	36	4		3	5	2	2		2	4	1	2	11	亥	辛	
1.20%	34		1	8	1	3				1	1	6	13	子	壬	
4.63%	123	12	3	36	9	6	16	3		10	4	4	9	丑	癸	
1.13%	32	2		3		4	6	2		5		4	6	寅	甲	
1.13%	32	1		6	2	3	3			3		3	11	卯	乙	
1.41%	40	1		3	2	3	3	1		5		6	16	辰	丙	
1.23%	35	1	2	1	1	3	8			3		7	9	巳	丁	
1.34%	38		2	5	1	2	7			4	2	4	11	午	戊	
1.02%	29	1	2	4	1	1	4			3		8	5	未	己	
1.13%	32	1		2	5	4	5			3		5	7	申	庚	
1.37%	39	2		7	2	2	3			8		6	19	酉	辛	
1.37%	39			9	1	3	5			8		2	9	戌	壬	
4.28%	121	9		28	6	8	15			13	3	13	26	亥	癸	
100	2826													數	總	

1. 本表為慎重統計只據「卜」記錄，其他雖有日可稽而無「卜」字，或作「口」「貞」，或屬勘者，均不所取。
 2. 本表作於廿二年已足證明無禁卜日，故後出之股架佚文股虛與續編等無須計錄，茲從略。

癸卯卜，彫米貞：乙巳自甲廿示，一牛，二示，半，口孚，三示，龜牛，四示，六，（殷虛文字一）

此合祭卜日兼卜牲，而用牲各有等差。又如：

乙未貞：米自甲十三示牛，小示羊。（後編上二八·八）

此合祭僅卜牲者也。又如：

癸酉卜，行貞：王賓父丁，歲，三牛，祭克已一牛，克庚（缺）亡尤（後編上一九·一四）

此合祭卜牲而兼卜尸者也。然殷祭則僅卜尸而不卜日與牲，蓋亦常祀也，如：

甲辰卜，貞：王賓採圖乙祖丁圖甲，康祖丁，武乙衣，亡尤。（後編下二十·五）

丁丑卜，貞：王賓武丁至于武乙，衣，亡尤。（後編二十·六）

然亦卜日而不卜尸者，如：

癸卯王卜，貞：彫翌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降，自呷，佳王五（祀）。（後編下二十·七）

癸未王卜，貞：彫彤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降，自呷，在四月，佳王二祀。（後編三，二七·七）

又有專祭一宗者，此類非常合祭不卜日與尸，而僅卜牲，且亦不必在前期十日行之，如：

甲戌卜，貞：武祖乙宗，丁其享祿用。（前編一·十·三）

庚子卜，貞：武祖乙宗，丁其享祿用。（同上四）

丙戌卜，貞：文武丁宗，丁其享祿用。（殷契卜辭二六七）

總之：商人多於上旬之末日，普卜下旬。常祀則於祭前十日而卜，兼卜尸而不卜牲與日此類卜法與左傳穀梁儀禮尙合，因擇日而附及焉。其詳將另文論之。

禁卜日 商代占卜不擇日；常事有定日而卜，非常之事隨時而卜，已如上述。據龜策傳又有禁日其言曰：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卜及殺龜，日中——如食日卜——暮昏之微也，不可卜，庚辛可以殺及鑽之。

商代殺龜鑽鑿究何日何時行之，今已無法攷究，惟卜辭有「今日雨」，「今日不雨」，「今夕亡囿」等，意者一日之事，當於一日之晨卜，夕之事，當於夕之前卜，於此可以斷定商代於暮昏亦不占卜。日中是否亦禁卜，不得而知矣。至禁卜日，可以就所見之卜辭統計而明之。（見表二）：

據上表子日共佔百分之七，一一；亥日共佔百分之九，五六；戌日共佔百分之六，五一。子亥戌共佔百分之二一，一八，幾及總數四之一，其他各日均有占卜，於此可確定商代並無禁卜日，隨事隨時占卜，與龜策傳略有不同。

陳 龜

陳龜之意義 占卜之先，必先陳列占卜時應用之物，因龜爲占卜之主體，故以龜爲名，曰陳龜，且龜爲古代珍寶，卜用之外，祭祀亦列龜。禮記禮器云：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象不寶龜，不羸圭，不窆門，言有瑞也。

大歸其王事與？三牲魚雁，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蓬豆之茹，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雙，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

周禮春官太卜云：

凡旅陳龜

此爲卜事陳龜，與禮器所云異用。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十七引李光坡說以爲周禮之陳龜非用以下；且又以禮之隆殺，官之尊卑爲說。又引凌廷堪云「大饗諸侯，駢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則大旅陳器，有與饗諸侯同者。此旅陳龜，蓋亦與大饗龜爲前列相類，似其徒陳而不下，與卜日事異，故大祭祀之外，別文見義，龜人云「則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與此文例亦同」。按周禮太卜所序，其所職掌皆爲卜事，不能越占卜以外之事甚明。更與禮之隆殺無關，若必以尊卑定先後，則太卜「凡小事蒞卜」之文，當屬於「凡喪事命龜」之後。孫說不能通。陳龜之文，僅此一見，他處均無有，正爲占卜事，故於太卜敘述之。他處不言占卜，自無庸申述。且祭祀必先卜，卜之先必陳龜而祭龜，凡旅（此旅究爲軍旅抑爲旅望，尙有問題，然以上文「遷都，大師貞龜」觀之，則此旅爲軍旅也。）則太卜爲陳龜之事，龜人爲奉龜之專職，故「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無論何事，有用於龜者，皆須「奉龜以往」以備用，與太卜「凡旅陳龜」異事。總之：占卜陳龜爲一事，祭祀列器用龜又是一事，不能併爲一談，孫吳之說不可從。

陳龜處所 周禮太卜「凡旅陳龜」注云：

陳龜於僎處，士喪禮曰「卜人先筮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

僎處即陳龜之處，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僎於西塾」注云：「僎，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士喪禮曰「卜人先筮龜於西塾上，南首」。按士喪禮卜葬日有先後兩奠龜，先奠即陳龜，後奠即貞龜。奠，定也；薦也；置也。與陳義同，古陳寔同音，陳龜寔龜今古異文耳。士喪禮云：

卜日既期矣，告復外位，卜人先筮龜於西塾上，南首，有席；筮寔於僎，在龜東。

知陳龜之事，不只龜，凡卜特所應用者，均陳列以備用，如何陳列及其位置，咸有規定。士喪禮亦言之甚明哲

。商代卜時之儀式不盡同於周，惟陳龜決不可少，猶匠人造築，必先備具其工具也。董彥堂商代龜卜之推測，無一字及之，失於攷究也。

貞龜

貞龜之意義 占卜所需一應之事，既已俱備，陳列，卜者就席之後，即將一應用具移於卜者席上以待占卜，名曰貞龜。貞者，正也；凡卜莫龜必正。故禮記曲禮云：「倒策側龜於君前者誅」。知貞龜亦卜時重要之事。

貞龜處所及其儀式 周禮春官太卜云：

國大宰，大師，則貞龜。

鄭注：

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先於於四面」是也。

儀禮士喪禮下葬日云：

旅長啟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龜者居，在塾西；處於園西園外，……啟卜即位於

門東，西面。卜人抱龜，趨先，旋龜四首，禮在北。

按周禮太卜賈疏云「卜位，即闕外席上也」。前言陳龜是奠龜於殯門之外，西塾上；此貞龜是奠龜於闕西闕外卜者之席上，以待渣卜之既高及卜人作龜。鄭注士喪禮云：「既奠龜，又執龜以待之」，疏云「取龜執之，以待授與宗人（渣卜）」是也。至此占卜之事正式開始矣。

眠高與辨龜

眠高之意義。龜既移置卜者席上，開始占卜。然一龜可卜數十次，小者亦十餘次，應於何處施卜，必經泄卜之觀察審定。此項手續名曰眠高。眠古文視，故亦作視高，或作示高，同。儀禮士喪禮云：

宗人委卜人龜示高。

鄭注

以龜置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泄卜也。

鄭玄說眠高之非。眠高之事，於契約極關重要。蓋契約之部位，即經此而決定，故事前必審慎明辨之，以期無誤。周禮春官太卜云：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眠高，作龜。大祭祀則眠高，命龜。

鄭注：

……視高，以龜背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泄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

此眠高之事，鄭注倭禮略而不詳，此注仍非其實。蓋契約不一定在足下，而腹甲足部之骨未必高。今驗之殷墟出土之龜甲，知一龜不止契約一次，大龜多至數十次者，則其未契約處，較已契約為高，故於卜前先審視其已卜幾次，尚有幾次及何處可以開卜；縱此甲第一次卜，亦須指明何處為始，經卜人指陳於泄卜，再經泄卜之審定，許可，然後契約。甲之未契約處，其部甚堅厚，而不易致兆，故必加以鑽鑿。鄭氏不取鑿龜之事，而謂就

其厚處灼，恰與事實相背。知其本不明下法，不過隨文作解而已。

既高之方法與辨龜 既高之法，周禮春官卜師言之甚詳：

凡卜事既高，扱火以作龜，致其厚！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投命龜者，而相告之。

鄭注：

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大祭祀，喪事太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別亦辨龜以投卜師。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視也。右，右視也。陰，後弁也。陽，向弁也。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

鄭玄以龜人六龜釋此「上下左右陰陽」，所謂「各用其龜」者也。若然則卜師所辨者為龜之種類，與龜人所掌正同，而相抵牾，其說之非也明矣。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十七引吳廷華云「龜之上下左右陰陽，皆以龜甲言，蓋在攻治以後，臨卜辨之，則即甲之上下左右陰陽耳」。按吳說是也。蓋「辨龜上下左右陰陽」實是上文「凡卜事既高」之注脚，辨龜即既高之法。鄭氏誤以龜之種族釋之，不知龜之種類自有龜人專掌，與卜師毫不相涉。又注「詔相告之」，為「告以辭及威儀」，與辨龜之事更不銜接。命龜及威儀自有一定法式，卜官自當熟習，即有未明，亦必於事前預備，豈有臨事之中途而俟人告之之理？鄭氏又謂命龜者大事太卜，大貞小宗伯；其他卜師，按太卜卜師皆以下為官，小宗伯又專掌邦國禮儀，自毋庸卜師臨時告其辭及威儀。（若卜師命龜則為卜師自告，更不成話矣）。且卜師所掌為開龜既高作龜，為卜事後半節手續，則辨龜決非辨龜之種族也明矣。今以吳廷華之說，更證讀版墟甲骨，其所鑿鑽左右上下，皆有分別，非隨便可以契灼，自應審視詳察。若陳龜貞龜為整個龜甲之事，既高辨龜，乃龜甲部之事，而辨龜又是既高中之事。細察土夷禮及卜師之文，可知既高辨龜之事，當於命龜之前，而既高又先於辨龜。既高是卜人指示龜甲未契灼之高處於池下，池下接受龜甲，反（即腹甲裏面向上，蓋鑿鑽灼皆於裏面行之），明辨既高者所指示之處為上下左右陰陽，然後再將龜甲還給

國立華北編譯館現代知識叢書要領

- (一) 以前無平本文字作三五萬乃至十萬言小冊論學一學科或一問題之概要詳論中經採省價之編得其正確概念而生研究興趣
- (二) 取材極備敘述務切現代實際生活用字力避艱僻
- (三) 必舉參考文獻必舉入門書目或並為備想提要

現代知識叢書擬目

- (一) 叢書種類別類不妨互涉不拘何種互補成書亦容有先後
 - (甲) 國文國史類
 - (乙) 精神科學類
 - (丙) 自然科學類
 - (丁) 社會科學類
 - (戊) 應用科學類
 - (己) 藝術技術類
 - (庚) 家庭生活類
 - (辛) 各國文化類
- (二) 第一期發目及其符號內容之大概
 - (甲) 國文國史類
 - 1. 中國語言文字 已撰
 - 文字語言與音聲語言 文字形體 韻語 音韻 方言 文法 今日之國音國文問題 漢字文化問題
 - 2. 中國文化史類
 - 華切近生活現象上溯其歷史 闡明各時代之特徵及其因果
 - 現代之歷史新教法及史學上之問題
 - 5. 科學史傳
 - 明清之交 康乾時代 同光年間 民國與運 各述源之史實及其影響 今日之問題
 - (乙) 精神科學類
 - 1. 中國哲學思想
 - 就主要思潮 講其要領 溯其源流 闡其影響 指示研究門徑及今日之問題
 - 2. 西洋哲學思想
 - 就各主要思潮 講其要領 明其傳承途徑 探討其影響及利弊
 - 5. 學術統系
 - 知識與思想 學術派分之次第 分類法 科學方法 中國學術之統系
 - (丙) 自然科學類

- 1. 生理與死之認識 生之追求 生物學之於人生 中國之生物學研究及其問題
- 2. 數與運 數與運 數學之於自然科學 人文科學 文化生活 中國數學之過去與現在
- 5. 經驗與實驗 經驗之學 實驗之學 實驗方法 辨證推論 統計 發見與發明
- (丁) 社會科學類
 - 1. 人類社會
 - 初民生活 家族民族 集團與社會 社會組織與要素組織
 - 2. 世界經濟
 - 物價之供求 分布與分配 購銷統制 合作共存 今日之問題與來日之曙光
 - 5. 中國政治思想
 - 各國政治方式 中國政治思想 今後之研究
- (戊) 應用科學類
 - 1. 生產問題
 - 食糧 衣料 房屋 製造 天然原料與人工原料 生產科學及其部門 中國當前之問題
 - 2. 交通與文化 工業與交通 交通機關 重工業 今日之問題與未來之曙光
 - 5. 藝術問題
 - 治其與衛生之科學 中國醫藥研究現狀及其問題 醫學文化 今日之問題
- (己) 藝術技術類 已撰
 - 1. 中國藝術史
 - 藝術文化 中國藝術之部門 歷代藝術家 藝術品 藝術論 藝術之交流 中國藝術之前途
 - (庚) 家庭生活類 已撰
 - 1. 中國家政學
 - 中國家庭之組織及結構 家政與科學 家政學部門 中國家政學之建立
- (辛) 外國文化類
 - (一) 精選最適宜之各本國書及外國書

睡高者，識記其所辨之結果，命接受渣下之命事辭，此即所謂「以授命龜者，而留相告之」也。此項手續，士喪禮短斂言_レ已申述甚明：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渣下受視，反之。宗人退，少退，受命。

胡培翬儀禮正義云：

渣下受視，受龜於宗人也。反之，亦反於宗人。受命，謂受渣下之命，下命曰（按即下文命曰_レ_レ_レ_レ……云云）_レ則渣下命辭也。退少退，即授命少退於授龜之處。

此疏解甚清晰明確，惟謂「反之」爲回反於宗人則不確。

綜上：知辨龜即爲告示眠高於渣下，及其所審定之下處與命辭授予命龜者及作龜者。蓋渣下，眠高，命龜，作龜，非一人任之，故必有此手續，審慎之至，所以免錯誤而瀆神龜，不得吉兆也。

國立華北編譯館啟事

本館爲便利著作之廣播起見，特承受著作者之委託，代爲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書籍。

其辦法載在本館館刊（一之二）館務紀要欄，請參閱。

西域考古記舉要（續）

郭魯伯 (V. Goloubev) 撰
馮承鈞 譯

第十三章（四八五至五四七頁）。〔密蘭之佛教古寺院〕。斯坦因對於他的工作進行雖然很滿意，可是他極欲開始清除用 *M. I* 標識的一所佛寺，寺在堡之東北約一哩半，他深信必能在此寺中得着比較吐蕃伯領時代一個更古時代的古物。所以他帶着一部份人伙去發掘，果然發現一羣泥塑的偉大佛像，不幸諸像毀壞已甚，（圖畫一一一至一二四）。此外更有一列做乾陀羅藝術之印度波斯式小柱的柱子（圖畫一二〇）。這些古物皆是遠在八世紀以前很久的作品，果不出他所料。還有更堪注意的，斯坦因在同一廢址探識 *M. III* 及 *M. V* 的地方發現兩座小磚塔（圖畫一一九，一二五，一二六）。塔內則壁上繪有水膠蛋白色的壁畫（圖四十四至四十五）；圖畫一三三至一四四）。這些壁畫雖然保存未善，然而尚能剝下運至倫敦，一塊一塊地重新在不列顛博物院結合。

密蘭壁畫已在突丹沙漠廢窟中說明，世人知之甚詳，用不着在此處詳述。其年代最晚不過四世紀，雖屬佛教作品，可是極類羅馬統治的敘利亞與埃及 *Rayna* 城之繪畫。畫師為何族人，隸國何籍？有一壁畫上有佐

「隨字三行，用墨筆寫，其文曰：「此畫 Tira 作，得三千 Bharmakas」。〔註74〕斯坦因此此 Tira 是 Titus 印度語化的名稱。我們對於此說有點懷疑。這一個具有印度語尾變化的名稱之畫師，好像對於一個乾陀羅畫師所應知道的許多事物皆不明瞭。他既不知道印度人纏頭的樣式，又不知珍珠及牌子裝飾的方法。〔註75〕他畫的邊羅門，穿的是綠色與紫色的 dhotis 黃色的袍服。諸佛王子比丘及有翼的神人，一致着白色帶齋薇色。至若簪牙太子注經 (Vivanti-rajaki) 中之白象，畫得不好，大小亦不相稱。只有錫形的樹枝流露點印度影響，可也保不住是大夏派給畫中傳來的。〔註76〕又一方面可以使人驚異的，人物頗具閃種風度 (semite) 而其色彩鮮明，我們只能在波斯阿美尼亞等地彩色畫中見過。

〔註74〕可參看 A. M. Boye 密爾條文，亞細亞報一九一一年五月刊四一七頁。

〔註75〕可將 M. V. 畫中簪牙太子的頭冠，Konhar 希臘及佛教參合的藝術圖畫三九六至三九七所發載的兩個陀羅人的頭冠共比較。

〔註76〕此密爾畫師畫壁時或者用了一張來自印度坎大夏的繪畫作藍本，而不太了解其中的不少細情，頗亦有其可能。

節而言之，雖有仿隨字的署名，我們以為此密爾畫師的原籍，好像在印度以外，疑是安都 (Artocne) 或亞歷山大 (Alexandria) 某畫室養成的一箇畫師。〔註77〕他或者同那些教授和闐人仿效羅馬人則刻藝術的雕琢寶石匠人同到兩域，那些人不是西方人，便是歐亞人 (Turansians)。無論如何，著者以為他在奧都庫什山南北旅行中，未見有能與密爾壁畫可比的古蹟，此說頗有理由。〔註78〕因為這些壁畫構成西域藝術史中的一箇特別章目。他與吐魯番和闐敦煌等地的繪畫毫無直接關聯。反之，當然可以位置在羅馬敘利亞派及希臘派範圍之內。

〔註77〕我們不能確知錄有畫師名稱的供位文，必是畫師本人的手筆。

註(78) 但是密爾讓要果 Kowaler 考察團最近先在延那 (Dardana) 拍照的繪畫，其作風似有一定關係，可參看繪畫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及 O. Falus 君從延那所攝像，見英國王家亞洲協會報一八八六年刊三三三頁。

第十四章(五五〇至五七七頁)。(邁向敦煌)。二月十一日斯坦因率領他的人伙回到阿不旦，在此地將寄回不列顛博物院許多箱的古物，派人送到喀什噶爾。二十一日復向東行。他所選擇通過「沙山」的那條道路，就是許多世紀前法顯玄奘馬可波羅經行過的道路。此道經過羅布泊南，處庫魯克塔格 (Kul-Tagh) 阿勒騰塔格 (Alan Tagh) 兩山之間。這不是旅行隊習慣通行的道途。此道在一八六〇年左右因甘肅之亂遂廢，後在一八九四年經 Rohosovsky, Kozlov 考察團繪圖，並標識其水泉諸點後，始列入歐洲地圖。(註79)

註(79) 馬可波羅以後第一個歐洲人經行此道者，是一俄國人，就是一八九三年死在 Marbanda 發濟院那領不幸的 Jaephin Martin 可參看 Charles-Ernest Bonin 自北京赴俄國土耳其斯坦行記，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本一七四頁。

行程百十七日。三月七日將近中國邊境時，斯坦因初見那些古代侯望墓之一臺，諸臺現已傾圮，首先著錄其存在者是 Charles-Ernest Bonin 君(一八九九)。這些高臺建於漢時，構成一種廣大防禦組織之連環，蓋保護帝國西方邊界，以禦匈奴者。沿着昔日赴西域古大道邊之沙磧設置。註(80)

註(80) 參看上引書一七三至一七三頁。

斯坦因首先調查之第一臺，在 Toghrak-Doulaq 的東邊，尋出鐵器殘塊若干，織物殘片一塊，雕刻粗劣的木塊若干，這些物品外觀雖然簡陋，可以使人希望中國古陸塞 (China) 之探考，必能發現些有關係的古物。可是當時斯坦因不能作有條理之尋究，須待他在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到達敦煌後始着手籌備。

第十五至第二十章（五七八至七九〇）。（敦煌寫集及漢代障塞）。斯坦因選擇敦煌作他考古工作根據地者，因為他想像行兩種計畫。先欲確定漢代在阿勒河河流域建設的障塞之形狀同組織，並在此目的中，將他到處所標識的古臺同城牆遺蹟一一尋獲。後來擬在敦煌東北十二哩的千佛洞考察幾星期，這是第一等考古地點，匈牙利都城的 I. de Lony 教授已在一九〇二年引起他的注意。

三月十六日，斯坦因初訪諸洞。他的印象很佳。他很訝異洞窟之多，壁上巖上銘刻之衆，並很嘆賞那些壁畫，雖然有作於六世紀者，類多保存完好。他很歡欣，決定在此地作澈底之研究，遂遷敦煌。離開千佛洞以前，曾秘密調查數年前一箇洞中發現的那些古寫本。

占了西域考古記五章篇幅的漢代障塞，不在紀元前二一四年左右秦始皇建築的長城之列。這條防禦線始建於漢武帝在位時（紀元前一四一—八七年）。我們賴有斯坦因的考察，現在知道古中國這箇第二邊塞之廣袤及詳圖，所包括者有候望臺，小堡，倉庫，連同蘆葦和土建築的城牆。城牆止於諸圖 T. I, IV, 標識之點，質言之，在 Taclit-Foghraq 之東。（註81）此點以西，僅有孤立的屯戍保護行旅。沙陘會將此組織之全部，與羅馬帝國在遠方邊塞，如非洲北部所用的防禦制度其比較。斯坦因所認識的一箇軍屯，可當 T. XIV, 標識之點，好像就是紀元前九四年左右的玉門關，此關常見中國藏籍記載。（註82）

註（81）參見第五冊第七十四號圖。

註（82）

可參看沙陘斯坦因所發現之漢文陶書卷第六頁。但據中國古新一條史文，紀元前一〇三年玉門關尚在敦煌之東。沙陘引證此文時，以為紀元前三九年左右，玉門關應當在 J. I, IV, 標識四邊之 J. I, IV, 標識點，約在東經七十四度上。然則此關在節節勝利以後，曾經遷徙兩次矣。

漢代障塞之探考，發現不少年月不雅考訂的中國文書。斯坦因曾在亞洲腹裏云：（註85）「氣候特別乾燥



，所以能在這些地方採掘不少文件，所記者蓋為關係紀元前後兩世紀中，這些荒遠邊塞的歷史。我在這些傾圮的侯望窺掘出的漢文木簡，約有數百，業經博學無比的大師沙鴻通解其讀，其中有上溯至紀元前一世紀者。最晚者，也在紀元後二世紀中葉，這就是因為政治事變放棄邊塞的時代。這些文件，類多寫於木簡，然亦有寫在絹上，並且有少數寫在最古的紙上者，皆是屯所的吏員棄置於垃圾堆中的東西。」

註(85) 二八頁。

沙鴻在他所撰考釋斯坦因所得文件那部佳作裏面，曾說明當時防守邊塞的戍卒，在這些荒僻中所過的生活。戍卒的兵器是劍弩甲盾。(註84)似難證明他明曾經用過弓。(註85)敵人之來，舉火為號，日間用烽，夜間用燧。有驛時騎快馬報警，每十里一易騎。這些前防的軍屯，有些是用屯田制度，戍卒在戍所耕種田畝，樹植榆木，造磚。邊塞的屯戍除盡軍賦外，對於往來西域的使者尚須供給宿所食糧。

註(84)

參看沙鴻同書卷第十五頁。沙鴻云：「我們對於劍毫無特別參考資料，要知其形式，必須研究山陝省的浮羅」。我們現在對於這件兵刃，所知較詳，可參孔區細區藝術第七冊，Oswald Stern 藏品中之中國藝術作品第一圖，阿 B. Janda-

中國流傳第二十一圖。中國古劍常用銅鑄，大致兩面有刃，刃寬而短(四十五至四十五公分)，劍柄小，有時柄頭平。最近德東法國學校在滿洲省中某地發掘，曾得此類劍一具。若劍刃甚細細，則劍為鐵質。

註(85)

沙鴻在同書第十六圖云：「我們研究的簡札，無一有弓者，僅在涉及胡人之二簡中言之。此事似可證明漢代戍卒有弩無箭」。

沙鴻刊布的那些簡書，未言這些遠離鄉井，謫居邊徼的戍卒，處境之艱難困苦。可是三國及唐代的詩人，有時將這些苦役形諸歌詠，描寫他們在荒寂無人的沙中，常來侵襲而不能見的敵人前面，所受的種種艱苦。

(註86)

註(86) 參看沙壩回書卷首十七頁。

斯坦因發掘之一臺，供給的物件，中有未染色的絲絹兩件，其一鈐有印章，別一件箸錄有全件之長度同重。
量(T. XV, n. 1. 3)。所言之件，長四十四尺，寬二尺二寸，在城岡(山東)織。重二十五兩。值六百一十八錢。沙壩云：「如此看來，我們對於 *Patalmea* 撰作時代中國這類輸出品之出產地，價值，重量，長度，因此可以知悉。」(註87)

註(87) 同書卷首十六頁。

第二十一章(七九〇至八〇六頁)〔千佛洞〕。探考障褰既畢，五月十五日，斯坦因復還敦煌。一星期後移居千佛洞。

中國之有千佛洞，猶之印度之有阿然陀(Ajanta)。(註88)這些洞窟不能說是對於中國古代藝術史之直接調查的唯一根據，也可以說是最好的根據，並可對於僅具雕刻的雲岡龍門羣縣等處洞窟之沿革，供給一種豐富的徵引。

註(88)

在斯坦因考察以前，我們對此很可注意的古蹟認識未審；關於此點者，可參看沙壩什羅漢文碑刻，見醫學者揭開考估佛院之俗纂，第一類，第十一冊第二編，一九〇二年本八頁以後。千佛洞首見昔日範斯基第三次行記(一八八三)著錄。Tweamanns 報告，一八八四年本五八頁曾節錄其文。一九〇〇年 *Charles Fawcett* 君與千佛洞掘回有版畫四幅，發取之於古藉者，中有兩幅題有七七六年及八九四年的年號。別有碑文一通曾錄徐松錄入所撰之西域水滸記。碑題六九八年，即三六六年沙門樂僊寫一僊事。事在隋秦(三五一至三九四)建都長安時。千佛洞是近代的名稱，不見此處何種碑文著錄。據前希和君說，此處古名莫高窟。此外中國以「千佛洞」名之佛教寺院尚有數處。

這些洞窟在山腹上高下設置。除少數例外以外，皆有一長方形窟洞，洞口與洞內有廊連接，尙高大，光線可照洞內。內洞方形，洞頂作弧錐形。洞之大者內塑諸佛菩薩、沙門、金剛等像，排列同一臺上。

然使遊人注意者，要爲壁畫。諸畫幾盡保存完好，惟洞口諸像模糊不明。入口及入廊壁上繪的大致皆爲菩薩像，或立，或坐蓮臺。內洞所繪事物較爲複雜。壁上主畫之下，繪有男女施主僧尼等像。

這些洞窟壁畫雖各有不同，要可分爲兩類。(註89)第一類爲信衆環繞一佛或一護法聖者像。這些「聖衆」後面的背景，則爲表示佛教諸天與極樂世界的景色，中有遠山、蓮池、雲彩、宮殿、亭臺。別一類則爲寫實畫，初見之，好像繪的是本地風物，細審之，始知是些宗教故事。究爲何種故事，須待斯坦因回歐洲會同沙曉 R. Perrot 等研究這些敦煌遺像以後，才能明瞭。

(註88) 或者可以將不少繪有臨沙門像的壁畫列爲第三類，這類畫很精工，中有數窟可以令人想到日本弘法大師及他那一宗派的作品。

這些壁畫頗有附帶的題銘，大致可以考其年代。(註90) 可是欲識這些題銘，非得一個漢學家之助不可，所以斯坦因不敢以此難事委託他的中國書記，等待將來考訂。但是根據若干具有考古學性質的痕跡，不難作一種大致的年代區別。據他說：「此類壁畫最佳者，皆屬唐代及後來幾朝的作品，蓋在此時代，此地同附近的竊集一樣，曾見有一種平和繁榮時代」。至若其他壁畫，尤其是入口及入廊的壁畫，據斯坦因的考訂，多屬宋元兩代的作品，大概是古畫久已廢滅，易以新者。(註91)

(註90)

伯希和君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敦煌致 H. Stein 君書云：「我以為有不少古蹟不難考其年代。各洞幾盡由一敝的人世代担任保存，或由一僧宗教團體担任……所以那些旋主的題銘，若發錄有別處可以考見的已識之人，我們不難考出其畫繪的年代」；參看敦煌法蘭西學校校刊第八冊五〇三頁。

註(91)

一九〇八年時伯希和君在千佛洞北邊發現精洞，其壁畫繪出西羅際院，年代必屬十三世紀或十四世紀。洞中祇有破碎的寫本印本，俄文蒙古文西藏文皆有，並有若干四頁文的殘片，可參看遠東漢語學校校刊第八册五二九頁附註。其畫曾轉錄於伯希和考察圖說第一册，敦煌諸洞，第三百四十四圖至三百五十一圖。頗足注意者，西藏繪畫一直到近代尚保存蒙古時代或更古時代的作風。

千佛洞的塑像保存不及壁畫之佳。有不少像已被人故意毀壞。其他則被不善於修理的人變更原形。一箇塑像比較一箇壁上繪像易被毀壞者之破壞，及信徒之改修，加之千佛洞諸像是泥塑的，易於粉碎。諸像破壞尤堪惋惜者，餘存少數尚未殘缺的像，作風甚美，製造亦精，有時令人想到西域那些最佳的作品。敦煌諸洞，與梵延那及中亞其他佛教名蹟一樣，也有幾尊偉大佛像。其中最大二像，一立佛，一隱佛，高約三十公尺。(註92)

註(92) 有一像經舊日德新君在他的第三次行細中國繪其形。

斯坦因初訪千佛洞時，想到一九〇〇年任道士在一箇牆壁封閉的一箇洞中發見的那些寫本。不幸此道士不在千佛洞而往別處募化去了，必須等他回來，探聽確實消息。可是看守廟宇的一箇年青唐古特僧人證實確有這種發現。斯坦因第二次訪問時，運氣較好，由王道士親自接待。這箇老道多疑，而且永遠被「人神的畏懼」禁繞於心中，談判不無困難。已而得他的漢文書記之助，始得道士信從，將所藏諸本拿幾種出來作樣本。等他認識這些寫本就是玄奘從印度携回的佛經之譯本時，則其驚喜逾恒可知。

第二十二章(八〇七至八三〇)〔牆壁封閉的佛洞〕。復又交涉，王道士才許他進入那間永遠封鎖，從來沒有一箇歐洲人疑心裏面有寶庫的小洞中。他在所撰的那些書籍論文中談及這件可以紀念的事業，讀的人如同閱讀一種靈異民話一般。

「在這道士閣漆的小燈光下，我睜開眼睛。看見一綑一綑的寫本，無秩序地堆着，可也沒有空處，高達三公尺；共佔空間有十四立方公尺之多！這些寫本似皆完整：原來如何堆置，現在仍是原樣，毫無徵朽的痕跡。在這箇小洞裏面很難辨察，道士許我們在一間鄰近小房內外人不能見的地方等着，他將這些細寫本陸續搬出。我首先展開的幾卷，就是滿佈繪畫的絹畫布畫，用絹或錦製成的供養物，連同些紙畫，種種織物製成的旛幢，繡像殘片等物。布畫及絹畫是從前做過旛幢的，捲得很好。展開一看，其上有些很美的諸佛菩薩像；有的純出印度作風，有的仿印度式，而使合乎中國人興趣的作品，所題年代是紀元九世紀時」。

「有佛經，有梵語寫本，就中有一貝葉本，保藏甚佳，是為現在所識的最古本，有很多西藏語本，同藏語本，古突厥語本，還有摩尼教徒用敘利亞字寫的經文，最後的是些漢文文籍，信札，本寺帳簿等等。這些文件表示保存這些寶物的佛洞大約在紀元後一千年左右用牆壁封閉，必是預防兵燹而為此」。(註95)

這一篇是從斯坦因一篇法文論文摘錄的，原文見西陲傳，第二十册，一九〇九年刊一四八頁。關於此洞封閉的年代，據西陲傳文卷于奉養的結果，無一在陝西通志（九九五至九九七）以後者，可參看敦煌法蘭西學校校例，第八册五〇六頁。伯希和君云：「此洞顯然是十一世紀上半葉封閉，或者就在（一〇三五年左右）夏歷略時，將漢文本，西藏文本，胡語，畏衣，胡像，甚至八五一年的大碑，全混亂地擱在一處」。

斯坦因最完備的記錄則見古和蘭一書中。西域考古記第二十二章所加的新事很少，可是他告訴讀者這箇有名藏書的歸宿。

斯坦因雖出四十塊「馬蹄銀」，質言之，五千盧比的鉅金，然不能將所藏的一切寫本繪畫全數購得。他只能運走二十四箱寫本，同五箱繪畫。留下來的，尚有一萬五千至兩萬卷存在洞中，後來伯希和君在那裏審查挑選，買去的約有三分之一。(註94) 至若餘下來的寫本，歸宿很雜。有一大部份運往北京。(註95) 一九一一

年，日本著名的探考家權瑞超君又將王道士暗地留藏的本子購得若干。最後斯坦因在一九一四年重到千佛洞時，運氣很好，又將最後的一批裝成五箱，代表不列顛博物院買去。

註(94)

伯希和君所購之繪畫，現藏 *Louvre* 及塞普爾博物院中。繪畫與不列顛博物院藏者一樣，所題年月，上起八世紀初，下抵十世紀末。最古一張畫是七二九年的作品。參看 *Heald*：塞普爾博物院捐贈目錄，佛教藏品，一九二三年本二三頁，又同一撰者，伯希和及(三)阿·Heald之考察，見塞普爾博物院考古學報，第二分，一九二二年刊，九頁以後，及圖二三四。此類畫卷珍貴資料並同隨佛經回完全刊布。

註(95)

參看 *L. Aronson* 撰文，見東法蘭學校校刊第十二冊，第九分，五四頁，六六頁，八八頁。

第二十三章(八三一至八九四頁)。(千佛洞之繪畫圖畫版畫)。封在洞內那些卷子，畫像者較之寫本容易在就地作急速之挑選。這類卷子，道士不甚注意，斯坦因所以能够安然選擇。西域考古記紀錄千佛洞圖像那一章，文字很長，連同附刊的不少圖畫(五十六至一百〇五圖)，與 *Perrier* 的說明(第三冊一三九二至一四二八頁)，對於中國佛教繪畫史，及其在燦爛時代所受之影響，構成一種重大貢獻。(註96)此外讀者在 *Andrews* 君與 *Lorimer* 女士所編之敘說目錄中，可以得着不少有益報告。(註97)

註(96)

自一九一一年始 *Hainaud* *Purtonel* 即被委託研究斯坦因考察所得那些圖畫。研究的成績應該在關於東亞之圖畫中刊布。不幸此君去世致未實行，西域考古記所刊有的稿文，就是原作僅存之稿，全稿若成，有裨於亞洲藝術史者必大。

註(97)

參看第二册九三七至一〇八八頁。

用些供養燄燄圖像來裝飾佛教寺院的風習，在印度發源甚古。繪畫紡織刺繡諸藝在 *Buddhist* 的浮雕中，已作繁瑣波及聖樹的裝飾品，其在佛教傳佈初年必亦有之。可是這些飄揚的燄燄，其初只有純粹的飾紋，如蓮瓣

，雖有珠寶的飾，花瓶等飾。自從大乘教興，於是將佛祖諸菩薩諸天的圖像加入此類裝飾之上。

千佛洞那些絹畫布畫疑作兩用。懸在藻井及壁上，則作殿堂與昔日隱蔽洞口的房屋之裝飾。若到慶會之日則取出遊行。其中兩面有畫帶如紗的絹幡，似專作遊行之用者。至若佛教之圖像繪畫在唐代宗教遊行中之重要作用，已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著錄，茲引其文以資參考：（註98）「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真王遣宗將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產，各率縣內音樂，及諸寺幢帳，並使務極莊嚴。且集安福門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綉軒檻魚龍幢戲凡一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畫等像二百餘架，金銀像兩軀，金縷綾羅旛五百口。宿於弘福寺。並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隨大車，車上豎長竿懸旛，旛後布師子神王等為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火德；次京城僧家，執持香華頌讀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太常九部樂挾兩邊，二縣音樂繼其後，而齋鐘鐃鼓句磬繽紛，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敎道御史大夫李乾祐為大使，與武侯相知檢校。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觀香鑪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敎趙公英公小書潛令執香鑪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敬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漸坦因所携回之供養旛帳，似係模仿昔日印度欄杆同寮塔波上懸掛的旗幟，猶之那些畫卷令人想到佛教時代的印度寺院前面懸掛的麻布或棉布畫像。這些繪畫雖然發源於遼遠的印度，而在舉行儀式時用之，可是繪作純是中國風物。其中最精細者，發展的中心必定不在敦煌。所代表者應是中國著述中所言之有名的「北派」，就是李昭道所創之一派。例如第七十二圖，除開主題以外，皆屬中國風格，人物之有禮貌的風儀，輪廓之纖柔，若干筆畫之近乎書法，皆作此種表示。（註99）用絹的本色為底，更使其中所著之紺青，白，珊瑚，深青等色愈淺。又在帽頭甲冑寶冠之上點着金色，而使其色愈為豐麗。

〔註100〕此畫精細，色調融和，雖不知爲何人所繪，要出一巧匠之手，可惜所摹原畫佚而不傳耳。

註(98) *Shanahan Antiken* 譯本，一八五三年本第六幅三一二至三三三頁。

註(99) 此外並轉載於千佛洞圖錄，圖四十五，與丹丹沙溪陔嶺第一冊封面。

註(100) 唐金色在裏丹丹沙溪陔嶺封面圖中亦見有之。

有一部分旃檀經八十七圖轉載者，繪畫粗陋，世人以爲出於印度尼婆羅(Nepal)販畫人之手，此說完全錯誤。應是摹繪多次的繪畫，或是根據彩畫繪成。Vendenburg 君在 *Rupam* 中所刊布的那些精緻小畫，已足知十世紀十一世紀時印度尼婆羅藝術家到達的程度了。(註101)

註(101) *Ziippan* 一九二〇年一月刊。

著者爲便利這些旃檀卷子的畫像研究起見，曾將其內容類別如下：

- (甲) 佛本行(第二章第四節)；
- (乙) 諸佛菩薩(同章第五節)；
- (丙) 諸天王金剛(同章第六節)；
- (丁) 諸天集會(同章第七節)；
- (戊) 佛教極樂世界(同章第八節)。

別有一第六類，內容是些圖畫，及描寫宗教事蹟的紙畫版畫殘片(同章第九節)。

描畫釋迦牟尼佛在生事蹟的圖像，有一特殊之點，就是將這些故事畫得同在中國經過一般。我們的亡友 *Petrus* 曾說過，「頂禮佛母懷孕的諸天神，佛父輪頭陀那(Candhohana)，佛母摩耶(Mayadevi)，所着皆是中國官吏及命婦的衣服」。(註102) 尙可以追加者，這些繪畫不但將裏面的人物，不論主角配角，改穿中國

衣服，並且不願陀羅藝術傳來的印度造像作風，將畫內風物任意著筆。比方有一繪畫「離家」的薩樓，菩薩騎着一匹快馬，在遠遠奔馳，後面捲起些彩色雲霧。(註105) 觀者很難以為首先注意的要人，就是這箇小小騎士，而在畫前者，反是些隱在宮門的衛士。我們以為這種畫法大致表示佛教輸入前中國藝術特徵；對於一幅圖像繪畫前的構圖的動因毫不注意。在此點上，可與沙陶所刊布的一箇雲岡浮雕對照，浮雕裏面同一事蹟，着的雖是中國衣冠，而構製恰同一種乾陀羅雕刻一樣。(註104)

註(102) 參看敦煌佛教繪畫，見敦煌博物館年報，第四十一册(一九一四)，一三三頁。

註(105) 梁魏契丹沙漢藝術第六圖釋。

註(104) 中國北部考古圖說，第一册，三〇三頁，圖畫二二。

著者曾見所繪佛本行諸事蹟，其中人物所服中國衣冠是一種古代衣冠，而與千佛洞九世紀十世紀諸大壁畫中，所繪諸施主之衣冠不同。應斷言此類薩樓是根據較古圖畫摹繪者歟？設若如是，繪畫原本屬何派，應在何時？不幸我們對於北魏以前的中國佛像知識太不明瞭，不能答復這些問題。

姑置這些關於故事的繪畫不言，請言諸佛菩薩肖像，又見這些肖像多仿印度造像法則。除開極微殊異外，衣服裝飾與龍門雕像上所見者相同。

畫一單獨佛像而無侍者施主的薩樓，為數甚稀，這些佛像幾盡作 *vinakhandu* 手印式，如畫像上無題記，很難知為何佛。畫一單獨菩薩像者頗為常見。

畫觀自在菩薩的薩樓之多，足證這箇救苦難的菩薩於九世紀十世紀時，在此處近西密的區域內，頗受供奉。我們應憶及者，同一時代在亞洲別一部份，安南沿岸洞陽地方，也有供奉盧積溼伐難 (*Lokeshvari*) 的雕像。(註105)

註(105) 參看 Louis Fournier 越兩洋島之古銅像像，見亞洲研究二二頁以後，四十六至二十五頁。若將敦煌所發現的觀自在

是菩薩像 (Manjusha) 畫像，與 Jambay Champa 地方同一菩薩的曼荼羅像對照，不無關係。

這箇菩薩在旃檀中，多具人形。西域考古記第七十一回轉載的那尊美麗觀音像，好像是一件佚而不傳原本的摹本，或者是仿吳道子筆法。菩薩立在散花的雲端上，手中執一香爐。背上有一小旛，與斯坦因在千佛洞所發現之旃檀完全相同。別有一畫 (Gri. 109, 圖七十九)，繪一觀音坐柳樹下。(註106)僅在大衛置的肖像中見此菩薩具有一種「超人」形貌(圖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八)。在這類圖中至有三頭千臂。可是無一繪畫表示西藏及尼婆羅藝術中習見的那樣怪形。

註(106) 觀音坐柳下是中國造像術的一種創作。這類畫樣的起源，應繫於表示「太子入定」的肖像。參看亞洲藝術，第二冊，圖四十三，五五四年時。

觀自在菩薩旁邊，別有一位救苦難的地藏菩薩，他在敦煌諸神佛中所占位置亦高(圖六十二，六十七)。Reinold W.: 「此菩薩在古代所執之任務，與觀自在菩薩競立，並且與北方佛教諸大佛分庭抗禮，不意在今日地位減削，遺忘之甚致使他的日本形像變成專適宜於島國宗派的菩薩，未免使人驚異」。我們將來言及千佛洞的曼荼羅時，對於此菩薩別有說。

四大天王 (Lohan) 的地位固不及菩薩之高，然在敦煌亦頗受人供奉。旃檀上常有他們的繪像，名稱曼荼羅的諸神集合中也有他們的位置。這些勇猛戰士全副武裝，在常受侵略鈔暴的居民眼中，應視同防禦國家邊寨的英武將領。敦煌所見這些維持世界的天王，其形狀合印度提婆 (Gana)，突厥伊蘭騎士，中國官員，兼而有之。

我們從前說過，有一批沙門 (Sakrayana) 像，必是摹仿唐代繪畫的一件作品。別有此天王肖像一尊，在

諸神及香煙擁護中騎白馬（圖七十三），亦頗感興趣。（註107）

註（107） 此類畫樣不常見，西域藝術中未見有相當作品。或者是唐代某中國名畫之摹本。

在敦煌諸窟壁上，有時見着金剛（Vajrapani）（圖八十六）。同在龍門一樣，畫得同地獄猛惡魔鬼一般，較之五四三年一件中國作品中刻的幾近人形的神像迥乎不同。（註108）

註（108） 西域藝術第二冊圖十五。

著者將若干大佛畫的粉畫列在「諸天集會」類中，畫中或有數人，或合衆甚多，環繞一佛或一菩薩左右。此類粉畫有一幀（Ch. 0050）上繪羅曇（Gautami）在鷲峰（Grithrakuta）之圖。（註109）

註（109） 此古粉畫必是仿印度古像者。同一內容之像並見于佛蘭的一幀粉畫（圖一〇四）。

藤槿單粉親自任菩薩者甚多，而繪在卷子上者亦復不少。此菩薩冠上繪阿彌陀佛（Amitayus），或立，或坐蓮臺，合衆寂靜環繞左右。這類粉畫風格與基督教的粉畫已很相近，有時更有欄外繪畫，與我們的古代畫師畫法相同。合衆及菩薩皆繪在一淺色底上，底亦作青色，茶色，或淡黃色，（註110）佈置均勻，規律甚嚴。施主時常排列，男女各在一方（圖六三至六六，六八，六九）。

註（110） 有時淡色底即用胡之本色粉之。

這些曼荼羅在造像一方面極端珍貴，可作中國西藏古像之彙集，因為世人可在其中見有代表大乘教之主要肖像，如當時中國邊界與西域極東粉畫雕刻者是已：佛及菩薩，四大天王，雷神，婆羅門教之男神女神，印度苦行者及沙門，天女（*apsaras*），諧龍，諸龍王，日，月，除神佛以外，有時加一魔鬼（*truda*）作乞求式，一窮人求佈施式。

我們從前說過，菩薩在此類肖像中皆未繪作怪形。但次要人物有時作異狀，表示一種很接近密宗之傾向。節

而言之，誠如 *Puruesi* 之說，觀自在菩薩之曼荼羅。述同其會衆施主表示其具有「大慈大悲菩薩之普及性質」，頗爲顯然。

研究圖繪地獄菩薩諸畫，興趣亦復不減，此菩薩之供養早已移植於日本，在唐代的中國很風行。第六十七圖表示其爲「六道之主」，手執錫杖。背光左右旛條飄揚，上繪人界，餓鬼界，神界，地獄界，畜生界，阿修羅 (*asura*) 界之小像。並位在十殿閻王之間。諸人之外有時加繪兩箇配角，一爲沙門道明，一爲金毛獅子，不知其所取義。(註11)

(註11) 此二名乃經 *Hakki* 朱家莊二君檢出，見菩提淨物院藏伯耆國君從千佛圖佛殿之一卷子；參看伯耆和考察圖之資料，載入菩提淨物院考古學報，第二分十七頁。

地藏菩薩之供養是否從甘肅輸入雲南？世人信有其事。惟事之確實者，此菩薩之肖像會見雲南府梵字塔之浮塵中，雕刻雖在十三世紀，然在許多細節裏面，尙可令人憶及敦煌之曼荼羅。(註12)

(註12) 參看本校刊四三五號字塔錄。

中國畫師偏愛繪畫山水花卉，富麗裝飾，靈異宮殿，今在這些偉大佈置的佛教極樂世界繪畫中(圖五六至五九)，又得一證明。此類極樂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的淨土 (*Sukhavati*)，人魂再生的所在；藥師佛 (*Bhai-sajyagaru*) 的極樂世界；未來佛釋迦牟尼的極樂世界；未來佛彌勒 (*Maitreya*) 的天國，這篇天國的樂處，「雖言一劫 (*kalpa*) 尙不能盡」。(註13)

(註13) 參看千佛圖目錄，圖一，二，七，八，九，再參看古田第五十八圖之彌勒佛極樂世界，乃據彌勒成佛經 (*Maitreya-yakamamitra*) 繪成的。關於中國日本的彌勒之供養，可參看松本文一郎彌勒淨土論，遠東法國學校刊第十一冊四三九頁 N. part 有說明。

在斯坦因發現以前，此類古畫之真者，僅見日本有之。今頗有千佛洞之資料，我們獲知中國對於此類畫像之造成及傳播遠東，西歐，甚至波斯，頗有關係，波斯輸入曼荼羅時在十五世紀，曾在彩畫藝術中用一回敬裝束表現出來。(註114)

(註114) 尤其這些小像上繪上帝及預言人坐在諸天使，神人，人，畜之間，完全成爲回教化的曼荼羅，其起源應上溯五佛敬時代。

我們結束本章節略以前，有一張小絹畫不能不提起讀者之注意，畫題八九七七年，我們以爲是一件價值很高的藝術作品(圖七十一)。上繪一佛(Taraphata)連同諸宿限辰；佛坐青蓮花上，舉手作 Varidhita 手印，牛車前導，引車者似一仙人(Mi)。這幅精細繪畫與 I. Altmann 君在一九一四年刊佈的那幅中國墨畫必定有其關係，據十八世紀之一證明，此墨畫蓋爲李龍眠仿吳道子的作品。(註115)

(註115) 可參看郭希麟李龍眠，見美術雜誌，一九一四年刊二九五頁。

第二十三章第九節所列之繪畫圖畫，構成一種很複雜的集合品(圖九十至九十八)。可以分爲七類：(一)神佛小像，有時附有題記。(註116)(圖九十二)；(二)畫壁草圖(圖九十五)；(註117)(三)畫像粉孔觀本(Ch. 00159 圖九十四)；(四)佛經插畫(Ch. 00226 圖九十，九十四)；(五)畫師所用繪畫手印姿勢樣本(圖九十七，九十八)；(六)呪語法術(Ch. 00209)；(註118)(七)人物模型粗描(圖九十六)。這些資料類多表現兩重關係。首先對於技術供給不少有益的表示。復次對於中國大乘佛教燦爛時傳佈民衆之方法供給不少消息。此種方法與現代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如 Athos 山或 Lourdes 地方所用者無大區別。

(註116) 這些小像無非無力購買和購的貧窮信衆供養之用，因爲其幅面小而所啟發的效力大，所以流行甚廣。

(註117) 或者塗有木板雕刻。

註(18) 這些非特常見於木板雕刻(四二二)，是爲現在西域位國流行的一塊像型之最古標本，前一世紀中葉曾經Srinagar-
Lalica 昆季研究過。

我們頗有斯坦因的考察，歐洲始獲有現今認識的最古雕版(四九十九至一〇三)。這些珍貴的雕畫(印的像)有四紙登錄年月；可當八六八年，九四七年及九八〇年。最古者就是一卷長十六尺內容漢譯梵本 (Vaidi schedika) 的卷子卷頭所印之像 (Ori. Ch. 004 圖一百)。像爲釋迦牟尼佛在法座上與其弟子須菩提 (Sudhi ni) 共話，比丘諸神陪侍之圖。雕刻技術頗工巧。敦煌印本保存有兩條雕版人的姓名：一名雷延美(九四七年)，一名王文沼(九八〇年)。Reinard 云：「這是歷史留傳兩箇最古的雕版人姓名」。(註19)

註(19) 洪洞縣海澤年報，第四十一冊，二三八頁。

第二十四章(八九五至九二五頁)。(千佛洞之織物殘片及寫本)我們已向本刊譯者說過，斯坦因於一九一四年二月曾在羅布泊一廢蹟中發現些很可珍貴的漢代織物殘片。(註20)西域考古記所刊布之紡織藝術的樣本(圖一〇四至一二三)，蓋屬晚代作品，自唐迄於宋初。大致以「錦」爲多。有不少裁作三角形或長條，蓋作製造旛幟之用者，其餘則爲裝飾品或法衣之殘餘。

註(20) 遼東法蘭學校校刊第二十冊第四份，七〇頁以後。Archives 斯坦因在中國廢蹟中發現的中國古絹。見 Durignon
et Goussier 一九二〇年七八九頁刊。

著者曾注意到這些織物時常織有仿波斯式的圖畫。根據本卷轉載的樣本審察之結果，其說果不誤。然更有確實者，這些樣本並且表示中國風格的痕跡，並無一件可以說是直接模仿伊斯蘭織物製成者。(註21)總而言之，斯坦因所言之影響，確在很趨化，很中國化，並適應一種佛教顧客之需要的形式中見之。像歐洲諸博物院主敬

堂所保存之薩珊式或波斯東羅馬式的織物上所見之紋章圖案，皆未見於此類織物中。（註122）千佛洞諸繡品中既不見有上溯至於 Hittite 藝術中著名的「殺獅子的人」，亦不見有 *Chaldeo* 地方之鷲，又不見有騎而行獵之國王，或引弓而發之騎士。反之，此種美麗織物上既具有活潑的曲枝花紋及幾何式的圖案，復參以很複雜的動物作裝飾，未逸使人驚異。

註(131) 斯坦因別為分類之所謂察利 (Saglim) 織物，我們當然不能認其具有中國織物性質。

註(132) 例如 *Chaldeo* 區域 *Ind* 博物院，及 *Susa* 主教堂所保存者是。可參看 *Enlils Mato* 法國十二世紀之宗教藝術，一九二四年巴黎本，數中「世界與天盤」一章，附圖二〇及二〇五。

鳥獸圖案時常作雙對峙形，與回教未流行前之波斯飾景圖案相類，惟此種佈置大致難免的單調，則為此類動物之很寫實的形狀所減輕，不論為山羊，鸚鵡，或長鬃蒙古馬皆然。

有一頗具特點之主題，用鳥一對作張翅欲飛式，成一圓圈形 (Ch. I. 0022)。是為吉茂 (Kamer) 藝術史家習見之主題。在 *Ankor* 之諸祠寺中見之，或陰雕，或薄浮雕，作門窗框圍之飾。現在經斯坦因携回之織物既有此種圖案，可為將來研究柬埔寨裝飾藝術中之中國影響者之一珍貴資料。

第二十四章之末二節略舉携歸之寫本。選錄之本，見第一四二至一七四圖。（註133）有一圖（第一七五圖）轉錄八五一年之漢文碑，此碑藏同一洞中，斯坦因曾拓一本携回。

註(133) 譯者案圖數排印有誤，原圖一四二至一四四，茲據斯坦因原卷改正。

這些資料對於亞細亞研究之重要，茲略。其價值之高，業經專家承認，就中若關係唐代中亞所用的種種語言，以及察利語古西藏語之認識者尤為重要。漢文寫本之數，合足本殘本共計，幾近九千。印度語寫本約有八百 *Pothi*，中有若干較若波羅蜜 (Pranaparimita)。這些文件之研究，現尚在繼續努力中。然不應諱言者，

勞作之大，恐非斯坦因所集合的少數著名學者所能終其事，必須尚待多年，始能見此語言尋究的新範圍之廣大，而今僅着手開拓云。

第二十五章（九二六至一〇八八頁）（千佛洞與其壁畫）。著者在這一長章第一部份中重提前此概言（第二十一章）的千佛洞壁畫，他在本章根據洞窟之次序述之。可是洞窟太多，不能作一完全的編目（圖畫二〇〇至二三六）。

第二洞引起斯坦因之注意者，就是兩軀大千手觀音像（圖畫二〇四）。第四至第六洞畫的是淨土，附有採諸阿彌陀經（Amitayurkya-sutra）的事蹟。第八洞有一壁畫繪婦女一羣，根據當時壁畫的題記，內有十世紀嫁給著名曹氏（註124）家人名延祿者之子閻（和閻）公主。此外又見 T'ah-p'ahna 佛，同其侍者，此佛我們曾在一絹畫中見之（圖七十一）。

註（124）關於此點者，可參看伯希和說，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八冊五〇四頁。曹氏曾繼張氏為瓜沙等州州帥。

諸畫多不難得其解，可是尚有須待考釋者，例如有一畫中大樹被風吹動（圖畫二三四至二三六），即不知其所本。

讀此章所得的印象，則在著者對於千佛洞壁畫所引起之種種問題皆未遺漏。須待他人對他所言之端緒續作徹底之研求。未來的尋求，必須一方面注意敦煌壁畫假借西域藝術，尤其是和關派之成分；一方面注意中國佛教藝術對於唐宋時代日本藝術家所發生之影響。可是還有一點必須闡明，我們以為其關係很重。此點就是中國古代繪畫在敦煌藝術中之作用，此作用頗重要，世人不難揣想得到。若能將此點闡明，將來對於我們現在認識未審的華中畫派，或者可能提出若干假說。（註25）

(註125) 自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 Guthrie 書店刊行柏希和考古圖錄以後，千佛洞調查之研究現在人人皆得爲之。韋末履以斯坦因在敦煌所得古物目錄。此目編輯很完備精細，可爲我們調查技藝的一種最好的根據。

第二十六章(一〇八九至一一一四頁)。(瓜州)。斯坦因於六月十三日離千佛洞。調查瓜州古蹟，並將他的搜集品寄存陝西州署以後，逕向南行。在「教子」(譯音)村附近發現一座十二世紀的古城，同幾座廢塔(圖畫二三七至二四〇)。爾後訪萬佛峽，此處巖洞建築與敦煌千佛洞同時，亦有壁畫圖畫(圖畫二四一至二四八)。(註126)

(註126) 此處壁畫造作計畫與千佛洞同，可是技術較差。此峽首見 Tolson 氏中國考察報告，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俄文)，密拉得堡一九〇〇年本，二一九頁著錄。同一探者曾在此訪過一塔名曰 Khair-Tankhuma 的廢洞及銅塔。

第二十七章(一一一五至一一四〇頁)。(甘肅西北邊陲)。七月十八日，斯坦因抵嘉峪關，是爲長城及其西，與敦煌北，漢代所建障塞的接合點。稍停肅州(酒泉)，進向南行。他在海拔三千五百至四千公尺的地帶考察經月，未曾見若一人。他同他的印度助手 Han Singh所作的測量，共達面積六萬餘方公里之廣。已而赴甘州，進向玉門關及安西的交界地點。

第二十八章(一一四一至一一七六頁)。(進向哈密吐魯番)。斯坦因現遂所謂「北道」行，此道就是八世紀以來代替沿羅布泊南較古通道之一道。(註127) 離元一世紀以來中國人業已認識的那箇窩集哈密(註128)不遠，發現一座佛教古蹟(Archiama)，共建築蓋始於回鶻時代(圖畫二五七至二六〇)。尙有其他古蹟在伊

里庫爾 (Irkoul) 託郭樓 (Toghucha) 拉布楚喀 (Lapchong) 等地覓出。

註(187) 「北道」曾經由陸路走過，後至建造。

註(188) 此宮堡在紀元後七三年左右，已為一節駁略根據地。十五世紀時，並見沙哈魯 (Shah Rukh) 的使臣行紀著錄(一四二

〇)，謂此地有一壯麗的回教禮拜堂，一修道院，一佛寺；參看西域傳古圖一五一一頁。

十一月十日，斯坦因抵吐魯番，此處固是西域考古史中的名城，然經德國那些考察團發掘很久(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六)，很難期待尚有重要發現。可是他仍不免於獲得些新發現品，就中有在雅爾和屯 (Yar-Khoto) 購得的回鶻語寫本，壁畫及塑像殘片，並有一件很珍異的鍍金銅觀音小像，顯出印度作風(圖六四·005)。

此次斯坦因毅然決定不將他的考古學者的運氣試驗到底，利用他逗留吐魯番的時間，研究此地的特別地形，此窰集的地形與塔里木河盆地相同，不過具體而微而已。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第三次中亚考察中會接續研究，同時並作測量，終繪成大地圖一幅。

第二十九章(一一七至一二二九頁)〔哈喇沙爾與其廢蹟〕。斯坦因於十二月一日從吐魯番發足，同月十一日抵哈喇沙爾。又從哈喇沙爾赴額爾楚克，探考其地的千佛洞 (Ming-ti)，這是斯文赫定發現的，並經格爾雅克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考察過的第一等考古地點。他發掘的結果，所得古物很使他滿意。古物中有壁畫，木質雕刻，鑿製小像及像頭。其畫同從前所言勒柯克在他所刊布之和卓巨編中所見者相類。其中有佛教沙門，洞窟隱士，施主(圖一二四至一二六)。比丘半類印度人，半類中國人。俗家則似伊蘭人 (M. XV II, 0014)。

木刻品中最佳者要算一軀天王小像，是唐代作品，生氣活潑，與尋常所見此類雕刻不同(圖一二七)。別

有一木版雕刻佛教故事，佛像軀幹全露（同圖）。

具有實在藝術興趣者，要算斯坦因在此處千佛洞所得那些模製泥人泥物小像殘片（圖二一九至二三五）。這些小像與伯希和考察岡底斯木舒克携回法因的雕刻品（註129）頗相類，有時令人想到中國的泥俑，有時令人想到乾陀羅的鑲製品。（註130）此類殘片多屬壁上裝飾，不幸沒有一件完整。模製多有精者，尤其是頭髮及纏頭巾最為精細。面部表情，無微不至。動物除象以外，製作皆甚佳好。其中有西域騎士像，頭帶圓錐形盔，身穿軟甲，頗類十字軍人之鎧子甲，於人型衣服方面之研究頗有關係。相類戰士曾見俄國南部 *Kovoh* 地方之壁畫中。（註131）難道說 *Don* 河口黑海沿岸之 *Scytho-Sarmates* 種族，與晚古徙居西域之伊蘭種族或突厥伊蘭種族，具有歷史關係歟？無論如何，此事足堪注意。

註(129) 現藏 Louvre 及法國博物館。

註(130) 可與 *John Marshall* 君前在 *Texila* 所見之雕刻比較。並參看 *Paniker* 希臘佛教藝術的藝術第二冊圖畫三〇八至三

一一。此類小像多用模子製成，然後用手工整理。

註(131) 參看 *N. Konshof, J. Finkler, S. Reichman* 合撰俄國南部的古物，圖畫一九一五至一九三〇。

第三十章（一二三〇至一二四四頁）（蒲向庫車）。引導此探考家赴克里雅河乾涸的三角洲之幾站，可算得全程中最艱苦的幾站。經過高有三十公尺的沙丘，足使牲口疲勞，而隊中缺水，尤增困苦。抵喀喇墩，這是他一九〇一年曾經調查過的地點，此次重來，成績尤其使他滿意（圖畫三〇三至三〇七）。

第三十一章（一二四五至一二八三頁）（和闐東北）。斯坦因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自喀喇墩，進向多莫科。距

此一九〇一年業經探考之地不遠，有 *Fairhad-Bag-Yaluki* 廢蹟，掘出中國五銖錢甚多，並得有刻石，婆羅密字木札，封泥印章，壁畫殘片。可是最珍貴的發現，就是一幀木版上畫的鬼子母像 (*Fairhi*) (圖十三)，雖是和闐式的作品，然而所受波斯影響顯然。(註13)

註(13) 參看 A. Foucher 所著的書，見考古研究所記錄，一九一〇年刊，及 H. P. G. Vivier 撰文，見印度藝術的影響一八〇頁 (印度藝術刊)

第三十二章 (一二八四至一三一六頁) (瑪羅塔格 (Maratidh))。斯坦因離多莫科後，沿和闐河向北行，適當河水完全乾涸之時 (四月)。抵瑪羅塔格，在一懸崖上發現一古堡，必是吐蕃佔領其地時所建。五月初，抵阿克蘇，氣候漸熱，沿途頗受沙漠風暴之苦。五月十五日抵柯坪，巡歷岡木舒克，此即伯希和考察團 (一九〇六) 發掘之地。已而經葉爾羌於六月九日抵和闐。仍居一九〇一年曾經借居之 *Vanz Hakim Bag* 亭院中。

第三十三章 (一三一七至一三三九頁) (自和闐赴倫敦)。至此應還印度。可是斯坦因在其歸途經行之雪中，尚有氣候與地勢之測量工作，晚至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二日始抵 *Lahore*。他是剛勇不畏勞苦的人，此次實在筋疲力盡。加之右足足趾受凍傷，必須割治。創口痛甚而結痂又遲，須待數星期始能下抵印度平原。降誕節之次日在 *Lahore* 登舟。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日抵倫敦。行程至是告終。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掘第三冊刊布有各專家之論著多篇，以作附錄，若不將其列舉，則此介紹之文不為完備。

。茲僅將其標題譯錄於下。

(甲) 漢文碑銘，沙噶撰。

(乙) 斯坦因考察團發現的或獲有的貨幣編目，不列顛博物院職員 J. Allan 撰。

(丙) 新疆帕米爾人種學上的詮釋，不列顛博物院職員 T. A. Joyce 撰。

(丁) Ai-ferek, Kar-sai, Khudlik, Myan, Ming-i 敦煌等地若干壁畫泥塑殘本之分析，Arthur Church 撰。

(戊) 敦煌千佛洞佛教繪畫略論，Raphael Perneck & Laurence Binyon 分撰。

一 Perneck 原稿擬撰之諸說，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札轉錄。

二 前人撰敦煌壁畫中之施主像。

三 前人撰敦煌佛教繪畫略論：諸曼荼羅。

四 Binyon 撰敦煌繪畫略論。

(己) 梵語和迴語庫車語諸寫本編目，A. F. Rudolf Hoernle 撰。

(庚) 斯坦因從新疆攜歸之西域文件彙釋，A. F. Francke 撰。

(辛) 斯坦因搜集品中之樂器彙釋，Gerharm Schlesinger 撰。

(壬) 西域考古記一七三圖一七四圖所傳載之千佛洞西域語寫本彙釋，F. W. Thomas 撰 L. de la Vallee Poussin 教授所編目錄撰作。

(癸) 敦煌千佛洞西域語題銘及佛教繪畫彙釋，不列顛博物院職員 L. D. Barnett 撰。

我們在這篇長文之末，對於斯坦因君在科學方面所建的功績，無須贅言。這些功績已將他位置在亞洲近代

探考家的前列了。可是這篇報告結束以前，我們對於所介紹的著作表示之主要品性，不得不微言一言。我們對於斯坦因表示敬服者，就是他在事前決定探考計劃與行程之正確不誤；還有他無比的堅忍，使他執行其計劃到底，並且有時超過他預定目的以外；還有他善於作爲的才具，他在一種結晶形式下，表示他工作成績之不可思議的能力，細情未備無一遺漏，在在皆能引起讀者之興趣。斯坦因的著作不可不讀。其敘述活潑，其說明簡潔。可以說他從來未與他的大眾脫離直接接觸，不論是專門家或好奇者，他皆能明瞭其心理，讀西域考古記，始終皆使人發生同一興趣，同一關心，與讀契丹沙漠廢墟或古和闐等書蓋同，讀者切莫以爲我們對於這部佳作表示的是一種普通讚詞。

本館出版大學叢書之一

西洋上古史 吳祥麒著

定價 五元

本書敘述西洋上古列國之興衰。兼及各種文化之演變及其特徵。薈萃各名家之作爲一編。非尋常翻譯之作可比。

潘季馴年譜（續）

韓仲文編
蔡申之校訂

潘季馴年譜

正德十六年辛巳（一五二一）一歲

公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潘銘）顯異非常。（潘傳）

時徵廷六年三十歲。健齋銘云。徵廷公生於弘治壬子。春秋六十

三。自弘治壬子。（五年）下推至正德辛巳。世為三十年。

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龔弘為工部右侍郎。（河防統纂）

是年茅坤十歲。徐中行四歲。李攀龍九歲。朱衡十歲。

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二二）二歲

龔弘奏在長垣至山東楊家口之舊隄外十里。再築一

隄。從之。自黃陵閘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河北

徐沛諸縣河徒不常。（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二年癸未（一五二三）三歲

河決沛縣。（江南通志）

復罷沽頭閘主事。并罷湖陵沽頭上中下全溝射溝新
興黃家等八閘官吏。令徐州洪主事帶管。又議淮邊
都御史提督河道事務。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按三司
等官。俱聽節制。仍添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分理。
（明會典）

桃源縣三義口淤。大河南徙。改趨清河縣南。至小
清河與淮合。（國朝天下郡國利病考）

嘉靖三年甲申（一五二四）四歲

吳國倫生。（兗州四部稿三九附吳大參明序）

國倫有體語中丞誦書合時。

嘉靖四年乙酉（一五二五）五歲

九月。黃河決。（明昭代典則）

嘉靖五年丙戌（一五二六）六歲

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台口。入昭陽湖。汝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明史八三河渠志）

王世貞生。（錢大昕撰兗州年譜）

按尺覆二公與鳳洲言云。『弟齒長於翁五年。而以人生最苦之事一身肩仔。』則可知世貞生時公已六歲矣。

嘉靖六年丁亥（一五二七）七歲

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潘銘）

按魏德銘云。『所舉丈夫子四。皆期秀玉立。公悉延明師誨之。而身提衡其間。』

是年冬。以章孫爲工部侍郎兼食都御史治河。御史

吳仲勛孫不能辦河事。乞擇賢能往代。以盛應期爲總督河道右都御史。（明史八三河渠志）

按武宗實錄云。『孫以治水無效自劾。不許。十一月辛丑。乞

休許之。』

嘉靖七年戊子（一五二八）八歲

盛應期從左都御史胡世寧言。因故道而分其勢。並在昭陽湖東開運道。會旱災修省。言者請罷新河之役。乃召應期還京。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明史八三河渠志）

按嘉靖四十四年朱術主張開新河。即本於此。

戚繼光生。（名人年表）

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九歲

六月。單豐沛三縣長隄成。（明史八三河渠志）

河決沛縣。遂淤赤龍潭。都御史潘希曾濟之。（江

甯道志）

嘉靖九年庚寅（一五三〇）十歲

五月。孫家渡河隄成。（明史八三河渠志）

六月。河決曹縣。一自胡村寺東南至賈家壩。入古

黃河。由丁家道口入小浮橋入運，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礪山。今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隄。抵魚台。漫為陵水。傍殺亭入運河。單縣沛三縣長隄障之。不為害。(明史八三河渠志) 後沙淤滿。民多耕作其間。交口頌之。(明史漕督傳)

嘉靖十年辛卯(一五三一)十一歲

李棟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河道。(運河傳覽)

河決於蘭家口。巡撫都御史許宗魯疏言。仍築蘭家口。開濟甯寧運東舊澧水。與功似易。為利可賴。從之。於是形勝固而氏利通焉。(河間府志)

嘉靖十一年壬辰(一五三二)十二歲

總河金都御史戴時宗請委魚台為受水之地。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并前三河共為四道。以分洩之。河患可已。(明史八三河渠志)

朱衡登進士。(明史本傳)

嘉靖十二年癸巳(一五三三)十三歲

公以高才生廩於學。(潘傳)

朱裳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河道。(運河傳覽)

嘉靖十三年甲午(一五三四)十四歲

公兄仲騁舉於鄉。(烏志十)

命劉天和為總河副都御史。代朱裳。是歲河決趙汝寨入淮。殺亭流絕。廟道口復淤。天和役夫十四萬濬之。已而河忽自夏邑大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下徐州小浮橋。天和言宜濬魯橋至徐州二百餘里之淤塞。制可。(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十四年乙未(一五三五)十五歲

從劉天和言自曹縣梁靖口東岔河口築厓口縷水隄。復築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堤各一道。(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十五年丙申(一五三六)十六歲

王世貞弟世懋生。(錢謙益州年譜)

世懋於隆慶四年。與公并奉事于。

督漕都御史周金請于新莊更置一渠。立閘以資蓄洩。從之。(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十六年丁酉(一五三七)十七歲

冬。從總河副都御史于淇言。開地邱店野鷄岡諸口上流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截渦河水入河濟洪。(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十七年戊戌(一五三八) 十八歲

胡績宗以副都御史任總河。(遜河圖覽)

翁大立登進士第。(明史未傳)

嘉靖十八年己亥(一五三九) 十九歲

公廩於官。(遜銘)嘗爲父辯冤。(濟銘)

按濟銘云。「公年未冠。爲父辯冤。」唯不詳在何年。并所辯何事亦未詳。致微遜銘云。「公素不習醫。偶聞岐黃家有師悅之。遂以醫名。其切脈處方。多出入章表。屬大疫。里人持公而起者十九。傳有趙某。詐訟公於官。而病且劇。罰其子曰。能生我者毋君也。其子謂方與濟公似。奈何。從之乞藥。趙某曰。不然。彼負氣而事甚盛。必不忍於我。公果爲悉心虛刑以起。盜遂不克移」。公所辯者。或即在此時耶。既云年未冠。姑列於此。

正月。總河都御史胡績宗開考城孫繼口孫祿口黃河支流。以殺歸睢水患。且灌徐呂。因於二口築長隄

。及修築馮牧集決口。(明史八三河渠志)

郭持平以副都御史繼任總河。(遜河圖覽)

嘉靖十九年庚子(一五四〇) 二十歲

黃河南徙。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其由孫繼口及考城至于家道口廣城入徐呂者。亦僅十之二。郭持平久治弗效。降俸致罪。(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二十年辛丑(一五四一) 二十一歲

公兄仲騫登進士第。與輩份等同榜。(烏志十)

五月。命兵部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協總河郭持平計議。以旂至。上言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隄。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利漕運而已。(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一五四二) 二十二歲

春。郭持平請濬孫繼口及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碼頭入徐濟運。秋。從王以旂言。於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一五四三) 二十三歲

三口工成。王以旂郭持平皆被獎。

明史八三河渠志云「凡八月三口工成」按持平謂於二十一年秋。故加工成於本年也。

未幾。李景高口復淤。(明史三八河渠志)

周用以工部尚書任總河。郭持平爲漕運總督。(巡

河備覽)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一五四四)二十四歲

韓邦奇以副都御史任總河。(巡河備覽)

萬器吳桂芳等登進士第。(明史本傳)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一五四五)二十五歲

于洪再任總河。(巡河備覽)

河由野鷄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遂盜蒙城

五河臨淮等縣。(明會典)

革南旺管閘主事。令管泉主事管管。添設歸德府通

判一員商邱縣主簿一員。專管河道。(明會典)

于慎行生。(各人生卒年表)

慎行曾爲公孫河防一堽序及濬公橋記。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一五四六)二十六歲

唐瀚以副都御史任總河。(巡河備覽)

河決曹縣。入武城金鄉魚台單縣。漲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隸河南撫按議築曹縣等處不果。(明會典)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一五四七)二十七歲

秋。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台定陶城武

衝穀亭。總河都御史唐瀚請於趙皮寨諸口多穿支

河。以分水勢。詔可。(明史八三河渠志)

胡松以副都御史任總河。(巡河備覽)

王世貞凌雲登進士第。(明史本傳)

李維楨生。(吳陞胡應麟年譜)

據謂維楨者維楨曾爲前薛榮名公尺牘作序。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一五四八)二十八歲

王守以僉都御史任總河。(巡河備覽)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一五四九)二十九歲

公以驍健魁於鄉。(濬縣志)

方純以僉都御史任總河。(巡河備覽)

嘉靖廿九年庚戌(一五五〇)三十歲

三月。登進士。與吳國信徐中行宗臣梁有譽等同榜。
。（明程名世錄）

十二月。授九江府推官。
。（總漕河清奏疏卷五給由疏）出
憲民。罷給役。士民德之。

潘傑「民有中位鶴履大辟者。公察知其寃。立出之。罷稱神明。
薄陽縣當孔道。申以閩右給役。公方攝縣事。悉罷遣之。令
輪直于官。畏君而人不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出憲民劉雲四之死。建贖令瑞昌郭良皆
仰給於縣官。不傾百姓。民大德之。」

何登汪宗元先後以副都御史任總河。
。（運河備覽）

嘉靖三十年辛亥（一五五二）三十一歲

公在九江推官任。
。（給由疏）

七月己亥。漕巡督御史應璜請開三里溝。以通漕船
。從之。
。（河防統纂）

按明史卷八三河渠志。「三里溝新河。以先年開浚河口淤黃
河之水以濟運。其後黃河入海。下流調口安東俱淤塞。河遠漸
面漸高。流入清河口。沙停易淤。屢浚屢塞。漕在漑水下流。
黃河未合之上。故開漕河口而限之。使船由漕河橫過漕田漑

。以達黃河。」

連鏡以副都御史任總河。
。（運河備覽）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五五二）三十二歲

公在九江任。
。（給由疏）

九月。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
十里。總河副都御史曾鈞治之。
。（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三十三歲

公在九江任。
。（給由疏）

商大節卒。
。（明史二〇四本傳）

大節政精中官河漕河道。著有治河事宜。

王以旂卒。
。（明紀三四）

以請嘉靖廿年任管理河漕侍郎。協總河郭持平閏季甚為修三口。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一五五四）三十四歲

正月。公陞江西道監察御史。
。（給由疏）

四月二十三日。劾菴公卒。年六十三歲。
。（欽定錄）

五月。公回籍守制。
。（給由疏）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一五五五）三十五歲

公守制家居。
。（給由疏）

胡植以兗都御史任總河。(運河備覽)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一五五六)三十三歲

公守制家居。(給由疏)

沁河決入衛。至臨清。(通河備覽)

孫應奎以副都御史總任河。(全上書)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一五五七)三十七歲

正月。服闋。起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給由疏)

四月。三殿災。奉勅稽查大水。

潘傑云。一公以能名。僉罪監察御史。奉詔核大水于南都。或

云巨村多溷其中。庶民居數十可盡得。公按籍鉤稽。獲之汙池

中。民皆安堵。潘傑云。「召罪監察御史。三殿災。奉勅稽

查大水。」又曰。「爲御史稽查大水於南都。公備無毀民居。

覆內官監道館可得也。果得萬木于荷池中。」

按傳銘俱不言年月。僅知爲御史。公附度爲監察御史。一爲嘉

靖三十三年爲江西道御史。其一即此。第潘銘云。時三殿災。

考於明史世宗紀。「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整蓋建身三

殿災。」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雷雨大作。

或刻火光騰起。由奉天延慶殿燒燬身帶蓋二殿。文武樓奉天左順

右順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又日下舊聞考三司引湯楹小品。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奉天等殿門災。(中略)由正殿

延燒至午門。樓殿俱燬。」又全書引鄭燦簡年譜。「嘉靖丁巳

四月。三殿二樓十五門俱災。」是公稽查大水爲嘉靖三十六年

官河南道御史時事。

王學益以右副都御史任總河。(運河備覽)

公兄仲瞻自刑部郎中謫大名通判。修大名府志。

大名府志卷十三「仲瞻由翰林出爲郎官。調大名通判。博學風

雅。治操禮要。所著大名府志文筆雄渾。其後南海楊禮禮加纂

述。而閉山之功。編在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一五五八)三十八歲

官河南道監察御史。(給由疏)

七月。曹縣新集淤。河趨東北段家口。折而爲六。

入巡河。又分一支。由礪山墜城集下郭貫樓。折而

爲五。由小浮橋會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橋故道二百

五十餘里遂淤。(明史八三河渠志)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一五五九)三十九歲

官廣東巡按御史。

公自河南道御史遷官廣東。年月不可考。明名臣言行錄云。「遷接廣東。……九載遷大理寺丞。」按公於嘉靖四十二年官大理寺丞。據言行錄云則上溯九年爲嘉靖三十三年。正公官廣東時。給出疏劾嘉靖三十三年公丁父憂。越三年。而起爲御史。此爲公之自道。當不致有誤。言行錄不足爲據明矣。給出疏所載。自公黨仕。以迄四任總河。均履途無道。獨巡按廣東及視學北畿。固然不倍。不知何故。既元廣東通志卷十八職官表九云。嘉靖間公任巡按御史。亦不詳其任卸年月。據該語可與奏疏巡按廣東一語所載公之奏疏。則於本年八月已有上履選民牧疏。及議改縣治疏。是公於本年已遷官廣東無疑。意其就任之時。或亦不出此疏之先一二月也。

到任首遺墨吏湖陽令。風裁肅然。（潘傳）

王廷以副都御史任總河。（潘河傳）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一五六〇）四十歲

官廣東巡按御史。

五月。上強盜打劫縣衙疏。

六月。上地方緊急疏食賄有司趨訟未結疏。

十一月。四上舉刺官員疏。

上廣東均平里甲議。法行廣人便之。（以上潘司奏疏）

據奏疏其法先計州縣之衍餘。以爲用之資額。令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爲發給。使胥吏老人承買。其里長止於在官持公務。甲首悉放歸農。

明史本傳云。「嘉靖中。季則遷接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

潘傳云。「公虛心待下。雖懲復在賤。人人得盡所欲言。民臣吏弊無隔閡者。」

破海寇。不言功。（潘銘）

臨去。疏請後至者繼守其法。以便民。上報可。

平均里甲語云。以代任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繼表去京師起遠。比率牧民者視爲割雞。屢羽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在如雲漢之上。慈音之降。無路自達。故相率爲盜。區爲是痛心疾首。已符里甲條收。更張一新。顧天下之事。立法雖守法爲難。守之於微聽之均困難。而守之於微形之外爲尤難。昔蘇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匪爲之郡守。榜梟爲之縣令。郡縣之民。尋謂而謀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官多繼

而易動。今廣東之民，既經劫掠矣。若非仰仗明旨丁寧，雖守
同公之法，雖與守之。破入。戶部請以其官行通者。如法遵守
。年終結冊用銀數目以聞，報可。

及去。父老遮道留。併肖像以祠之。（潘傳）

潘銘云：「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見。皆百許歲。隨隨語言
差可辨。曰：我併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
。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日北去。願求一職。公起立受南
。三老繞身跽之。莫久乃用。公行。成病。集挽留。百里間為
之塞。觀市。公之惠。細得人心如此。」

按公去歲之年月無考。廣東通志亦不詳。僅知自廣北去。提督
北魏學校。（潘銘）為相街之事。據潘河空奏疏所載。按廣東
疏。止於三十九年十一月。是其離廣之日。當在本年之末。或
翌年之初也。

嘉靖四十年辛酉（一五六二）四十一歲

視學順天。徐中行王世貞以詩贈之。

潘傳云：「尋接廣東……道。督學順天。所獎拔士多就就舉者
。某大瑋有干託。公不許。瑋大恨。或謂公往詣。亦不應。瑋
亦不能有加於公。」

按公之轉官北魏。不詳年月。而據潘傳則在巡按廣東之後數。
列於本年。

天目先生撰卷三贈潘子良督學樂中詩曰：「地堆燕趙舊多才。
賢俊爭看日下來。駉拂虛埃成駿馬。黃金何用築高台。珠璣在
魏走北平。鬱葱佳氣傍神京。龍門復見三千士。虎旅曾教十二
營。」

介州四部稿卷四十。贈潘中丞時良督視北魏學。按部雨中。詩
曰：「十年翰省隨鳴珂。飛見勳名雪漢多。提轄馬群空魏北。按
草雜色掃蕪科。中丞循道專持節。天子宣房寵賜歌。何似甘泉
潘博士。蒼髭猶宦二毛過。」

按公提督北魏學校。無他書可證。僅此其事而已。潘銘潘傳為
直接材料。必不致誤。且有王徐二家之詩。尤可資佐證。公文
有與劉復齊書曰：「僕承乏魏節。即知公為人中龍矣。」（留
餘堂尺牘卷三）魏節殆即指此事而言。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一五六三）四十二歲

公仍官順天。

按各書不言公官順天事。更無從考其去職之日。惟給由疏云。
四十二年十二月。陞大理寺丞。或即自督學而陞者。

孫植王士魁先後以僉都御史任總河。(經河傳覽)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一五六三)四十三歲

十二月陞大理寺右丞(給由疏)

明名臣言行錄云。「公遷按腐東……九載。遷大理寺丞。」按

公遷按腐東。在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一一年之間。若下推九載。

即以嘉靖三十七年而言。公之官大理寺。亦在嘉靖四十五年矣

。此與公自述者殊異。或有誤。

陞王士魁爲右副都御史。以右僉都御史吳桂芳代之

。總理河道。繼以李遷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世宗實錄)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一五六四)四十四歲

十月。公陞大理寺左丞。(給由疏)

陳堯以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世宗實錄)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一五六五)四十五歲

六月。公陞大理寺右少卿。(給由疏)

七月。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

餘里。(明史八三河渠志)

十月。公陞大理寺左少卿。(給由疏)

十一月初六日。自少卿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佐
工部尚書朱衡治河。初七日廷謝。二十二日到濟寧
任所。(河濟奏疏中於勸上運疏及開說河工疏)時黃河泛濫
，朱衡字開新河。與公意見相左。

時黃河泛濫之狀。據河渠志云。「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
餘里。運道俱淤。全河溢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縣蔡林集

卽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遠海縣成由魯家集。入蔡溝至徐。北

流者遠海縣郭山東北。由三墩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爲十三支。

或橫絕。或逆流。入清河至湖陵坡口。散漫湖波。達於徐州。

清源無際。而河變極矣。」蓋河自弘治以後。已變絕無常。至

是益復不可收拾。上命朱衡督工策資。以公劇之。衡訪開故都

御史盧應期所擬開新河。築隄呂孟湖。以防淤決。(明史朱衡

傳)應期新河在昭陽湖東。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

留城。新河之說本爲胡世寧所倡。明史八三河渠志云。「役等

言：爲通漕計。則當於開東縣河急流處開獨山新安社地。別

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厚築西岸。以爲

湖障。令水不得溢。而以一河爲河決散溢之區。乃上策也。」

正德七年。應期奏上如世寧策。……會旱災慘者。言者譴應期

河之役。乃名歷期還家」。衛所謂之新河。即指此而言。

按潘濬沿路及河防一覽。公之反對新河者。以爲新河土漲泉湧。勞費不貲。留城以上故道。勿泐可復。故仍以潘舊渠爲便。遂與衛議不合。明史河渠志謂由是二人有隙。實則亦係治河之觀點不同而已。且新河之開。工費實巨。不僅公一人反對而已。即勅何給事中何起鳴力主新河者。亦謂新河之難成有三。

（明史八五河渠志）而給事中馮成能亦具疏言新河有可慮者三。宜察上中下三流之形勢。而造爲未然之備。（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十一）蓋當時各苦河患。故一有新議出。易獲輿論贊同。

且衛之臨治專在漕。漕爲北方命脈。其隄易行。第公與衛所持之說。各有卓見。亦各有所本。康熙田河渠紀附云。「衛與李嗣同理河事。衛欲循盛隆初之舊迹。李則思復貫魯之故道。……衛以治漕爲先。李則以治河爲急。……衛當橫流奪運之時。俾循故道。開後來之免路。其功亦偉。惟衛所見在近。李則所見在遠。指黃而運在其中」。所謂殊允洽也。

公低任後。尋溯流查勘。以圖濟治。

據潘濬及河防一覽首序。皆有「溯法而西」之言。蓋以潘濬溯等下流故。尋則「今歲黃河之水。突起沛縣一帶。以致漕渠淤塞。水浸湖坡。見今據濬要河。以避黃水。無容別議。但該河故所當挑。而故道探須加意。臣親視夏村張等處河工畢。即駕小舟。……行至沛縣一帶地方。沿湖眺望。延袤數十里。非萍水僕淺。即沙淤渠積。今雖水勢稍落。然明歲霖雨時行。其害固在也。可不慮乎。」疏中已明白圖視河工畢赴沛縣一帶勘查。

（所謂河工者。指新河而言。）沛縣正位於新河之西。潘濬及一覽首序所謂溯法而西者。無論自以鎮或留城。（此二地皆當時官工處所）直沛縣一帶。皆得謂之西。且自序云。「延袤寬廣。故道新舊。罔悉在目。」故道即指湖漕西之運道。故疑覽首序及潘濬瀆下流所云。同爲一事。

按弁山黨別集五二云。「永樂後移都。蔡院於北京。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僉都御史正四品。副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選撫各領者。均自本院出。而曰公差。事完或傳代。或則同運院事。其後不勝繁。於是往往自部佐卿寺清臬遷轉。亦不復歸院。而爲定例矣。」故公自本年起爲僉都御史。而副都御史都御史。迄未在本都察院理事。又副合奏疏二。聽件河漕政遷改略云。「自開初文皇定都於燕。始命平江……嗣是以功臣子孫。具於統緒之間。不可再任。方命

塞。水浸湖坡。見今據濬要河。以避黃水。無容別議。但該河故所當挑。而故道探須加意。臣親視夏村張等處河工畢。即駕小舟。……行至沛縣一帶地方。沿湖眺望。延袤數十里。非萍水僕淺。即沙淤渠積。今雖水勢稍落。然明歲霖雨時行。其害固在也。可不慮乎。」疏中已明白圖視河工畢赴沛縣一帶勘查。

慈御史王欽由提請巡撫河清，河隴原未分設也。問做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視，圖方堵治之。事竟剋期。正德以來，猶妄設提議，而遣河專任。則自與黃蓋李斯始也。一據此觀之。總河專任蓋自公始。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一五六六）四十六歲

二月。遣工科給事中何起鳴勘河。公仍以復舊河爲請。不可。力請始得。復留城以下故道五十餘里。

（河防一覽）

明史河志云：「先是公與術之議不諧。衝突計開藩。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給事中鄭欽劾術放異難成之役。唐民俸功。於是朝廷遣起鳴勘之。」

九月初。新河工程粗告完竣。長一百九十四里零八十八步。

徐階夏銀新河記云：「是役始於四十四年十一月。成於次年九月。」河漕奏疏首任一公報吳河通法疏亦云：「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九日。據呈新河自南陽至留城。計一百四十一里零八十八步。俱捷阻已完。」則新河當在九月初竣事。鄭河渠志云：「隆慶元年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漕河自留城以北。經對澗下

法頭中沽頭金壽四開。而至南陽開。新河自留城而北。……至南陽開。合舊河。凡百四十里有奇。一復証於公報吳河安法疏云：「新舊河共一百九十四里零八十八步。俱已捷通。……再

照此時正值雨水節是。臣等仍慮位日天旱泉殺。或有淺澁。且馬家橋一帶。隆岸倍宜高厚。及南陽遊東。間有低窪處所。亦應加培。容臣等遵照節次欽依事理。再加詳勘修治。務期全支。以爲我國家億萬年悠久之計。方敢報完。決不敢苟且了事。」（河漕奏疏首任一）。是嘉靖河工雖相成於四十五年九月。而相互修繕。全工報完。則爲隆慶元年事也。

街原開新河。自魚合南陽。經夏鎮。（原名夏村）抵沛縣留城。百四十一里零八十八步。此見於報吳河通法疏者。同疏又云。新舊河共一百九十四里零八十八步。則舊河爲五十三里也。明史八三河渠志謂五十餘里。河防一覽自序謂六十里。皆皆約略而言之也。

又據報吳河通法疏。先述新河里數。而後述舊河都若干里。似舊河工程完於新河之先。漕傳云：「命大司寇術管理。以公副之。分工受事。躬行參領間。十旬竣事。」漕銘云：「三不旬而告成」。疑皆指五十三里舊河而言也。然則十旬三旬之說。蓋

巨。是又不可解者也。

新河既成。公疏請勘查上源。工部尙書朱衡不可。乃止。(河渠)

按先是因復掘水災。朱衡與公具疏請賜處分。繼令衡與公一面勸修新舊港築。一督督同河道。親臨黃河上流勘視。(見核勘上源疏)河奏疏首任。故公始有此疏。是疏實爲公主持復河故道張本。雖未明言。然如「臣後時(初到任所時)因見開河已有成議。且運道未通。闕事無賴。正所謂急則治其標也。」又如「臣竊惟治河之道。固先以開導上源爲念。而通漕之計。又當以疏濬運河爲先。」固導上源者。即疏復新渠河之故道也。疏濬運河者。即疏復南陽至留城之運河故道也。公所主張復河之故道。即賈魯河也。賈魯於元正十一年築黃陵岡。大河復行故道。賈魯河自陵城以下。蘆縣以上。以邑以北。鶴山以南。山前渠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家道口牛黃壩。至蘆縣南門。出小浮橋。而合漕南趨。下徐州洪。(元史河渠志)。嘉靖間河屢決。而賈魯河時有淤塞。四十四年先後。大決歸德之新渠。行經鄆山縣北。直趨魏詩之漆澗。折而西兩合漕河。是爲漆澗大河。賈魯河遂不可復。(明史八河渠志)公之

復者。即指此而言。然攷河漕奏疏。在條勘上源疏後之。只有題往來船隻帶土一疏。與勘上源事了無相關。則公疏有此條勘之疏。而未實現其主張也。

丁母憂。去官。

潘傳賢宿明史本傳俱云丁憂歸。唯兩浙名賢錄謂以言歸。蓋視於朱努力持節上源爲不可一事也。又潘銘云。公五十服母喪。舉其成數而言。非謂公五十歲歸丁憂也。

公首任總河時所上奏疏。據河漕奏疏所載。錄要目如次。

閱視河工疏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 濬秦溝等處下流疏。奏報年終工程回勘疏。年例舉勘有司河道官員疏。修潘渡河諸發銀兩疏。(以上十二月) 奏請另使估計發濬疏。估計百中撥白淨淺一帶工程錢糧疏。(以上四十五年正月) 條陳申明運船不許例外派銀等四事疏。借支河造銀四萬兩以備臥陽倉糧銀未解支用疏。(以上四月) 報派運糧船過湖疏。(六月) 徐沛水災快亦齊堵堤疏。(七月) 懇要河通漕疏。條勘上源漕疏。擬票河工疏。(以上九月)

國立華北編譯館通告

本館爲便利著作之廣播起見特承受著作者之委託代爲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書籍茲將該項辦法刊佈於左

- (一) 本館爲便利著作之傳播起見得承受著作者之委託代爲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書籍
- (二) 凡委託本館代銷書籍者須先提交出版許可證件及原書兩本以資審定
- (三) 凡推銷上之必要費用應由委託者自行負擔本館不另收取任何報酬或利益
- (四) 本館對於代銷之書籍除推銷事宜而外不負任何責任
- (五) 凡本館代銷之書籍其推銷方法應一律依照本館之售賣辦法辦理
- (六) 凡本館代銷之書籍遇有意外之損失時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 (七) 凡本館代銷書籍之帳目每年應分三次清結即四月底八月底十二月底
- (八) 本館對於代銷之書籍得隨時停止代爲推銷
- (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政 篇

蕭 志

一

古有掌故之官。曹司文案。秩然可保。燕京經李闖之亂。而光緒末年。內閣大庫猶有明代舊稿。離亂已來。公私塗炭。法紀蕩廢。此事遂不爲人所措意。縣邑文書。但供糊壁。一官之去。煙滅灰飛。古今變衰。無此蕭毒。所以然者。有官而無更爲之也。官同傳舍。吏世其家。考成雖嚴。曷若衣食於此。昔時吏胥窟宅。大爲詬病。不知因啜廢食。害有甚焉。夫宰案者吏。取其典守之專。察例者官。責以鈎稽之密。倚吏以察例。則用過其所堪。課官以宰案。則職弛於所重。浸假而吏職既廢。官責復輕。文案不全。姦僞以出。吏之名雖去。而惡故存。大抵簿書文案之事。實須專精之才。假以歲月。方得翹習。例如出納之司。符印之驗。乃至程式之勘劑。稽籍之檢索。自非體會有素。則臨事周章。自夫中下之官。所司皆有專責。欲復望其珥筆按簿。纖悉中裨。人非回賜。豈能堪此。宜立更學。專育吏材。典守之司。終身弗貳。分布中外。別爲一流。姓名里貫。什伍相保。假有作姦犯科。除名運坐。猶古市籍之法。此制若行。當有數善。諸司文籍。不致散失。一也。長官判事。必經吏手。不敢任意高下。若取諸懷。二也。簿書之事。既有專司。參驗明白。績效精緻。三也。吏守其業。

終身以之。無患得失。四也。或曰。昔之蠶吏。舞文弄法。千古與歎。幸而廓清。人所稱快。子欲復之。不亦僥乎。應之曰。余所言非復明時之吏員也。欲復漢世之掾史也。吏非賤業。其所操持。乃國家政令所寄。當制爲典憲。精其告戒。使知書而敏於事之人爲之。奈何以吏爲不善而遂罷吏之職事邪。且往時吏之爲姦。非吏之罪。乃官曹多取章茅新進之進士。與夫世祿綺紱之子弟。未諳官典。拱手仰成。權移於吏。而無如何耳。治國聞者。其鑒之哉。

一一

漢世取人。必于郡縣吏。內自黽鈔之任。外及方面之選。罔非身歷揀屬。洞知物情。加之古代人事簡質。易於周悉。故政令措施。不蹈虛僞。而閒閔疾苦。得以章澈。其或鼎鑪之家。苜蓿相襲。不乏忠貞諳練之士。爲國楨幹。正爾假其華賚。以鎮物情。理劇之任。非所期也。唯魏晉以降。臺省清要。土流所羨。渡江而還。激揚爲務。門閥相高。王謝之裔。起家著作。華而不實。政體實傷。末俗之弊。不可爲法。準酌古今。官人之宜。殆惟唐宋。進士得第。猶必試宏詞拔萃。初官簿尉。備歷塵事。繼調幕職。擴其見聞。諸艱既試。方入樞要。若斯人者。由卑官而登禁近。州縣吏事。已所熟諳。臺閣典章。自然易習。界以秉鈞之任。庶無覆餗之虞。王荆公經濟識度。覓越千古。苟非會爲縣令。詎能生而知之邪。未明以來。進士即用部屬知縣。於古皆須歷試方得者。甫爾釋褐。便膺其選。故事既所未聞。民情曾不暇察。甚至黃髮未燥。已縉銅章。國門初入。便批鳳諾。坐是官之權移於吏。正途之選。奪於雜流。而清正有爲之士。被制於庸猾。當夫海宇承平。中外無事。循流平進。曾莫此之憂。一旦艱難多虞。弊乃逾甚。道光中。一二閥識幹略之人。如林文忠陶文毅。嘗慨然於此矣。文忠欲有所興革。輒爲猾吏所牽掣。因曰。恨我未嘗出身州縣官。無以折若輩之口。文忠微時。嘗處州縣幕。

其言猶若此。他可知矣。宣宗默察時勢方艱。非承平時持祿養交習常蹈故之臣所能任。故留意詞臣中之來自田間者。以爲當周知四方之事。俾之週翔臺省。游曆岳牧。其後中興定難諸賢。皆由此出。傳曰。明明揚仄陋。宣宗有焉。是以取人之道。當於遠者舉者。政府臨御中外。不宜專以耳目之至近者爲人才。譬之流水。此揚則彼伏。此塞則彼通。廻注不息。交流日新。則善之善者也。用人之道。當先難而後易。卑官則事難。事難則當使之久歷。高官則所以使人。所以使人。則不必素習也。又年少氣盛。則當使困心衡慮。而折其輕視天下事之心。比其就衰。則當崇其望。寬其途。無使其廢而自厲。夫天下之事。待天下之才而治之。簿書程課之細。筋骨奔走之勞。聰斷鈎距之精。此庶事之有待於年少警敏之才者也。若夫持大體。斷大疑。則非夫齒長更事多者莫能任焉。至若使年少而淺識者。雍容而居貴要。力衰而居下者。踴躍而供使令。則程功無庸敏之才。養望鮮老成之輩。蓋兩失之矣。

三二

自來繁劇之職。縣廷爲最。其實備百司。宣發令。予奪生死。真南面之主。漢時語稱縣官。蓋齊民不暇天子之貴。但習見縣廷之尊也。縣令之輕。蓋始於五季。軍將恣橫。除授猥雜。貪醜萬狀。勝爲笑談。宋初有懲其弊。始以京朝官臨民。大易親聽。其善有三。出身潔白。愛惜聲名。一也。體制崇閎。民知所畏。二也。京外互轉。各盡其用。三也。唯其末流。轉復輕猥。或黃甲初登。譽於情僞。或青袍久次。倦於風塵。齒少有躁率之嫌。資深有頹老之感。且一申挑撥之懷。便絕登仙之望。有黜無賞。阻其自衛之心。堂高廉遠。更無上達之路。行取之制廢。登進之途艱。處分之格多。趨避之方巧。迨夫捐納開。人驚捷徑。公然辜蔽。無復檢防。一時批政。遂成風氣。降而益下。更無俟論。夫臨制縣邑。克長克君。而待以賡養之儀。出乎市沽之技。未

之聞也。衡其弊害。過於五季。宜略采宋祖之意。更定縣制。以中央官與縣令交爲出入。品秩略比曹郎。雖權受省府節制。而縣令報最。毋使久淹。至於省道監督之官。宜師漢世刺史遺意。卑其秩而減其額。毋使徒受箝制。有傷事體。斯亦祛弊之先務也。秩高體重。則當斯任者各知自愛。不致輕犯法禁。蠶蠶自污。咸重幹略之才。得有所藉手。以自靖獻。亦不致務集中央。輕鄙外吏。夫聚千百能者於曹司。不若置一二能者於縣邑。設千百能者而數易其位。不若設一二能者而久於其官。語曰。形善羸惡。樹之風聲。斯其誼也。

四

信貨必罰。爲治國之大經。管子所謂用賞貴誠。用刑貴必。末世賞罰。俱苦不行。宜乎人習塗薄。程效無觀。揆厥所由。良以柄國者若營黨便私。使貪使詐。升降既隨其愛憎。則法紀必蕪其害已。胥附者不患其幽滯。疏遠者彌喜其沉淪。於是賞不必行矣。政多隱曲。魏於公言。律已既有怨詞。責人難從盡法。於是罰又不必行矣。古之衰哲。達於治體。若商君武侯皆斤斤於執法。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罰不遷列。欲民速視爲不善之害。其心誠爲公也。世之敝也。習於一切苟簡之行。憚於妨己。遂欲廢公。因濫賞而致無賞。因嚴罰而致無罰。奸佞之徒。不畏罰而祿自至。貞固之士。不賄賞而罪莫辭。挾趨避之術。可以變黑白於俄頃。昧誇張之技。則必蒙雲霧而終身。治亂用重。古有斯訓。但令在官者稍知法戒。姦僞不得盡售其欺。裨益治道。當已非淺。往時官人之典。有革職革任降調罷停之例。量其情節。足以示儆。而一愆之廢。不至鋼棄沈淪。今若略采舊制。比附差等。罰不必重。但取易行。賞不必多。無厚私曠。斯亦濟物之一宜也。邇任有言。善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矣。

五

自古官吏。恩澤之厚。無如兩宋。爾後遂成風俗。莫敢復有裁正。爰有專以官爲業者矣。宋初苦抑西班。將帥鮮至節鉞。更不假以師保崇秩。亦未聞阡土封茅。而士人釋褐。選典州邑。坐致公卿。人間富貴。盡出其中。爰更專貴科舉出身之文官矣。是以人有子弟莫不望其讀書。得出身。由此致通顯。以此互相詔勉。蒸爲習俗。苟非至愚。不把鉏耒。非至坎珂。不操籌算。盈天下皆欲官之人也。降至季世。科甲不能盡容。以蔭仕者。以納粟仕者。以薦舉仕者。以軍功仕者。以他特恩仕者。雜沓競進。算沙不能窮其致。罄竹不能籍其名。盈坐錦貂。雲衢纒蓋。其毒已深中於人心矣。夫爲學不專於讀書。讀書不專於作官。人盡作官。則忘其書。人知讀書。則不知學。讀書者有之矣。受學而能備識爲人之理。地盡爲人之資者。未多觀也。學童入校。所受於師者。朝焉此書耳。夕焉此書耳。所謂學成也者。能盡誦其書而已。發而愈下。其遠於實用也則一。顧其自命。則顯指氣使。希冀富貴。又未嘗肯降心也。故多一入學之人。即多一讀書之人。即多一作官之人。其人叩心自問。亦未嘗不知作官爲末路矣。然案所漸習者如此。舍作官外。更有何途可就。前因後果。重疊相乘。他日不徧國中爲餓隸也幾希。李慈銘云。大凡子弟。不能讀。不能耕。即當令其習賈。切不可覓食官司。游行公署。蓋一入此中。則卑官小吏之習氣沾染終身。不能自拔。不特依人難久。終成餓殍。且將舉家漸漬。敗壞風俗。今抽釐捐餉之局。徧於天下。其賤億兆作苦之脂膏甚猶淺。其羣千萬游手之子弟害爲深耳。此自咸同以來之新患。其端則有宋開之。趙思成疏云。一歲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後。即萬須二千員。范仲淹疏云。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宋臣論官冗之害者。不可一二數。南渡以後。懼失人心。猶不之革。且復加甚。宋以後國勢弱而不可振。人心壞而不可正。未嘗不由於此。固自古所無也。矯之之道奈何。曰。當法兩漢之重郡縣吏。凡求爲官者。先試諸縣。使習爲官之勞苦。然亦當厚資廩食。使勿流於貧。漸洗糜腐。積以歲年。其或稍革滄海乎。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世界經濟常識

小島精一著
王貽勤合譯
舒上

定價二元四角

人類之活動能力

致 明

人類活動，胥恃能力，此所謂能力者，動力之謂也。智力之活動，雖為社會進化之樞紐，苟無動力以推動之，一切活動終成無形。上古人類之活動能力，僅限於自身之體力。文化漸開，乃知利用牲畜與風水之力。泊乎近世，社會愈繁，生活所需愈多，於是機械發明，以任重務。然機械不能自動，必加之動力，始克活動，以人類體力之微弱，何堪負此。近有言曰：人類進化程度，當以其利用外力之多寡衡之，言雖過甚，要亦不為無因。所以世間動力之來源，極有檢討價值。

就人力所能察及者，地球上一切動力之源泉，無一不得自太陽。太陽之光與熱，射達地面，其至微之一部，為地面數種物質所吸收，變為完全異形之物質，儲藏地下，日集月累，萬千年之後，今日乃為吾人所用焉。現今世界動力之來源，共有十三種。其為人類利用之程度，大小不同。茲按用益之多寡，列舉如次：一曰煤，二曰石油，三曰水力，四曰天然煤氣，五曰木材，六曰人畜，七曰風力，八曰泥煤，九曰頁岩油，十曰酒精，十一曰日光，十二曰地心熱力，十三曰原子能。

一 煤

人類用煤之經過，史無詳載，吾國文字從罕省，揣測字之意，當早知采煤鑛矣。在西洋古史中，見有「可燃石」一物，大抵即指煤而言，古代羅馬軍探險至英倫三島時，見特殊沙塊，今已知其為燃煤之遺渣，大約該地土著，早知用煤。然世人真正用煤之始，實在十二十三世紀之間。其時之煤，或散見於海濱，經海波沖擊而來；或散見於山頂，自地下暴出。十三世紀以後，為用日廣，於是知掘地開採，致成今日之大礦業。

鐵鋼工業之發展，實較煤為早，鐵之冶煉，需熱甚高，昔時惟賴木材之燃燼。在冶金工業發達國家，其時木材之耗率甚大，森林消蝕，漸成問題，自煤之應用通行後，森林始得保全。煤礦開採當以英國最早，彼時英人崇迷信，多以燃煤非神靈所許，因燃煤而入獄者，大有人在。

煤係由植物質堆積分層而成，為有機成因之可燃岩石，其性質則因其前身植物質之種類及其蓄積之狀態等而異。今日所用之煤約可分為無煙煤，煙煤，褐煤及泥煤諸種。（泥煤之性質，與他種煤有異，用途亦少，故不論之）。煤之分佈，遍及世界各地。現據最據稱約為 3000 億公噸。以今日全世界之用煤率估計，地球上儲煤，足供 500 年之用。現今煤礦開採情形，頗不一致。早年英國佔首位，今則為美國趕上，且超出英國甚遠。煤之可貴，在其含熱量豐富，而且耐燃。煤之主要用途，為供給汽力以推動機械。此外又可乾餾之，得煤氣，焦炭，焦油，瀝青，以及種種營養染料，香料，化學藥品等。然煤於爐中，雖似簡單，實則極堪研究。二十年前，每發電一度，用煤 1.5 公斤，今則 0.6 公斤足矣，不過前之四分之一。一部份固由機械效率進步，大部仍賴燃機方法之改良。煤之價格，雖稱低廉，論其成本，運費實佔大部。所以如能興建重業於產煤之區，大量運煤費，可以節省。家庭燃料，以煤氣代之，煤氣廠亦設於產煤之區，而以鐵管運送煤氣。不僅燃料費大省，灰烟之害，得以減除。此項計劃，首在德國「西」區實行，成效卓著。該區之煤氣管，縱橫千里，工業與家庭，皆得利用。更有以高壓壓縮煤氣於鋼筒中，供汽車行駛燃料。路旁且廣置充氣站，與汽油站站彷彿。

直接燃煤於爐中，在理論上實用上既不經濟亦不便利，起而研究者日多，今已有液化煤炭而成汽油之方法。此即氫化法，首創於德國。其法磨煤成粉，以少量石油調之成糊，納入筒中，通以氫氣，增加壓力至 200 氣壓之譜，保持溫度於 300.0 左右，反應即漸漸進行，固體煤炭，因以液化。煤之灰分如不超過 10%，大約有 40% 至 50% 之煤，可以液化。乾煤一噸，據此可鍊得石油 55 至 125 加侖之多。此種液化法與煤之低溫乾餾，完全不同，茲將兩法產量之差，表列之以示區別：

	氫化法之產量%	
	收得物	低溫乾餾之產量%
汽油	一五·〇	一·五
狄塞爾油	一五·〇	三·〇
重油	二〇·〇	四·五
氫	〇·五	
水汽	八·〇	五·〇
煤氣	二〇·〇	一五·〇
有機物（不溶於苯者）	一一·五	
焦煤	一〇·〇	六一·〇
灰分	一〇·〇	一〇·〇

按上表之百分率計算，煤一噸可收得汽油約 55 加侖。

用煤之氫化法以製汽油，在德國首成工業，英國亦追隨之，距今約十七年前，英德已各有一廠。在石油產量不豐之國家，此項工業，實屬重要。不過此法製油，成本較高，不能與美國天然石油競爭，在太平時代，此

項工業，故不甚活躍。然改良企圖，無時或已，在德國尤甚。Lunge，終於利用接觸劑以增進鍊製效率。其法不直接用煤而用水煤氣，水煤氣為一氧化碳與氫氣之混合物。燃煤於特製之爐中，在赤熾情形下，通入蒸氣，即得水煤氣。接觸劑為經特種檢質處理之鐵。有此接觸劑，在普通氣壓之下，反應即可進行，且取得汽油量亦可增加不少。惟用以與天然汽油競爭，仍覺不敵。Mason 嘗言「吾人今日尚未入於油荒時代，故無須人造汽油，然吾人已有充分製油技術，一旦油荒到來，亦將不足為患矣」。

日本海軍燃料廠，早年亦作半工業的研究。技術上已達成功之境，據漢譯最新化學工業大全所載（永井雄三郎原著）。以撫順大山之煤為例，氫化後生成物之收得量約如下表所示，此外又將同一原料行 Hydro 之低溫乾餾，而將各種生成物並列表內，以資比較：

生成物	氫化法產量%	乾餾產量%
汽油	一四	三
重油	二〇	四
瀝青	一七	三
煤氣	二三	九
水汽	一一	一〇
焦煤	八	六四
灰分	六	七

近代戰爭，雷油至多，戰事爆發，國外來源多不能相繼。在石油礦不豐之國家，煤之氫化工業，定極發達。以全球之儲煤量估計，果能完全液化之，所得汽油，照今日之施用率計算，足敷 2000 年之用。

二 石油

石油爲自然界之礦油，我國本草綱目中，既有石油之名稱。其後尚有石腦油，雄黃油，硫黃油，石漆油等名。然一般則稱之爲煤油。在日本古書中，則有山油與石炭油等名。

石油之產地，就地理上言之，遍達世界各地。自北極圈以至赤道，自海平面以至海拔 2000 公尺之高原，自低濕地方以至沙漠境內，無不有油礦之踪跡，特礦藏量之多寡有異耳。礦藏量之分佈，美國爲第一，俄國次之，墨西哥又次之，第四爲前荷屬東印度，第五爲羅馬尼亞，第六爲波斯，第七爲昔日之波蘭，第八爲印度，他如近東與日本儲量則較小。但全世界之石油藏量，並不能詳豐富，恐不足供長久之需。

石油之主要成分爲各種碳化氫（前稱烴）之混合物，此外另有微量之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與無機物等。其生成經過，學者紛紜，尙無定論。一說石油爲無機物變化而成。主此說者，認爲溶解於地下水中之二氫化碳及碳酸鹽類，與存於地下之鹼金屬相作用，先構成電石氣（卽乙炔）及其他碳化氫，再漸漸變成石油。另有說，主張石油係由有機物之分解而成。此項有機物，或爲動物，或爲植物，視各地情形而異。1900年Fisher一說，主張石油係由有機物之分解而成。此項有機物，或爲動物，或爲植物，視各地情形而異。1900年Fisher取半噸鱒油（Moulindeu Oil）在 10 氣壓與 300°C 之環境下乾餾之，乃得石油，再加分餾，所得者與天然礦油相同。日本小林平久氏，對於上述實驗，混入酸性白土，則在普通壓力下，亦易起上述之分解，而製成優良之人造石油。有此兩件實例，有機根源一說，似較可據。

自地下掘起之原油，謂之粗油，粗油之應用極少，必須提煉，始得各等級之純油。人類用油之歷史，似比用煤尤早。據希臘史家亥洛多塔斯（Herodotus）之記載，大約二千三百年前，巴比倫人用石油澀膏與粘土之

混合物以膠結巴比倫塔之壁磚，又據凱撒時代之史家狄奧多拉斯（Diodorus）之記載，居於死海四周之人民，將該地石油，運至埃及，作木乃伊中之香料。然石油工業之歷史則甚短，1859年羅馬尼亞，僅能產油20,000桶。二年之後，美國本雪凡尼亞省油礦之產量，亦能及此。美國境內之石油儲理量，實佔全世界半數以上，石油工業與技藝，均為世界各國之冠。自1859年以後，美國之石油產量，猛然大進，1868年，增至200桶，翌年竟至2,000,000桶，今日之產量，已超過1,200,000,000桶，佔全球產量70%。日本石油之開採與提煉，與美國相似，本土內每年產量約為3,000,000桶，重要產地，多在新瀨縣一帶（田中芳雄之調查）。

1936年有地質學家就該時美國已經開採之油礦估計，照目前之採油方法，可以採出之粗油，僅為3,000,000,000,000桶，不過供20年之用。尚有38,000,000,000至115,000,000,000桶之粗油，存留礦中，不能取出，可見採油之方法，至今尚未完善。不過探礦與鑿井法，年來頗有改良，美國每年新鑿煤井，常達80,000之數。四十年前，Darcy在原則上發明另一種採油方法。其法利用大地為一碩大無朋之蒸餾器，在沙土下層設法令一部分粗油熬燒，藉燃燒之熱，使其餘儲油蒸法上升，溢出地面，然後在地面行部分之凝結。近來俄國技師，應用此理，在該國實驗，聞已經相當成就。此法果全部成功，石油之生產量，或可比今日加增，而價格亦將更廉。

石油工業之發展，甚為複雜，自油礦之測探，油井之開鑿，乃至運輸，儲藏，提煉種種問題，皆非高度技工，大量投資，與長久經營不可。即以運輸而論，粗大之輸油管縱橫地面者十餘萬公里，更有特製運油船，散佈海洋之上，大者盛油一萬五千噸以上，蓋可知石油工業之範圍矣。

粗油形狀，至不劃一。有清純如汽油者（極為少見），亦有稠黑似膠，在常溫下幾為固體者；其味有芬芳如檀香者，有刺鼻如樟腦者，亦有奇臭不堪入鼻者。故粗油必經精鍊，始可應用。精鍊粗油之初步作業為排除其中水分。水分多者，常達50%，雜混油中，不易分開。其次為蒸餾工作。石油之蒸餾，用部分蒸餾方法。此

項作業，精潔點之差異，分割若干個混合成分，一般類別之爲汽油，燈油，輕油及重油等，然後就每一分類，再加分個，謂之再個。再個之後乃得各種等級之汽油，各種等級之燈油，各種等級之輕油與重油，及各種等級之潤滑油。最後更施以化學精製，遂成市上所見之美品。自粗油之殘渣中，又可製成石蠟或瀝青，視原油之性質而定。

汽油之需要，日益增加，僅憑天然粗油中所含之汽油量，無論如何，不敷應用。自重油中鍊汽油之研究，盛極一時，今已告成功，是即分解蒸餾法。其法應用 500°C 之高溫與 30 磅之壓力，使重油分解，變成上等汽油，可以使用於高壓縮比之內燃機中。而且產率甚高，重油之 80% 可變成汽油。自分解蒸餾法告成之後，粗油之消耗量可以大減，於是探礦，開採，運輸等費，亦可大省。單以美國一國而論，每年可省 $1,300,000,000$ 美元之投資，至若粗油之節省，意義尤大。

自石油工業大展以來，油之爲用，已成煤之勁敵。良以油之運輸便利，含熱量極豐，燃燒之調節自如。美國用油爲世界各國之冠，藉石油所生之動力，佔該國全部動力之 85% 。又利用分解蒸餾法，粗油之 75% ，均已鍊成汽油。且汽油之質地，亦日見進步。近者，更有重合汽油之發明，利用石油熱分解時所生之氣體以製汽油。自此法問世，石油工業，益爲進步，每年自 $5,400,000$ 立方公尺之熱分解氣體中，可以製成 91 辛烷 (91Octane) 汽油 $1,000,000,000$ 加侖，重合汽油再經靈化作用，可製成 100 辛烷之汽油，是爲最優等飛機油。

今日賴地質專家，化學專家，物理專家及技師等之共同努力，探礦與鑿井方法，有長足之進步。井之深度已過 800 公尺，尤以垂直下鑿，深過 800 公尺，而偏斜程度，離地心睡線，不超過 1 度之微，有此驚人技巧，故可預卜在一世紀之內，人類當不致遭油荒。

三 水之力

水力之爲用，歷史極久，上古埃及人民，製水輪引用尼羅河水力。當時之應用，全在春穀磨粉，製造至粗，無談工率。其後歷經改良，降及近世，水力之應用，極其宏大。今之水輪機，工率已達80%，在各種機械之中，此實稱最高者。世界各國水力之應用，亦以美國最發達，全在地利優越致之。該國可能利用之全部水力約爲127,000,000,000匹馬力，既經應用者，已達2,000,000,000匹馬力，可謂不小。歐洲烏克蘭境內，亦有大量之水力應用，論者稱之爲世界之第二位。日本國內，水力應用，頗稱普遍，我國則有水力，而未經利用。

水力終年不斷，久用不竭，將來煤與油將盡時，水力應用必堪驚人。應用水力之困難，多限於地理關係，通常洪流激湍多在深山，離市區較遠，就近無法利用，雖可變水力爲電力，輸送遠方，但電力輸送，所費可觀，距離過長時，往往比就近之汽力電尤貴。我國揚子江上遊水力確實驚人，曩者議論紛紛，以爲如在巫峽建大水力發電廠，其電力可以輸供全國之用，而不知電力輸送，實受種種限制，三五百里之內，尙無大問題，千里之外，控制極難，欲導巫峽之電至揚子江下游人口稠密之區，不惟經濟上不足取，亦爲技術上所不可能。

通常之水力，皆取自山中大瀑布或水位高低相差甚大時之急流。近者更有思利用海水漲落之力者。海濱居民大多稠密，故此一計劃，甚合經濟原則。美國在 Pasmatic oddy，建立大電廠，利用該處潮水發電，其地潮高8.6公尺爲全世界潮水最高之處。美國政府，出資三千六百萬美元，助成其事。潮水可供利用之地，世界各地皆有之，如我國錢塘江之潮，英國薩溫河(Sewern River)之潮，苟利用適宜，可生動力達1,250,000匹馬力。

，不過實際作潮漲之利用者，惟美國而已。

此外尚有 *Osmos* 者，創議利用海水上下溫度之差異以發電，其人古巴設一小廠，從事實驗。取日光直射下之海面溫水，入於真空器具中，令之蒸發，另取海底冷水，使蒸汽凝結，如此周而復始，永不停斷。依熱力學原理，此法甚屬可靠，惟是否經濟便利，有待將來事實之證明。果為有利，則人類可得利用之動力，從此將可大增。

四 天然煤氣

天然煤氣，產於石油礦中，與石油為相輔工業。新式油礦，常為保持地下壓力計，溢出之煤氣，大都仍鼓入地層中，藉以延長油礦之生命。

天然煤氣之主成分為甲烷 (CH_4)，因產地不同，所含之副成分頗有差異，產於池沼之沼氣，為純淨之甲烷，其與油礦中天然煤氣之不同，在於不含重質石油烴類之蒸氣。單獨由甲烷組成之天然煤氣，稱為乾煤氣；含有可以凝結為汽油之石油蒸氣者，則稱為濕煤氣。自濕煤氣中，可以收回其所含之汽油成分，復為汽油。天然煤氣為最理想的燃料，用於煤汽機中，效率至高。因在同一體積內，天然煤氣所含熱量較其他一切可燃氣體為多。又因輸運便利，所以價格低廉。惟用於汽車中，並不適宜，因體積龐大，不易多存。晚近趨勢，大多先自天然煤氣中收回可凝之汽油成分，而以殘氣供普通燃料之用。此外又有利用天然煤氣製造黑色顏料，各種溶媒，及其他化學藥品者。

天然煤氣既與石油同時產生，故以美國之產量最多。煤氣之利用亦推該國最為發達，由煤氣產生之動力，

其量與該國水力所產生者相等，可謂不小。美國之外，利用天然煤氣之處甚少。在波斯之油田中，每日雖能產生煤氣 3,000,000 立方公尺，然就近無工業，大好燃料，任其溢入空中，其他油田中，情形亦大致如此。此項損失，良屬可觀。

美國天然煤氣之產量，每年可達 2,200,000,000 立方公尺，每年之消耗量約在 1,400,000,000 立方公尺左右，不過全產量四十分之一耳。日本之產量，每年亦達 2,000,000 立方公尺（田中芳雄報告）

五 木材

木材今日之主要用途，雖為建築材料，然在其他燃料缺乏時，或在木材產量特別豐富之區，仍有用作燃料以產生動力者，在煤與石油尚未普遍應用之前，木材本為唯一燃料。即在今日，燃燴木材之處仍甚多。尤異者，在產油之區亦然，美國即其一例，又如羅馬尼亞，在歐洲亦稱產油之地，而該國之鐵路機車燴木材者，為數不少。蓋羅馬尼亞森林豐富，伐木工人甚多，一旦舍木材不用，若輩之生計頗成問題。

此外在木炭汽車盛行之處，木材之需用量亦大。聞意大利有木炭汽車不少，自羅馬至米蘭（Milan）一綫之長途汽車，即以木炭為燃料。

據最近研究所知，木材乾餾，亦可提煉液體燃料如汽油之類。凡木材一噸，約可煉出木焦油 2 加侖，木焦油再經分解乾餾，可得汽油 20% 及重油 15%。

六 人畜之力

人去力之與畜相室雖機，然在科學落後的國家，仍屬重要。一人之力，平均相當于八分之一匹馬力，力雖小人數則多，全世界約有人口二十萬萬，外加八千五百萬頭牛馬，共總其力量，實堪驚人，不過因其分散而難統計，故不覺其偉大。

七 風力

風力之應用，歷史最久。船之張帆，殆為風力之最初運用。荷蘭，法蘭西，丹麥諸國，燃料產量不豐，風力運用，甚為普遍。法荷之風車，世人皆知之。風車之最大者，可供 300 匹馬力。風力本屬偉大動力之一種，惜不易收集，而且時有時無，不甚穩定。

十年以前，有一德國技師公佈一種運用風力之偉大計劃。建造高達 400 公尺之風車塔，塔上置大風車，風車直徑達 600 公尺，每塔之建築費約需美元一百萬元。用以發電，每塔可供十萬居民之用。

此外又有一種旋轉風塔出現，在實驗工，已獲相當成就。其法以風力直接轉動塔身，而不用風車。 1908 年，有佛來登拉者移造旋轉塔於船艙之上，以代船帆。塔高 30 公尺，直徑 10 公尺，旋轉率每分鐘約 100 轉，此項裝置，利在不拘風向皆可航行，實較普通張帆便利。亦有應用旋轉塔以發電者，在陸地上建塔，形狀可以較大，且可集數個塔於一處，設塔高 30 公尺，徑長 10 公尺，風力大時，可生動力 1000 匹馬力。

總之，風力運用，雖似無限，但是否經濟便利，猶待今後事實證明，蓋今日別種動力，來源輕易，風力之需要，尙未達迫切之時，所以不為人注意耳。

八 泥煤

泥煤爲褐色乃至黑色之有機質岩石，在地中時質軟，含水甚多，又含可溶於鹼內之腐植酸，加壓力水即爲擠出，本屬煤之一類，惟以外形內質均與煤稍異，且燃燒之前，必需先乾之，所以提出另論。

泥煤之燃燒歷史亦甚久。在俄國，愛爾蘭，芬蘭，丹麥，瑞典，荷蘭與德意志諸國中，早年皆曾大量採用。世界上泥煤產量甚豐富，總數在二千萬噸以上。就中在俄國境內者約爲65,000,000噸，在芬蘭境內者約爲8,000,000,000噸，在美國境內者約爲14,000,000,000噸，其餘則分散世界各部。然今日用泥煤以產生動力者，其量極微。考其緣因，不外泥煤含熱量不豐，灰分與砂土太重。但果能用液化法而全部液化之，則可得焦油100,000,000,000磅。再藉分層蒸餾法，其中之90%可以變成汽油，足供全世界5年之用。是則泥煤之價值，亦不若初視時之微賤矣。

九 頁岩油

頁岩油 (Shale Oil) 乃乾餾油母頁岩 (Oil shale) 所得之礦油，其主要成分與由涇類所製得之石油極相類似。油母頁岩，產於世界各地，就中主要者爲英國之蘇格蘭，奉天之撫順及美國各地。其他如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智利，法蘭西，南斯拉夫，西班牙，瑞典，保加利亞，德意志，義大利，瑞士與俄國皆有之，東亞如日本，澳洲，亦有出產。

頁岩油工業實創於英國。英國本土內完全不產石油，惟自蘇格蘭之油母頁岩礦中，可以鑛得礦油，是為該國唯一之燃料油。自美歐石油大益開採以來，油源既多，價格尤廉，英國頁岩油工業，於是漸次消滅。

現今世界上規模最大而且收益最多之頁岩油工業，當推日本滿鐵公司在撫順所經營者。撫順之油母頁岩，較之蘇格蘭出產者，品質稍劣。蘇格蘭之採油量約為 100,000 噸，撫順出產者，平均不過 70,000 噸而已。然撫順頁岩油之所以有利者，實因該地之油母頁岩，適在煤層之上，採掘費極省也。撫順油母頁岩層厚約 50 呎，埋藏量約 5,400,000,000 噸。欲採該地之煤，必先發掘其油母頁岩，故油母頁岩不啻煤之副產品。且煤礦坑內常需充加填料，今可用採油以後之頁岩碎以為之，可以大省沙土之搬運費。

頁岩油之提煉係將油母頁岩入乾餾爐中乾餾之，收集其餾出之氣體。此氣體中包涵油蒸氣，不可凝之煤氣及氫氣等。油蒸氣凝結後即成油，氫氣藉適當設備收集之，煤氣用作乾餾時之燃料。

在澳洲有一經濟簡便之採油方法，已運用多年，其法在出產油母頁岩之山中橫縱各鑿一大孔，橫孔穿山底，直孔通山頂，兩孔在山腹中相遇。以適當量空氣鼓入橫孔中而令其燃燒，山中油母頁岩即行蒸發，氣體自直孔噴出，在山頂收集之，令其凝結，即得母岩油。此法効宏省工，但礦工因此而告失業甚眾，聞澳洲政府，為保護礦工計已禁止此法。

世界全部頁岩油礦之總量尚無確切統計，但信其必為不少。據某一估計。苟將該礦全部鍊成頁岩油，僅其中之汽油成分一項，已足供今後四百年之用。然今日之實際產量與其他燃料相比，實覺微渺之極，將來之發展，正未可限量。

十 酒精

酒精雖可以產生原動力，但無天然產品。製造酒精之原料為穀類之澱粉質，五穀本為人類飲食必需品，食糧有富餘時始可留製酒精。以美國之二千萬輛汽車而言，苟全賴酒精推動之，則年需 $30,000,000,000$ 加侖。製造如許之酒精需穀 $1,200,000,000$ 担，在今日如許之餘糧，從何可得。且酒精價格最低時尚五倍於汽油，所以用酒精產生動力之處究少。

十一 日光

日光射達地面，既有光又有熱，世界上一切活動，論其發源點，實無一不自日光。人類之文化，一切動植物之生長，皆間接賴日光推動之。即以今日吾人所得操縱之各種動力而言，實係萬千年來逐日累積的變像日光而已。然而日光之直接利用，至今尚不發達。若論其歷史，則相當久遠。希臘之歐幾米德（古之物理學家）曾在錫拉克斯一役中，以大反光鏡收集日光，直射敵艦，使之盡燬於火，此殆為鮮明之史蹟。今日不能大量利用之廢籍，乃在無方法儲存日光，因地面向日之時間有限，且受雲雨寒熱之影響，不能駕馭自由。在熱帶沙漠之區，利用日光產生蒸汽之法，應屬不難。埃及之開羅即有一實驗廠，以大鏡收集日光，使射於特製鍋爐上以生蒸汽，所得動力，用於抽水機，以利農事。

論日光中所含熱量，着實驚人，苟能大量利用，真所謂取之不盡。僅就射及中國境內之熱量而言，相當於 $7,000,000,000,000,000$ 匹馬力之動力。美國之威爾遜觀象台上，有一儀器，徑長 $1\frac{1}{2}$ 呎，內裝透鏡 8 片，收集日光，可生 2000°C 之高溫，實為人力所能達到之最高溫度。俄國對於日光之利用，正在熱烈研究中，將來結果，頗堪注意。

十二 地心熱力

火山區域內，常有高熱氣體，自地下溢出，又多溫泉。溫泉之熱者，泉水可以沸騰。此項地心熱，蘊藏量甚大，苟能作有效應用，亦可得動力不小。義大利境內，已作實地試驗，利用地心熱，產生3000匹馬力之動力。美國加省之所樂馬地方，亦有小型工廠，利用地心熱發電，供附近居民之用。

地心熱之利用，方法甚易，在溫泉區內，鑿地成孔，多半即有蒸氣衝出。亦有鑿地甚深，注入冷水，水即蒸發成汽。在普通地方，平均下掘六公尺，溫度可上昇 1°C ，石油井深度，有過800公尺者，其下層溫度，常在水之沸點左右。美洲之某乾井中（無油之井）每日有大量沸水不斷流出。

十三 原子能

原子分裂，常產生極大能量，此為最近之科學發明，頗有人思以利用此能者。不過目前用以擊破原子之工具，尚在極幼稚時代，耗能之多，常比原子分裂時所產生者為大，故原子能目前尚不能應用。但科學家對於原子能所寄之希望甚大，將來果能成功，人類之活動能力，或將躍入另一新時代亦未可知。

結 論

科學之歷史雖長，但激躍之發展，不過近百年之事。然百年之間，人類消耗能量之速率已激增四十倍，今後之增加率如何更不可測。今日所能自由駕馭之能量，皆為萬千年來之儲蓄，雖尚數數千年之用，然數千年後，又將如何，是為今人所顧慮者。然以今人所知，風力，水力，日光乃至原子能等等，實皆有厚望焉。且人類之智力，無時不在進展之中，生物適應環境之本能，尤堪驚人。數千年後之世界，實非今人所敢逆睹者，然則今日之顧慮，實亦不啻杞憂而已矣。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青木正兒著
梁盛志譯

定價 一元四角

本書分上下二篇，上篇為青木正兒原著，述中國文學對於日本文學之影響，而中國固有文學之回流，尤有足重。下篇為梁君自著，述日本文學對於中國文學之影響，蓋中國文學在中國間有亡佚，其流傳日本者則尚多存在，可資考證。合上下二篇參互視之，不僅可了然於中日文學之關係，且足見中日文化互相交流之跡，誠當今文學書中僅有之作也。

評「東洋歷史大辭典」

梁盛志

全書八卷，索引補遺一卷，定價共五十六元。
昭和十二年東京平凡社出版

辭典百科全書等便檢查而利初學，其出版數址，內容良窳，常足爲一國文化水平線之代表。蓋從編者言之，有切實努力之專門學者，乃能爲有計劃之合作，深入淺出，爲人手一編之書。從應用者言之，有良好之工具書，則初學之功力省，一般社會之常識富，其爲專題研究者，亦易於爲功。日本近年百科及專科辭典之編纂，風起雲湧，盛極一時。百科辭典著名者有平凡社之大百科事典五十八冊，富山房之國民百科大辭典十五冊，三省堂之日本百科大辭典十冊，玉川學園之兒童百科大辭典三十冊，皆卷帙龐大，內容豐富。其各種專科辭典，如國史、經濟、政治、教育等，亦應有盡有。乃至於神祇有辭典，骨董陶器有辭典，民俗有辭典，而其書皆擦然成篇，每一披檢輒不勝詭羨之感。

關於東洋史則久保博二、西山榮久等於明治三十八年編有東洋歷史大辭典，凡千三百餘頁，收地名人名典章技藝等，卷首附錄東洋各國文字，卷尾附錄帝王系譜、年號、插圖、音序、筆畫、歐文等索引。插圖豐富，

印刷精美，實已斐然可觀。其後有目黑麟一之最新東洋歷史辭典（昭和七年東京大同館書店刊）中山久四郎之東洋史辭典（昭和十年三月東京雄山閣刊）等，內容較為簡陋。然其他與東洋史研究有關之辭書，如龍谷大學之佛敎大辭典（六卷富山房刊），望月信亨之佛敎大辭典（東京佛敎大辭典發行所刊），難波常雄之中國人名辭書等，則固洋洋鉅著也。

本篇所論，為平凡社近刊之東洋歷史大辭典，全八卷，卷百二十餘萬言，全書約千萬言。所收歷史語彙，涉及亞洲全境。自中國而外，朝鮮、滿洲、西伯利亞、交趾支那半島、印度、蘭印、中央亞細亞、阿富汗斯坦、伊蘭諸國，無不涉及。各條排列以五十音圖為序。監修者為東京帝大教授池內宏博士，慶應大學橋本增吉教授，故京都帝大教授濱田耕作博士，京都帝大名譽教授矢野仁一博士四人。參與執筆者為東大教授和田清博士、加藤繁博士，東方文化研究所評議員仁井田陞博士，早稻田大學清水泰次教授，國學院大學秋山謙藏教授、松田壽男教授，東京文理科大學有高巖博士，東洋大學鈴木俊教授，立正大學志田不動齋教授等百十二人。可謂日本東洋史學界之總動員。平凡社自舉此書之八大特色云：一、合學界諸權威協力編纂。二、網羅最新研究，揭示東洋史學之最高水準。三、視線於亞洲全境一無疏落，關於朝鮮滿蒙之項特詳。四、解說明示出處，附參考文獻，各項均由作者署名，以明責任。五、記述有一定形式，解說務期簡明，要項特分子目，以便稽核。六、採錄人名及於現代，地名書名儘量收入。七、中國滿洲地名，中華民國以後人名，附以羅馬字中國音。八、關係東洋史研究機關雜誌，著名研究者，均列入專項。日本史學界名宿，對於此書亦多極口稱許。以西域史名滿世界之故白鳥庫吉博士謂，「由我等東洋史學徒一方觀之，殆不能不謂為我國學界對世界之誇示。」又謂，「觀本書內容，其採擇項目之廣，凌駕固有辭書。執筆者均網羅專門家，為可據之解說，注明出處，舉參考文獻以便讀者利用，且由執筆者署名以明責任等等，均表示本書之學術品質。於關係東洋史語研究機關雜誌

泰西著名學者之傳記，均採爲專項，使本書之價值益高。總之本書之刊行，於統整日本東洋史業績，以資將來發展之點，寔極有意義。」博論老壽之東洋史統著者市村瓊次郎博士亦譽爲「其結果殆可爲比較完全者」。東京帝大名譽教授村川堅固博士評謂「苟關於東洋歷史，即比較不知名之西人事蹟，西洋各國活動，均收錄無遺。故東洋自身之地名人名不必論，即歐美專門辭典不能檢出之西洋人，亦由本書以明。本書真可謂世界無比之專門大辭典。其出現不惟於日本，即於世界文運向上，亦殆將劃一新階段。」佛致專門學者序井伯壽博士評謂，「網羅東洋歷史一切事項，一一附以詳細說明，並補以豐富圖表，爲龐大八卷大冊，宛然爲東洋史一大索引。各項一檢即得，其便甚大。可以滿足予等久所厚望，……誠最近出版界最可慶賀事業之一。」觀此種種禮讚，可知本書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之地位與其重要性，蓋所謂金字塔著作也。兩年來余於此書不時緝檢，時有啓示。於其得失，略有所知。茲錄出一二，以就正於明達云。

本書計劃之宏偉，收羅之豐富，集百餘人爲有機體之分工合作，誠爲難能。即文體標點譯名之統一，插入圖表之繁富精美，各種索引之完備，檢查之便利，均非吾國現有此類書所能企及。統觀內容，於涉及中國邊疆外交軍事政治關係，及宗教美術工藝音樂者，大率精核。而於關係中朝典章，社會演變得失者，則略疏。此殆亦隱示日本東洋史研究軒輊水準之所在歟。其中有究悉幽隱，於吾國史家所忽視之傳說，所屏棄之道書，爲鄭重証引者，如第八卷四九〇頁呂洞賓條云：

呂洞賓（七九八—）唐代道士，陝西蒲城永樂鎮人。諱巖（岩），號純陽子，洞賓其字。傳生時有異香滿室，天上聞鈴聲，一白鶴飛入殿中，形貌異常，姿性放蕩，見者竊視其羽化登仙。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年弱冠，遇塞儒冠。一日尋鶴於廬山，遇俠僧風人，授以天遁劍法及龍虎金丹秘文，遂尋思學道。閉於長安酒肆，暗演仙人種種術，從入終南山。經千度試煉，後授以金丹大道。蓋專心修道，遂得道。其後出現於兩浙江淮及其他各地，想詩贊問人莫知其隱跡。由金末至元，全真教盛行，尊禮龍虎、劉海蟾與洞賓爲三祖，

得價值之絕大信仰。因而元代於其故約將長永樂律有轉萬壽宮。〔元〕法顯遺傳轉萬壽宮正轉化真君，〔宋〕家時爲轉萬壽宮正轉化真君。
 關元壽疑從非唐而爲五代人。其著作收於道藏中者凡二十二種。〔經〕遊遊人「金蓮正宗經」一、洞天素書四冊、「金蓮正宗自傳像傳」
〔道藏〕藏其部諸錄類。考考趙道一撰代真仙體道通志四五、普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經」、「確存光」三「洞玄仙經」五、「隨經」
 二（以上道藏本）〔元〕斯爾文獻備考二四二、初元壽沙窟山房筆談四二。

案呂洞賓爲吾國極流行之傳說，其詞遍天下，世俗流行，深入人心。〔宋〕史陳搏傳記「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數來陳搏齋中」。本條屏史文而據道書，蓋以呂仙本道教傳說中人物，其傳說之本體，雖未必可信，而道教徒爲如是傳說，則固史實。〔宋〕史所述，蓋亦本之道教傳說。則直接引道書，固亦可謂別有會心矣。中國人名大辭典、辭源、辭海等書之記呂洞賓，均簡略，出入於事實傳說神仙凡人之間，而皆不舉出處，則反不如本條之有用矣。

復有論究名物，博總中外文獻，爲詳密比勘考訂者，如第二卷三四四頁篋篋條云：

篋篋 中國朝鮮俗樂及日本雅樂所用樂器。在中國或書作篋篋、坎篋，日本或書作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等。クゴ爲日本最通行之讀法。百濟琴詞讀爲クゴト，蓋因由中國經百濟以傳至之故。有「篋篋」〔隋〕書作篋篋、〔唐〕書作篋篋、「風頭篋篋」三種。與琵琶均起源於西域細亞，經西域以入中國，更傳至日本，爲胡樂器中之代表。正倉院藏有遺物，近爲日本軒古家所注目。成者古學研究之向，歐美入亦爲樂器學的研究。惟中國尙未充分研究之。篋篋之名見於漢武帝時，〔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劉向雜名、應劭風俗通字亦作坎篋（坎篋），〔晉〕書所指爲由西域傳來者。另一種乃「依琴作坎篋之形」，因與琴之成立同時，故爲琴瑟及律之雛形。〔通〕皇卷一四四以篋篋與篋篋與前述之篋篋並舉。〔宋〕書樂志以爲古用於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梵聲。〔宋〕書樂志復謂與入作似篋篋之樂器，名曰繞篋，並舉漢莊王之琴名繞篋。〔隋〕書樂志卷一四四（非光緒刊本）有繞篋圖，以與上舉文綜述合觀之，此種繞篋，乃琴瑟之類，爲雅雨之特有樂器。及胡樂篋篋出現，以形別之，名曰篋篋。隋唐時代專用於中朝固有俗樂清樂（漢之清商）中。明王所

三才圖會，日本豐原統秋之禮儀抄（見日本古典全集）卷八上，均有其圖，而互相歧異，難以考信。

琵琶條爲琵琶中之代表，斯坦因(Stein)以爲三世紀時傳入新疆于闐古都 Khotan。通典卷一四四以爲漢靈帝時傳入中國，至南北朝以後胡樂全盛時代，始大流行。對臥琵琶條爲琵琶條。隋九部伎唐十部伎之西涼、高昌、龜茲、疏勒、安國、高麗使用之。（見隋志通典一四二、一四六）吳筠筚（四弦及五弦）均爲胡樂之種與。唐代工此名人爲羅小子、李爽、吳先、徐相輝。（見段安節樂府雜錄守山閣叢書收之）隋唐時代吳琵琶傳至日本。奈良正倉院存有真物。在宋燕樂（教坊樂）屬於法曲部。元明以後因戲園中不用，漸次衰退。造歌樂元宴樂明丹陛樂等宮廷樂中用之。制有大小。（據報文獻週考一一〇元史體樂志明會典大樂制度）又民間今日亦有遺存者，（明仇氏女樂圖說氏論文）小號樣亦稱手琵琶。琵琶條屬於 Harp 類樂器之中規矩形（Winkelharfe），以上部調曲之粗棒狀兵鳴盤與棹直交而成。在中國以二十三弦爲原則。兵鳴體中空，有刀形之非鳴孔五對。奏法雖有坐奏立奏馬上奏等，而均爲擊拍共鳴體於腋，以兩手撥些而鳴，故曰擊琵琶。

風頭琵琶爲琵琶中之東傳最遲者。起源於印度，南朝時隨天竺伎傳來。隋唐十部伎中僅天竺伎專用之。（據隋志通典一六二陳氏樂書一、二八四）乃見於一至七世紀印度雕刻及提陸羅羅刺之弓形 Wind 薩西坡而傳入者。印度文那半島及爪哇均見其傳佈之跡。緬甸今日猶存之。唐以後因被絃之，唐代以特殊樂器而流行。在日本不入雅樂，僅見於他樂中屬於 Harp 之第二種 Bogata-Harpa 形，或弓之一部擴大爲共鳴體，或附共鳴體於弓之一端，或兼兩形式，爲比較保留原始形體之 Harp。

空板名稱之起源，風俗語以爲中國所固有，亦有以爲與琵琶同爲胡語之音譯者。伯恰和以爲發於突厥語名爲 *airina* 之樂器。但 *airin* 一語爲 *air* 類樂器語譯「火不思」參看火不思項，非屬琵琶。空板乃原始民族由弓而發明，爲恰普量，兵鳴體演進爲種種形式。今日成爲歐洲最進步之琵琶（Harp），此外有各種形式，存於非洲、緬甸、西伯利亞未開化民族間。四元前三十五世紀時，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有之，埃及曾發現與人身等大者（以上弓形 *airin*）。此外亞述存有四元前三十世紀之規矩形 Harp，與日本正倉院所有者類。中國之琵琶條乃西漢之規矩形 *airin*，經波斯入土耳其斯坦，三世紀入于闐古都，四至八世紀入龜茲古都，後復流入西域者。風頭空板

發生於印度，經西域輸入龜茲，南北朝時入中國，南北朝至唐初，經胡語百濟以入日本。朝鮮高麗朝以後，形跡漸存。百濟時代使用與否不明。參考下村三四吉「聲優につきて」(考古學)ノ一二、二ノ一、六。志水文雄「聲優略考」(考古學六)ノ一〇。田邊尚雄「南台階上にある聲優に就て」(帝室博物館報第二册正倉院樂器の調査報告)後藤守「聲優について」(考古學雜誌二〇)ノ五。七。岡本彰「聲優雜考」(聲樂十五報正倉院論)高井英依「佛教音樂と聲優」(同上)澤口剛雄「聲優の一考察」(支那研究雜誌一)瀧邊「音樂資料の調査」(東方學報東京第五輯)林謙三「鐘琴考」(支那學八)三。岸邊成雄「琵琶の淵源」(考古學雜誌二六)ノ一〇。一。P. Pallot, Le *saog* Kongsouan at la q. thuz (內藤博士藏書)支那學雜誌)Oort Smit, Die *Musikinstrumente* Indiens und Indonesiens 1921 *Geist und werden den musik instrumente* 1929 (岸邊) (原文文庫圖四、一爲正倉院藏天平時代之琵琶，二爲龜茲希臘式水調絃上之弓形琵琶，三爲龜茲琵琶上之聲形琵琶，四爲印度之聲優。)

本條文字雖稍複沓，而取材之博洽，考訂之精密，搜求實物爲圖，鳥瞰全局立論，異於經經然守一家言或一國文字者所爲矣。復有鑄載近人研究結果，提要鉤玄，易得要領者。如第八卷五三六頁「老子化胡經」條云：

老子化胡經 傳四晉惠帝時王符(或作浮)作，道藏經典之一。以老子出關中入西域，教化胡人，釋尊爲老子再誕，此爲道家對佛教論出現之最早者。始謂其事者爲魏建康之高僧僧暹四晉時沙門白法祖與道士王浮當爲佛道二教之爭論。王浮說緣，乃爲作本經以求勝。原僅一卷，其後漸增爲二卷(大唐內典錄等)十卷(日本現在書目錄道家部)十一卷(佛藏總記)等。然現存本經無完者。佛藏總記卷三十六有初五卷目錄即1.說化胡實胡王2.俱羅羅國降服外道3.化維衛胡王4.化胡實王兄弟七八5.化胡王種十二年，其阻等皆順佛經文句以成者，非但卷數，內容亦隨時變化。初謂老子自散釋迦，後爲老子變爲釋迦，又謂老子弟子伊喜變生爲釋迦。說有種種。敦煌出土唐抄本老子化胡經第十有「老君十六變詞」，說老君之十六變，其中第一變至第十變田世於東西南北乾坤等諸方，第十一變至第十五變生於印度，十六變生於蘭林。元薛通之「辨偽錄」並謂老君之八十一化說。故化胡經名雖一，其作者異，年代亦不同，內容更分爲種種。關於經名亦有「明成化胡經」、「化胡前經」、「老子西昇化胡經」、「老子化胡玄要經」等名。如敦煌出土本卷

宋皇祖「老子化胡經」，第一首則作「老子西昇化胡經」，第十首則「老子化胡聖經」，並有題作「太上靈寶化胡經」者。元致厚「明時使佛道二教並置其先後，道主義爲引老子「圓天經」謂「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見佛道論衡甲廣宏明集一)

「圓天經」似亦化胡經之一，想係以化胡爲通者，轉此等文字遂有十卷十一卷。隋法苑等之衆經目錄卷二提要中有「正化內外經」二卷，(一名老子化胡經，傳錄云晉時王浮撰，是化胡經在隋以前已爲二卷。其始似皆成於隋唐之間。老子化胡經之出現使佛徒起大恐慌，然經辨其真偽。化胡經之真偽論，自南北朝至唐代爲佛道二教抗爭之主要題目。唐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會僧徒於宮中，論決化胡經之真偽，倍法明折之使徒勝利命焚棄一切化胡經，然未能充分實行。則天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僧徒遊又請焚化胡經，武后因令八學士論定其真偽。復奏即非虛捏捏造，道士因復得勢。佛道二教之爭益烈，中宗不堪其弊，神龍元年(七〇五)再詔除之。其後道佛二教關於化胡經之爭，史不復見。元代化胡經再出，二教之爭亦烈。參考桑田寬勝「老子化胡經作者考」(史學雜誌四四)一、二)桑原覺羅「老子化胡經」(東洋史說苑)名物應順「老子化胡經之由來」(佛敎研究五)三、四、六)岡井廣順「老子化胡經成立と其の教壇の殘存」(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編哲學年誌四)王繼城「老子化胡經考証」(國學季刊四)二(內閣院)也。

觀上舉諸條，取材既淵貫古今，論據亦橫通東西。尙最近學者研究之精華，爲通俗易解之說明，殆辭書之極致也。

惟全書作者既逾百人，工力自難悉敵。全文近千萬言，爲史記之二十倍，漢書之十二倍，而成書迅速，則監修者恐亦審核難周。疏失可議之處往往有之。以詳略去取言之，第八冊三九八頁記李成梁三十行，四〇一頁記李綱密二十一行，而唐代功業煥赫，地位重要之英國公李勣僅得十六行(卷八三九六頁)。以歷史上重要性言之，分配實爲未允。清人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著者里居事歷，簡於煥赫聞人，詳於隱僻。但辭書似不能採用此種體例。且以本書體之，記孔子至八十四行，記李綱至六十三行，則亦顯未採此體例。然則李勣之記述，非嫌太略歟。李勣事固有見於他項之處，但李成梁李綱密又何獨不然。又如宋代李清照爲中國第一女詩

人，名爲勞語，傾動人寰。與其夫趙明誠共著金石錄，爲吾國金石學開山。本書第八卷三九八頁記其事云：

李晉照宋時人，濟南人，號易安居士。著作佐郎李格孫女，工詩文，尤以詞名。檢趙無之子明誠。著談藝錄論其再嫁張汝亦，疑
（按：此語與我夫勞語事，其確否不明。）（按：史四四四）

案此條與歐陽修等之中國人名大辭典四二〇頁所記略同，可知其非惟未見李文禱所輯之漱玉集並不會讀俞正燮之易安居士事輯（癸巳類稿卷十五）或並金石錄後序一文亦未寓目，而率然下筆矣。又如第一卷二一四頁烏孫公主條記江都王建女細君事頗詳。然細君雖先嫁昆莫，後從岑陔，惟抑鬱懷鄉，未久即世。徒爲文士所惋惜，實少史實之可言。而與當時國際外交軍事有重大關係者，實爲繼細君下嫁烏孫之楚王茂女解憂。解憂先婚岑陔，嗣配翁歸靡，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大將。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縱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候妻。宣帝本始三年（前七一），漢與烏孫夾擊匈奴，驍軍大捷，獲四萬級，虜馬牛駝七十餘萬頭，實出解憂之謀。蓋漢武與西域共滅胡之雄圖，張騫斷匈奴右臂之奇策，得解憂而實現。解憂後從王泥靡，夫婦離離，引起種種糾紛。甘露三年（前五）迎歸長安，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後二年卒，三孫因留守墳墓。蓋強毅老壽，波瀾萬丈之生涯也。本條記細君而遺解憂，以史實之重要性言之可謂察毫末而不見丘山。查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人名大辭典八一頁，中華書局出版之辭海已集一九六頁，均有「烏孫公主」條，記細君事而不及解憂。編者是否受此等影響，未敢斷言。惟如能卒讀漢書西域傳之文，並考虛史學辭典與普通辭典性質之差異，則決不至輕爲去取如此矣。

復就本書之正確性言之，第一卷四六七頁「魏國夫人」條有云：

魏國夫人後唐莊宗妾，性夏氏，世號「魏國夫人」。莊宗遇害，後嫁河陽節度使夏。夫人性不喜殺人，夏氏懼，離婦爲尼以終。

案魏國夫人之最著者爲唐玄宗楊貴妃之三姊。其事附見於新舊唐書楊貴妃傳中。非但素面朝天，別具豐韻，詩

人歌詠，沁人心脾。卽陳倉遇難時之勇決坦蕩，亦有足傳者。置此不錄，而搜求及于無足重輕之唐莊宗妾，已

有采燕石而偶遺美玉之感。而其文又甚誤。案五代史唐家人傳云：

莊宗遇執，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遺得三千餘人。魏國夫人夏氏以警衛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

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

後錄契丹魏顯季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焯妻微過官加剗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割髮爲尼以卒。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后妃傳注引北夢瑣言云：

夫人夏氏後錄季贊華，所謂東丹王，卽安巴堅其子。性酷毒，侍婢微過，卽以刀剗火灼。夏氏少長宮中，不忍其凶。求離婚，歸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家，後爲尼也。

此所言與歐史微異。要其所嫁爲季贊華而非夏魯奇。辭典所記，不知所據。疑未能卒讀五代史傳文，或讀而未解，輕事刪節，其事誤，其文意亦不甚貫穿。疏失至此，誠爲意外。又本書各條以舉出處爲原則，而此條則不注所據。又普通臣民以標本名爲常，如臣瓚等姓氏難以確指者自屬例外，然越王勾踐臣文種之標題不曰「文種」而作「大夫種」，（霍光諸葛亮之條則不以「大將軍光」「丞相亮」爲語。）是於體例爲不純。檢查亦因之增加困難。

更就校勘言之，昔人謂「校書如掃落葉」，欲其絕對無誤，殆不可能。然辭書而校勘不精，則其作用銳減。因「思誤書亦是一適」，不能期之於一般讀者也。本書形式堂皇，而校勘則甚疏。如第三卷一三九頁法教士 Antoine Gaushe 條，既誤其漢名「宋君榮」爲「宋明榮」，復誤其所譯「書經」爲「詩經」。初學僅用本書者，勢必以訛傳訛。卽譬以他籍，以辭典裁學之盛，恐亦難決其紛歧。又如第四卷六十四頁記中國火藥之發明，引宋丁度等武經總要之文，述此書之罕見，復自謂在日本爲載其製法全文之始，而誤字叢出，索解困難，

其未見四庫原書，或影印四庫珍本者，亦竟選擇此為引用。而其舛誤之最甚者，則為第一冊五十四頁記法教士錢德明一條：

【Apost 漢名錢德明，一名王若瑟，法國耶穌會士，康熙十五年被擢至澳門，翌年奉乾隆帝命入北京，得帝之殊寵，終身留北京不去。康熙五十八年客死，……主要著書一七七〇年撰乾隆帝御製盛京賦為法文……】

吾人不能想像編者疏誤至此，故歸其咎於被勸。然如排印之謬字，祖版之亂行，可以一望而知，因其不復成文，不足亂人意也。如此條則文法上初無錯誤，而內容之顛亂，時代之舛違，使人讀之如入五里霧中，誠不禁為此巨著惜也。

昔人評陸放翁詩，以為「作至萬首，瑕瑜互見。譬之深山大澤，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蕪滌，非如守半畝之宮，一木一石，可屈指計。」煌煌鉅著如本書，草萊不芻，初何足病。且日本所謂東洋史者，以中國史為中心之研究也。吾國之治國史者，較之東瀛治東洋史者，其人數何止十倍。然迄今尚未有適用之工具書，可與本書較短長。則吾人復何顏，亦何暇論隣人之是非。惟國人治國史者之於外籍，或則深閉固絕，盡視如無睹。抱殘守缺，周章於他人業已解決之問題，長虛弱而滯進步，斯固失矣。亦或過為尊信，震動於書賈之廣告，悚息於名流之誇飾，東置故國典策，以為今日除神馭外無所事事。則亦可以賊性靈而敗學術。本館竊自附於是是非之林，其所論劬或失，而其用心期為君子所共諒也。

黎明之前（續）

島崎藤村作
張我軍譯

第一章

一

到了七月，吉左衛門辦完了木曾福島的事，打出差地回來了。事情是這樣的：去年秋天，福島的勘定所
有話，托這裏籌款，馬龍驛應承爲其設法一百兩；年底招了個五十兩的會，把這筆款撥給福島方面，第二次的
會款也充作會底湊成足數，而這個會也圓滿搖完，於是就算撥數盡足，呈報在案了，這回是福島方面傳令來嘉
獎的。

金兵衛大有望眼欲穿之概的，把平安回來的吉左衛門接到自家的舖房了。金兵衛的家號伏見屋，業燒錦舖
。在臨街的屋樑掛着一把繫成圓形的杉葉，權充清酒的招牌。店舖還算寬大。那時候，吉左衛門打開包袱，把
由福島領來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

「你瞧，就是這些。」

說着放在金兵衛面前了。村裏的驛站公差，各給白紙一刀，這酒資是給認會的會衆的，另外還有兩方纏綢的包袱皮。這是因為金大哥和升田屋仗義助雨人，特別多認了些錢，所以是寫嘉獎之意的。

吉左衛門的報告尚不止於此。最後還有一張字條也拿出來給他瞧了。

查下開之人，為特府庫籌款事，不辭勞悴，設法招會，其曉諭百姓又復周至，且已亦特別効勞，誠足嘉獎，用特奉命准其一代冠姓佩刀註即希查照。此致

青山吉左衛門 鑒

嘉永六年丑六月

三 逸 作

石 圃 之 丞

狀 丈 左 衛 門

白 新 五 左 衛 門

「唔，上面寫着准其冠姓佩刀呀。」

「到是那裏寫着。」

「還寫着是吉大哥一代為限呀。——不管它怎的，這也是名譽的！」

金兵衛這麼一說，吉左衛門當即一擡眉頭說道：

「這個，要是倒退個十年嗎……」

總之，吉左衛門是把差事辦妥了，同時他把勘定所的官人們那一股子臭勁兒也嗅回來了。想到「冠姓偏刀」是為勘定所填補虧空換來的，吉左衛門的心也不會怎樣痛快。

「金大哥，你總可以明白的，鄉長這差事，愈來愈不是味兒了。」

吉左衛門的感想如是。

這時上伏見屋家那仙十郎名^家人來了，所以兩人暫且把這些話打住。仙十郎在金兵衛這裏幫忙着，有一點兒事過來商量。這仙十郎管金兵衛時舅舅，又是吉左衛門的女婿；他從伏見家分門別戶，另外立了一家叫做上伏見屋。年紀也大半歲三兩歲，是一個甚至在那腰邊插着的煙盒的墜子都透着時髦的小伙子。

「仙十郎，你也喝碗茶走罷。」

金兵衛說了，可是仙十郎走到吉左衛門跟前，就不由得拘束起來，茶也顧不得喝。大有說不出一種氣悶而坐立不安之概，不大會兒就走開了。

吉左衛門眼睜他走，嘴裏說着：

「明兒個長大了，不知道都是哪一流人物？——我說仙十郎和半歲他們。」

論起對年輕人的一種關心，便是金兵衛也不在吉左衛門之下。美國貝利率艦來訪以來那種倉惶之狀就不用提了。即從那以前直到現在，四圍的空氣中所有的事物，盡是能够瞞住年輕人的耳目纔好的。殺人、強盜、淫奔、男女的情死、官人們的腐敗，在這個官道上已不算稀奇的了。

同驛三十年——無論怎麼說，吉左衛門和金兵衛，也被繫於那同一驛路的記憶中的。依這兩人說來：往常時上頭的人們所嚴厲督責的，是善為整理官道。換句話說，是封建社會的「秩序」。但是行將擾亂這個「秩序

的，也出自那班上頭的人們。他們說，賄錢是要不得的。可是把一年一度的馬市公開爲賭場，藉謀地方之繁榮的，卻又是屬國的官人。他們說，行賄是要不得的。可是沒有一次不叫人拿出幾兩銀子充作酒錢或賀儀而通過這個官道的，卻又是朝日光去的例祭欽差。他們說，殺人是要不得的。可是在八澤地的長坡路旁，只爲了吵嘴，就殺死了土佐藩的一個家臣，還砍掉了勸架人的拇指，在這官道上做了殺傷榜樣的，卻又是小施伊勢藩的家臣。他們說，婦女不帶證件是過不得關的。可是每次行經水會路必得吩咐豫備婦女的代表，而看見的人看見了說，那不是正式的夫人的，卻又是彥根的主。

「唉！」吉左衛門歎口氣說：「我總覺得這個世界不知道要變成怎樣一個世界哩！那班勘定所的官人們，口口聲聲說是王爺吩咐下來，出差來賜咐設法籌款，一屁股坐在我家客廳，我心裏就想：你可又來了！然而金大哥，那官人走了之後，我卻又覺得無論他們怎麼不講理，也得要依着他們似的……」

風聞了東海道浦賀那邊有黑船開到消息之時，起初吉左衛門和金兵衛到沒想到是那變鬼的。江戶可不得了哇！說到這變鬼的，可是這兩人都以爲關一陣兒也就過去了。住在遠離江戶八十三里下關的木曾山裏，一直在領國^{禁止與外}以來的長祿中做夢的人，連美國似的異國的存在都算是頭一次聽說的——是這變鬼時代。

傳到這個官道來的風聲，大都像俗語所說打一滾長一寸的雪人。六月初十晚上彥根的快郵夫留下來的風聞也是這一類的，到了十四，已經變成黑船八十六隻這變一個令人難信的大話傳來了。寬永十年^{西曆一六三三}以來，日本國的一切船隻被禁止開到國外，並且禁止建造五百石容量以上的大船，同時還嚴禁着外船來航——除荷蘭，中國和朝鮮。不願這個國度的法律，故意要加以破壞的船隻，一直望着江戶海開進來了。當時幕府檢查船隻的關卡，已從下田港移到浦賀方面。那些唐人船，連關卡設在何地都會知道而開到那裏——人們都說，連這個

也已經是怪事之一了。

五光十色的謠言流進來了。身為驛站公差的吉左衛門這班人，從那些謠言也非保護村民不可了。不久又接到通行的豫知。過了不幾天，在這個官道迎接了朝江戶去的尾張藩的家臣。尾張藩主（德川慶勝）的代表成瀬倅人之正名和一大批家臣通行之後，日來等候着的彥根的家臣也陸續來到了。上降有令，著與朝廷的「御用茶櫃」一般特別接待。從名古屋運來的道具箱櫃，隨後跟來了十格之多。光是護送的武士，從美濃路借用帶來的入夫，也在一百五十名以上。驛遞事務也來得不順手。馬籠這個驛站，只能從山口村召得二十個幫手。說是爲了那些黑船擄擄回去了，所以朝江戶出差的人們，也有走到半路上又廻回來的。一天早晨打馬籠送走的箱櫃，到了陸驛妻籠就停住了；第二天早晨打中津川送來的箱櫃，卻在馬籠行營門口擱下來了。這些物事は決定分別交驛丞看管了。官道真叫亂成一團，至於連「奉行」長官之長官都出差來查勘人馬驛遞的情形了。

可以用「狼藉不堪」四字來形容的這一場混亂，直到約略半月前這纔平靜下去。潮湧般開到浦賀的唐人船也已經不知去向，總算是阿彌陀佛！正是這樣的消息由江戶方面陸續傳來的時候。

這一日，吉左衛門和金兵衛在伏見屋店裏正談得起勁；就在這當兒，以護衛的武士爲先鋒，尾張藩的家臣的一隊，順着官道自西而來了。吉左衛門和金兵衛把話打住，走出伏見屋，爲迎接這一行人，和其餘驛站公差集合起來。原來是尾張藩的家臣往江戶搬運火砲，路過馬籠，要借地歇息的。行營和驛丞衙門口一帶，排滿了柏柏笠做成的笠和棍棒。也有下馬來憩息的武士。也有脫開上身擦着背上汗的人夫。人們你一嘴我一嘴說着：真虧他們能够抬着那麼沉重的東西越過美濃境的十曲嶺。吉左衛門以次，金兵衛們都過去慰勞他們的辛苦。驛丞九太夫和升田屋儀助們奔走其間，替他們辦理到驛宿妻籠去的驛遞事宜。

村裏的人們都圍到官道上看熱鬧了。半邊也雜在人叢中。他長得像他父親，身材高大，年紀很輕，那亮青

青的「月代」^註也雄糾糾地招人注意。越巧臺中打中津川來探視的一個醫生，和他在一起，站在那不阻礙通行的地方。這醫生，姓宮川名廣齋，是半藏的舊師。這時，半藏不說話，寬齋也閉着嘴，只是把頭髮束得圓圓頗像個醫生的寬齋，手上拿着的扇子在胸前輕輕擺着。

「嚴哥！」

上伏見屋那仙十郎也來到那裏，往那露着沉思默想的眼神的半藏身旁站住了。一座火炮足有七百斤重，用二十二個人抬，再加上七個人以至十個人抬的火砲五座，一共六座火炮，不久便從村裏的人們眼前幌蕩過去了。這樣地由各藩團搬運大砲到江戶的公館^註去，也是一向沒有過的事。

不大的工夫，尾張藩的家臣們已經看不見影子了。然而卻留下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沉默。那沉默，使這些住在深山之間的人們起了一種疑問：說不定有什麼事在江戶那邊發生了哩！因為自從六月以來，接二連三的西方藩主的通行，凡是行經這條木曾路到江戶去的，沒有一回不和黑船的亂事有關。因為有的是為防備江戶灣一帶的海岸，有的是為警衛江戶城的呵。

金兵衛一拉吉左衛門的衣袖說：

「我說，您一回來就趕上這檔子苦差。總算托福把驛遞事務辦完了。今兒晚上，說不上給您道辛苦的意思，不過我要叫阿玉^{金兵衛}名^{兵衛}豫備豫備，回頭請您走一聽。可是吉大哥，可沒什麼好吃的。」

酒菜備的是拌王瓜加青紫蠶、毛豆、人家送的魚乾，還有新脆的茄子。吃飯時又添了燴山藥泥。一概由阿玉親自調理，金兵衛請吉左衛門到家裏吃晚飯了。

阿玉說，店裏太悶熱了，所以把二樓上的門窗統統打開，就在那裏排了兩個座位。阿玉還沒有忘記安排下山家式的澡塘。被邀請的吉左衛門，進門先叨光了一個澡，渾身怪輕鬆的，打從寬敞的圍爐邊的一個角落，走

上了上二樓去的橫梯子。用心擦得黑亮亮的橫梯子，到底還是伏見屋。坐東朝西的二樓上的一室，壁上掛着一幅美濃派俳人俳句作家合作的字畫，這大約是金兵衛先人的遺物。一共八個人，各取馬籠八景中的一景作成俳句或畫成畫。到這幅俳句橫溢着的字畫前站着，也夠叫吉左衛門高興了。

晚飯時，阿玉端菜上來了。雖只是現成的家常飯菜，但那青綠而新鮮的蔬菜，也頗足以爽人心意。不一會兒，酒也燙上來了。

「吉大伯，什麼也沒有，您隨便用些。」阿玉說了。「我家鶴松也出去了，多承您照顧！」

「來吧，請喝一杯吧！」金兵衛說着，回頭又向阿玉說：「吉大哥這回是特准冠姓佩刀了。可不比以前的吉大哥哩。」

「那可大喜大喜！」

「不不。」吉左衛門抓抓腦袋說：「冠姓佩刀到了這樣廉價出售的年頭兒。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不過，總不至於不好受吧？」金兵衛說了。

「腰間插上兩把刀，報出名去是：青山姓吉左衛門名。走到哪兒都可以搖搖擺擺的！」

「得啦，請你別那麼說了。有工夫說那個，不如請我喝杯酒吧。」

吉左衛門本自妥量，再加上阿玉會勸，他和金兵衛對坐着，一杯又一杯的當喝了不少。這個二樓，是上次舉辦「翁環」的祭祀時，連落合的詞宗崇佐坊也參加，金兵衛為紀念先人而開了詩會的所在。提起來，吉左衛門和金兵衛的老朋友，已不在人世的也不少了。馬籠人善畫水墨山水花果的蘭溪，也是其中之一。那蘭溪，也不等知道黑船的亂事就作古了。

「金大嫂也不是外人，」吉左衛門開口了。「咱們這麼喝着，真是什麼事都忘掉了。我是不斷地要想起來

的：金大哥！我說，那蠟嘴與三十隻饅上白飯三碗……」

「對了對了！」金兵衛也想起來似的說：

「我也正想着說哪。」

蠟嘴三十隻饅上白飯三碗。那是嘉永二年的事了。那一年在山間捕的小鳥可太多了；尤其是大平村那邊，據說蠟嘴掛進鳥網子的數目，真够駭人聽聞——天天有三千之多。那邊的人還迭次送到這馬籠驛來賣。卽在當地的人輒以出鳥的名山自許的木曾山中，那樣的年頭也輕易不會有的。大夥兒聚在一起，來一點玩藝兒，也是那一次。大家約定，誰能吃下那蠟嘴三十隻和三碗白飯，就另外再賞他三十隻。要是吃不下那三十隻鳥和三碗飯，那時就得罰出六十隻鳥。地獄在蓬萊屋家，時刻是申時。吃的人是吉左衛門和金兵衛。讓吃的是牌頭笹屋家莊兵衛名和小笹屋那勝七。打賭，少不得要個公正人。蓬萊屋新七就充了這公正人。於是乎喫了。依着雙方的合同，一個人把三十隻鳥和三碗飯吃個乾淨，吉左衛門和金兵衛各各得了三十隻獎品。蠟嘴和鶉形似百舌一類的小鳥情形不同，個兒又小，骨頭又軟。話雖如此，那也真夠他們吃的了。然而兩人肚子都不服，吃完了隨即走進會所的店裏灌了許多茶。那時候兩人的歲數，他們都還沒有忘掉。那是吉左衛門五十一，金兵衛五十三的時候。這兩人是這樣養了旺盛的食慾的。

「哪兒再去找那變有轆的事！」

「那檢直的，很不得把人樂壞了！那變好玩兒的事，真是空前的。」

「又來了，金大哥的空前……」

這樣的話也平添了不少酒中樂趣。這一對又是隣居又是驛站同事的老友，暫時只當是離開了官道，在沒完沒了的夜談中，喝着燴山藥泥，把夏夜易闌一類的事都忘掉了。

最初在馬龍釀釀酒的，是升田屋，不是伏見屋。是升田屋的頭代和二代的主人鞍右衛門父子倆。他們爺兒倆協力量了水的重量，結果據說是：下坂川河的水四十六兩，升田屋的井水四十八兩，伏見屋的井水四十九兩的一升水。鞍右衛門父子便汲了下坂川的水，故初成功了釀酒的試驗。事實證明了馬龍的水也造得出好酒的，也是他們爺兒倆。在那以前，馬龍還沒有所謂燒燗鋪。

這鞍右衛門父子，出身是本村的農民；不但毫不客氣地成家立業起來，並且好歹總算是替金兵衛們打開了一條道路的人們。升田屋的頭代，在從伏見屋隔着一家的上首，順着官道的位置，新蓋了一所大房子，這已是寶曆七年的陳事了。那時候，頭代年六十五，二代是二十五歲。祖先代代業良的頭代鞍右衛門，從本家擬屋無姓故，用家號分枝出來，開始自闢徑，算起來又在那以前四十年。

馬龍是連耕地裏都露出大石頭塊的地土，自古以來就被認為不易營生的山村。頭代鞍右衛門生於本村，從十八歲時就繼承父業，在岩石之間，不辭勞悴地認真耕稼了。本家又是代代當着長老，所以年紀雖輕，卻也當着那份公差。著眼於那不斷有過往行人的官道，決計新蓋客店，這是頭代年在二十八九的時候。那會見的馬龍，就是要借開三五錢銀子，也非到隣驛妻籠或美濃中津川去不可。趕到快要過年的時候，中津川備前屋家的老闆就來到馬龍，住下十天八天的，在鎮上放些小債。村裏的人們，拿那一點兒錢好容易把年關打發過去：是這麼一塊地土。

帶着四個孩子過日子的，頭代鞍右衛門夫妻的小歷史，也正是住在馬龍似的窮村子，和那激烈的「生活苦」鬥爭的人們的歷史。農家活的「早草」，也自春開青草起始長出的時候，直至九月十月見霜為止，見天在農間要刈兩次；白天跟人家一樣到會所上班，夜晚先得對付住店的客人；這其間還要做點來的買賣。媳婦兒又有

媳婦兒的事——她以豆腐作坊爲副業，放着三四個小孩，還得通宵達旦的拖磨子。新蓋的房子行將完工的時候，把那些蓋房子時剩下的木片兒，拿來點上火代替油燈；在屋檐前掛守夜的路燈；在黎明之前豫行打掃，就拿這塊布把門框等處也擦擦：這也都是媳婦兒的活。貧窮的夫妻倆，爲了不讓自己的孩子們饑寒，作活作得沒有一夜好好睡過。

那時候，本家的梅屋開着一所，專收那些來自陰村湯舟澤的人夫的店兒。由於這種關係，頭代夫妻就央托熟悉的人夫，瞞着本家各借給他們三斗春間的食米，再拿秋米各還他四斗。這是因爲自己要種稻子呢，拿經營客店的餘暇自不足以耕耘，所以改變了生活的方法，少少的種些麥子。

頭代惣右衛門就從這樣的地方踏出第一步——客店的經營和費力的耕耘。馬祖原自別無好客店，那裡又是新房子，所以住店的客人也多；慢慢地也就有了長主顧，選傭了小女侍。這個小女侍，先是七錢五的工錢，第二年居然能夠給她增到一兩銀子了。飯米在論升買的時代過去之後，論包買的時代也來到了；到後來，用馬到沖津川去搬運的時代也來到了。新房子升田屋的老闆，已經不是一介農民了。他已是除了經營客店以外還做些買賣之類的商賈了。

第二代惣右衛門是這一對夫妻的末子。一代傳一代的農民做他的農民，大兒子還有繼承家長的特權。這是二兒子三兒子所盼不到的。他們從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出去替人家刈草，長大了或者就當個脚夫之類。生爲末子的，長大成人之後，也注定了個趕馬的或者當個轎夫之類：是這麼一個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二代惣右衛門居然長在父母跟前，稍識人事以後，也沒有出去替人家刈草；光是這一事，也對父母感恩戴德了。這個二代，又把父母的事業擴大了幾倍。

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當時的諸侯從農民收到的年貢米，多半運到大阪方面去兌換現款。大阪是米穀交易的

一個大市場。買賣越發做得大的時代那二代惣右衛門，已是對大阪的米市行情不無關心的人了。他又從容地加了一千兩銀的會；人們都說，儲積了他那麼豐足的財主，在木曾谷中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了。他始終繼續了父親惣右衛門那份想征服貧窮的心。他沒有足以誇示於人的傳統，卻也沒有易為羈絆的往跡。靠着一雙白手，隨隨便便地就爬上去。

天明^譯六年是二代惣右衛門迎上五十三歲的一年。那時候的他，已是坐在偌大一個燒鍋舖裏，一邊叫自己的兒子踏上海鶴的頭一把火，一邊回想頭代在世時以來前後八十年的往事的人了。他教訓自己的兒子說：父祖傳留的家長權和產業等等，必得當作老爺爺交給我們看管的物事纔好。他教訓說：大家都得把金錢看作日本國的寶物之一。他還教訓說：倘若任情把它當作自己的東西用於一己之私，須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他滿心惦记着願有行將忘掉先代惣右衛門的行跡的子孫們的將來，一命嗚呼了。

伏見屋的金兵衛便是墾了這惣右衛門父子的衣鉢的。那金兵衛也是天生一個勁兒十足的人，家裏除了燒鍋舖以外，還登營當舖；又養着馬，又耕着田；有時也做點米的買賣，放債放到美濃久里^{名地}左近的旗將^{原名旗}本^{江族}。

有一個人，常常把兩個隣居——吉左衛門和金兵衛——比較着說。這人便是中津川那宮川寬齋。依這位博學的鄉下醫生說來：馬籠地處藩境；那商人氣派的金兵衛和那惣右衛門父子，大約都混着富於商才的美濃人的血；論到這一層，吉左衛門的成分就多屬於信濃^{名國}的農民了。

吉左衛門他那青山氏一家，古老有如馬籠後山那片「行營林」了。最初在木曾谷西端開拓了馬籠這個村子的，也是打相州^{名國}又三浦^{名地}移居此地的青山監物的二兒子。在此地建造了一座廟宇名之為萬福寺的，也是這個人。此人禪號「萬福寺殿昌庵常久禪定門」，俗名青山次郎左衛門，退隱後號道齋。他長既於自己所

建的廟裏的故地，是天正十二年的古昔。

「金大伯家跟咱們家可不一樣。」

吉左衛門這樣地講給自己的兒子聽的，也是指那家族的歷史。那吉左衛門繼承了清山家的時候，已經綿亘十六代，在木曾谷是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上古時代的馬籠，詳細的事無由知道。清山家的祖上入了木曾，正是木曾義昌名的時代，比起福島的山村氏恐怕還要古。他後來似乎會充這地方的鄉紳，任了馬籠和其餘幾個村子的代官。慶長年間慶長元年即西曆一五九六年，三成人遊說西方諸侯，布陣於濃州美濃原的時候，德川台德川第一代將軍取中仙道，向關原進軍了。那一次的卷幕，有山村甚兵衛，馬場半左衛門，和千村平右衛門等諸士。馬籠的清山莊三郎和又名重長清山氏第二代，也傾向於德川，方把守了馬籠的警壘，防禦了犬山軍的進攻。當時犬山城德川的石川備前也會派兵進攻木曾，因為聽說木曾的鄉紳們都傾向於德川方，所以未經激戰便退走了。後來清山氏告老歸農，代代兼任了行營、鄉長、驛丞這三種公差，這樣說也是爲了當時的功勞。

清山家的老房子，元本是在下了石廠坡的地點。一些有來歷的武器馬具之類，發於寬永年間馬籠的一場大火，只剩下兩把鎗。據說那個老房基，本來還留着代官公館的地名，後來爲避兔尾張藩的覬會，自享保九年一六三九年以後，把代官公館更名爲石廠了。因爲那一带，地處岩石之間，左近有巨大的岩石。

把童年時代的伴發叫到跟前坐着，吉左衛門常常講這些陳事給他聽。遇到酒喝得痛快了，就把小兒子帶到那掛在大門道橫樑上的兩把古鎗下面，逗着他說：

「你看，老祖宗睡着哪。不怕，你就鬧吧！」

障家伏見屋所沒有的古老的傳統所以深印於年輕的半滅的腦海中，便是由於這幼少時從父親聽來的爐邊閑

談。每當他向自己的兒子談講祖上的事，吉左衛門的眼睛着實特別地透亮。

「代官耕——這個詞兒，在地名上留着。因為那是咱家的祖上當着代官的時候親自耕耘田地的地點，所以叫做代官耕。此刻的公田就是那塊地。那時候，年年到了五月裏，就把村裏的農民全都叫來播秧。那一天咱家就出酒一斗。據說要是有人醉倒在田地裏，那一年的收成準好。」

這些話也已經不只說過一次了。

直到吉左衛門這一代，常在行營走動的農民還有十二三家。大多數是近乎主從的關係。吉左衛門和隣居的金兵衛還有一事不同，他差不多把村裏的農民都當做自己的兒子看待，也是淵源極深的。

二

「又是黑船哩！」

七月二十六那天，江戶下來的密差，傳說了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的薨逝。道中奉行^{五名}也頒發禁令，著人一律停止土木工程和鼓吹笙歌之類。在這條官道上，正是中津川有祭典的時節；這回的狂言^六也決定止於排练，不在戲台上公演，藉示謹慎之意了。驛丞九太夫的「又是黑船哩！」一句話，驚嚇了吉左衛門和金兵衛，是只隔了三天以後的事。

「到底，今天是什麼日子？不就是七月二十九嗎？朝廷的密差打這兒過去，不就只過了三天嗎？」

說着，吉左衛門和金兵衛面面相覷了。據說聞到長崎^七的唐人船，還有一種風說，說那不是美利堅的船，那是另一國的船；進這事，在這山間也不甚了了。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那也和先前開到湘州舖賀的，一樣是唐人船。

「聽說長崎那邊又亂成一片哩。」

金兵衛說是這麼說了，不過只是長崎奉行^註突如其來地有通行此地的信兒而已，搬運先發行李的人們說的，人言各殊。他們說，奉行行色匆匆，路線也是朝三暮四，所以沿途驛站在騷擾事務上頗感困難。到了八月初一，這個官道上的人們，迎接了那一路上栗色的長鎗林立，由江戶蜂擁而至的新任長崎奉行——在幕府中也算得上一份兒的水呀筑後一行人馬。

就在吉左衛門慌着趕回家去換件禮服的時候，老婆阿滿把長短兩把刀端出來，讓他領上去。

「算了吧，就是馬籠驛長，這就夠了。」

吉左衛門這麼說，那當然可以佩帶的長短二把刀，他卻不想佩帶。一如從前那樣，身無寸鐵，披上那件穿慣了的「羽織」，這樣他已經心滿意足，不久就出去迎送奉行了。

接着諸公差在大官通行時的慣例，吉左衛門走到長崎奉行的大轎近旁去塞障了。在趕着路的奉行，連轎子都沒有下來。不過只在行營門外停放大轎，小憩片時吧了。放着白紙的白木檯盤之類，被搬到那裏了。那時，吉左衛門跪在轎旁，朝着轎子裏簡單地說：

「本驛驛長吉左衛門前來叩見。」

「唔，馬籠驛長。」

奉行的答話很隨便。

據說冰野筑後是封祿二千石的官，可是這次的通行卻按十萬石的儀式。他負着重大的任務，一路遠遠朝西面去了。

官道上漸近黃昏了。聚集在會所的金兵衛以次，旁的驛站公差也各自回家去了。托運物件到隣驛落冷去的馬夫之類，也在送走了長崎奉行一行人之後，陸續牽着馬回來了。

孩子們聚集在官道上。追逐着那些在黃昏中飛翔的蝙蝠遊玩着的，也是那些孩子們。此地是山間，夜鷹也叫起來了。隔着街道和行營斜對門排着的梅屋家的門口，守夜的路燈也點上了。

一天的工作辦完的吉左衛門，暫時站在自家的門口，呼吸着山間的空氣。不一會兒，又返回圍爐邊；那裡，阿滿陪着兩個女僕正在做活呢。

「半歲呢？」

吉左衛門衝着阿滿問了。

「這會兒，剛剛這會兒，還跟仙哥（仙十郎）兩人在這兒談天哪。我說您，不是說外人的船又開來了嗎？也不曉得半歲德議說來的，他說是俄羅斯的船。仙哥卻說是美利堅的船。一個說是俄羅斯，一個說是美利堅，爭辯了半天，兩人又到外邊去了。」

「長崎那邊的事，檢直摸不着頭腦，——唉，不管它怎樣，今天我可也累了。」

山家的樸澹和簡朴的晚燈，在等候這吉左衛門。八月初一那天，恰是吉左衛門的生日。誰到了那一天，都少不得要追想往事；吉左衛門也一樣，在心頭泛出了多年的驛站官道的經驗。不管是颶風或是下雨，都得担起這個交通要路的重担，首先記着爲行人謀安全，餘如馬匹牛隻人夫的招呼，以至道路的修繕，「助鄉」的設法，官道上的一切一切都得顧到了，真是費盡心機。

吉左衛門坐在圍爐邊，就拿老婆阿滿給燙好的一壺酒，和人家送的煎烤鮭魚，要來慶祝自己的五十五歲壽辰了。他衝着阿滿說：

「今天那位長鬚奉行，我也佩服他的。冰野姓筑後藩國太守——這人聽說是封祿二千石的，可是今天的通行卻按十萬石的儀式哩！真可以說是破例的待遇。一跳跳上十萬石的儀式，向來是聽都沒聽過的。光是這樁事，我也覺得德川爺的年頭兒恍惚是改樣了。那要在天下泰平的年頭，不管他是個無能之輩，也能夠拿武家的字號來作威作福的。等到事情到了，你瞧瞧……」

「那您不想想，這會兒不是鬧着唐人船嗎？」

「也已經到了這個年頭兒了嗎！」

所謂的安樂屋，一面接着這個圍爐邊，一面挨着寬大的堂屋。吉左衛門素日充作自己的屋子起居着的，便是那間安樂屋。他避走進那個屋子，四面瞧瞧：

「但是，辛苦辛苦！」

吉左衛門這樣反復道着辛苦。阿滿聽見了，問道：

「我說，您跟誰說呢？」

「我嗎？因為沒有一個人向我辛苦一聲，所以我正跟我自己說哪。」

阿滿苦笑。吉左衛門接着又說：

「可是，這世界不是怪事嗎？替名古屋的王爺辦點私事，就來個特准冠姓佩刀。三十年來照應了這官道，卻沒有一個人向我道個辛苦。拿我自己來說吧，眼看不見的官道的照應，真不知費了我多大的心機哩！」

說到這裏，再沒話說了。

當了馬籠驛長的吉左衛門，直到現在不知迎送了多少的人。他也爲了這種大殺風景的工作而奔波了，可是他多少還解得風雅之道。但凡行經這官道的人，不論什麼人，在他眼裏都是行人。

行將到來的半歲的結婚佳期的事，已經爲吉左衛門夫妻一再談說了。半歲未來的妻子，選的是隣驛妻籠驛長青山壽平次的妹子，名叫河民這個姑娘。對於這個兒子的結婚，吉左衛門也可以說是「有厚望焉」。他想到早已在青年時代裏到的那種濃厚的憂鬱，苦了半歲，而希望更進一步改變他的生活，這是其中之一。猶如直到六十六歲纔退隱而把家長權讓給他的半六那孫，吉左衛門自己也想把行營的當家幹下去，直到實在幹不下去了，然後纔辭那後來者接他的代，這也是其中之一。半歲的結婚，結果會把馬籠的行營和妻籠的行營從新結合起來。這兩家行營，元來不但是同姓，據傳說，並且是同宗；那古老時代從相州三浦方面移來，首先卜居妻籠的青山監物，便是他們的祖先。弟兄兩人隔着二里來路的山谷，分居另過了——老大在妻籠，老二在馬籠。把幾百年以來的這種關係，重行一新面目，而想使那前途有望的壽平次，和半歲結成郎舅，也是其中之一。

關於這件婚事，吉左衛門起頭就告訴金兵衛，請他當顧問了。吉左衛門帶同半歲，爺兒倆到妻籠的行營走過一趟，回到家來首先去報告的，也是金兵衛那裏。這一日，兩人在一起，由那希望在秋祭前能夠搭好的戲台的工程說起，談到年輕的人們身上。

「吉大哥，妻籠行營那位姑娘，歲數是多來着？」

「十七呵。」

這時，金兵衛屈指數一數說：

「這麼說來，同歲哥算是差六歲了。」

他還對吉左衛門說，也許將結成好一對少年的夫妻。無論是那麼說的金兵衛也吧，或是吉左衛門也吧，二十三歲和十七歲結合的少年夫妻，他們並不以爲是怎樣早的。早婚，世人認爲是當然的事，寧可以說，都認

爲是一種好風氣。在當時的木曾俗，也有新郎十六歲新娘十五歲那麼早的結婚；連這個，人們都不以爲奇的。

「但是金大哥，半藏這東西，說話就要辦喜事了，多麼快呀！別聽我這樣，素常我還不覺得怎樣哩；可是一提到這些話，自己都覺得老了。」

「吉大哥也够餛的了！您想想，貴府上娶新娘子，是兩家行營的聯婚呵。」

「發哥兒，他們說，您要解妻隨的行營娶新媳婦兒，是不是？您也長那麼大了呵！」

常在他家走動的婆子阿夫基，也到半藏家來這麼說了。阿夫基是半藏的奶媽，招呼了小時侯的半藏的人。抱起幼小的半藏，放在她背上揹着走來走去的，也是這個婦人。半藏的婚事說妥的時候，比較那班常在行營走動的任何人都高興的，便是這個婆子。

阿夫基還趁着現今這位行營的「太太」（阿滿）不在旁邊，挨到半藏的身旁，拿着缺了牙的聲音說了：

「發哥兒，您大概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可是我呀，還清清楚楚地記着您那媽哩。阿袖姊——她長得漂亮着哪！過任行人都誇說着，那婆美人兒，就是江戶城裏都挑不出來呢。那個阿袖姊死了；那時候，您纔下地二十來天吧。我抱着您，把您帶到媽媽枕頭邊一欠。那一次算是永別了。怪可憐的，那一年纔三十二歲正當年哩！過後不久，您又害了黃疸病。那一次，他們都說是好不了的。老爺子（吉左衛門）也夠他辛苦的了！那個媽媽，要是這會兒還活着，聽見這回的喜事，不知道要……」

半藏也達到想像生母的年齡了。他的年齡，並且也會使他想像那一身而靠當父和母的老父吉左衛門撫養他的辛苦了。然而每次看見這個婆子，大都要勾起童年時代的回憶。因爲童年時代，他喜歡吃這個，喜歡吃那個，一五一十地記住那些食品——什麼木曾的烤來的青味兒啦，什麼拿蕎麥粉和芋頭粉做的棧芋糖啦——這樣數

給他看的，也是這個婆子呵。

地處山間的馬龍，不但是森林和岩石之間，即如村裏的孩子們的教育之類，也等於未拓荒之地。生在這樣的山間，處在四圍多是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村民之中，半歲發見他自己是個好學的少年了。村裏連個像樣的寺塾都沒有。什麼狐狸迷人啦等等迷信，在四周黑漆一團地踉蹌着。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半歲立志要教導人家的子弟，是起始自他還未成熟的十六歲時。恰如現在隣家的陶松和升田屋的兒子等人搭伴來就學似的，聚集到他那裏來學些讀書，寫字和珠算之類，多的年頭，竟有十六七個孩子——有從嶺上來的，有從荒町來的，也有從中之遠來的。有時候還有從隣村湯舟澤或山口來的。年輕的半歲，不單想教育自己，並且還從教育失學的村中子弟做起。

住在山間做學問，在這半歲也不是容易的事。沒有良師，就是頭一個難題。信州國名上田人，有一個醫生姓兒玉名殿雄，會到馬龍住些時候。從那個人學詩經的句讀，是半歲十一歲那年。讀到小雅之章，兒玉某離開本村，就無師可就了。馬龍的萬福寺雖然也有桑岡和尚似的禪師，不過他卻不是個誨人不倦的人。十三歲時，就其父受古文賈誼的句讀。當時的半歲，也還不是那麼好學的人，不過是在父親跟前寫寫字抄抄書吧了。這中間，自己發奮，讀了四書集註；十五歲時終於通於易經和春秋之類了。不避寒不避暑的獨學的苦心，自是一直繼續到十六七歲。父親吉左衛門會學和算日本於伊那小野村人小野甫那，極有心得，所以半歲也從父親學了算學。村裏的年輕人，大都是今天曬着釣魚，明日闔着門將棋，這樣一天挨過一天；這中間，獨是半歲一個人，不去理會那些，又沒有談心的朋友，便拿讀書代替那些遊戲了。幸而在美濃中津川那邊找着了個學友，這約莫就在那時候。這人姓峠谷名春藏；勸導半歲，讓他更加努力攻讀的，也是這個春藏。兩個青年的早年的友情結交起來以後，馬龍和中津川之間的三里有餘的道路，他們是不以為遠的了。可巧中津川有個人姓宮川名虎

齊。寬裕是香齋的姊丈。他雖是個醫生，卻還通於漢學，而又精於國學日本的。馬龍有半藏，中津川有香齋，二藏爭着受教於寬齋了。

「我是獨學自修的，而且性又固陋。不用說，住在這樣的山間，見聞也少。我雖不敏，也要設法多學一點。」

半藏再四思惟了。生於古老如青山家似的家庭的半藏，受着這位老師的指點，越發傾心於國學了。到了二十三歲時候，他已是介乎發見於語言世界的學問之歡悅，居然會想像那加茂真淵、本居宣長、坪田篤胤等一班先輩所遺下的偉大工作的青年了。

黑船，著貧的，出現到這個半藏的面前來了。

三

那一年，嘉永六年西曆一八一三十一月，半藏那一頭開快車的婚事，也已然進到向妻隨行營辦畢完聘之禮了。

惠那山已然下了雪。這一日，阿滿要到後面的庫房去。按山家的慣例，舉凡像樣的器皿之類，都收藏在庫房裏。光是把寫着碟子若干，托盤若干之類的箱桶搬出搬進，也够主婦忙的了。

就在這個當兒，會所來人把福島衙門送來的公事放在那裡去了。公事是給馬龍鄉長的。阿滿要交給當家的，找他去了。

「當家的呢？」

問女僕，回道：

「上庫房去了，慳哪。」

阿滿跟着就打本房，順着廚房的一旁來到庫房前面。石頭台階上，放着丈夫脫下的木屐。門上的鎖也開着。丈夫大約也同她一個心兒，到那裡查點着婚禮時要用的器物的。阿滿一邊聽着半歲的二樓那邊咯嗒咯嗒響着，一邊走上樓梯看去。一看，吉左衛門果然在那裡。

「我說您，福島來了公事哩。」

吉左衛門偷了一點兒空，在那二樓上拾掇拾掇。靠着壁邊，還堆着好幾隻老古的書箱之類。素常他所珍藏的佛書、和、漢書籍之類也放在那裡。那時候，他把阿滿遞給他的紙條，拿到窗前去看了。

那紙條上寫着：爲警衛海岸，朝廷籌款孔急，聞報國恩，今正其時也。江戶有令，三都江戶、大坂城內周勿論矣，即諸藩國公領以至僻壤窮村，均須獻納財帛以積陰德。裏面還說明着：舖賀海面有美利堅船四隻，長崎海面有俄羅斯船四隻，爲交易而來航。最後附帶寫着：蓋爲防禦海岸也。

「這是來命令獻納報國捐的。」吉左衛門遞給阿滿看了。「外頭是風雨飄搖，裏頭都準備着辦喜事！」不過按這張令狀的情形看起來，咱們也免不了破一筆錢吧。」

到了那時候，以半藏的喜事爲提掛線，老古的青山家也起了種種變動。年事已老的吉左衛門的養母，鑽進那座靠近庫房的隱居所二樓，逃避喜事的喧囂去了。檢充洞房的舖房那邊，藤鋪派工人來作着活。多年在本宅傭工的男僕也告了長假，這回重新雇了一個，名叫佐吉的。

阿滿下了樓梯走了以後，吉左衛門又踱到庫房的亮窗下。打從鐵格子射進來的十一月的陽光，也使那一帶現出柔和的氣象。他獨自一人揉着手，想着福島來函所說愛國捐的事。德川建立幕府以來聽都沒聽過的，朝廷的金庫已然空無所有這個秘密的消息，這時泛上腦海了。老古板的他，前後思想起來，覺得那班人——不管是當着年輕人或什麼人，遇事總要誇大其詞到處吹說的人們——，着實可惡了。他對於兒子的一種心情也是由是而

被勾起，他不得不考慮了：這會兒實在不願意叫那年紀還輕，心兒脆弱易於激動的半藏之流，看透社會的裏面。他希望從從容容地讓他們準備，直至他們到了對於任何的人類彼此間的秘密也禁得起刺激的年齡。他還希望把一切的威權，永遠作為威權，放在兒子面前作為神聖的事物。即如麟家的僉兵衛，其為人父者的心情，恐怕也沒有兩般吧。吉左衛一門邊牽掛着這些事，一邊從庫房的二樓走下來。

豫有行令到此的，朝長騎去的朝廷的官員們，不久便從江戶方面下來，在中津川一宿，行進於官道上了。天雖晴，都是大雪之後，從野尻至階台之間，著名僱人夫七百五十名之衆——這一大羣官員，踏着沙沙作響的雪道，朝着長崎走過去了。這輪通行職了三日之後，便由淺瀨行營，行經同一官道，送了滿裝着鋪蓋之類的箱櫃，抬進吉左衛門家了。

吉日擇的是十二月初一。這一日，僉兵衛打清早就來到行營，幫同吉左衛門招待賓客。在那間又是廚房又是客廳的圍爐邊，還可以聽到趕來幫忙的阿玉、阿喜佐、阿夫這些人的笑聲。

柳十郎也露着一副莊重的面孔過來了。在安樂屋和舖房之間竊來竊去，諸心要給半藏解悶的也是他。在這個忙亂之間，僉兵衛過來瞧瞧半藏，問他說：

「藏哥，你有心裏想要請的人嗎？」

「請客嗎？有的，富川寬齋先生和中津川的香藏兄；還有登藏兄我也想請他。」

淺見登藏是中津川行營的繼承人，由住居同鎮的香藏的介紹，和半藏結成了學友。登藏本是弄漢學的人，

後來和半藏一樣弄起國學，也是受了寬齋的感化的。

「那，藏哥，那就不用提了。中津川那一批人，決定放在明天，已經派人請去了。那兩人，你不去告訴他

們，他們自己也會來給你道喜的呀。」

在一旁的仙十郎，接着兩人的話插嘴說：「我也——對了——我又想重新道一回喜了！」

這個冬季，在山家是少有的，一度把官道鋪積至八寸的雪，爲了大雨，眼着化了下去。跟着是和暖的天氣，那是像金兵衛這般歲數的人，從幼少時代直到現在，連聽都沒聽過的那麼和暖。甚至怕冷的吉左衛門，那一天都沒有用炭爐和火盆，只用熾灰盆的小炭火就對付過去了。這場陽氣使那行營的喜事更加覺得喜氣盈門了。下午，納莫在譯平次兄妹已經打妻隨行營動了身的時候，吉左衛門身穿大禮服，在大門道的寬敞的地板屋簷來跑去。男僕佐吉也沉不住氣的，在頭道門走出走進。

「佐吉，可真是少有的陽氣呵。瞧這樣子，妻隨那邊也暖和吧。」

「可不是嗎，您哪。我想今兒晚上得要燒個火堆，解山上拖了木頭來了。」

「要是這麼暖，就不用不着燒了。」

「今兒晚上，就光點上高燈吧，您哪。」

正說到這裡，金兵衛也從後面出來，跟大家談講那些打妻隨來的人們。

「這真前兒晚上的事。」金兵衛說了。「丹田尾那能助趕夜路到福島出差；回來說：來往一路上，見不着一點兒雪；進茶館歇歇腳，坐在店門口也一點兒不覺得冷；想來真是世上一律的陽氣吧。那斯哥這樣說着。」

「金大哥，是空前的冬季吧？」

「唉，可真是。」

到了傍晚時候，村裏的人們都聚攏在行營前的官道上；從梅厝門口直至驛丞衙的石垣一帶，已是人山人海了。按本地的風俗，新娘坐的花轎子，不一直抬進大門裏。由那迎到嶺上的人們導引，臨平次一行人先在門前停住。在燈光照耀之下，一隻轎子放在中心，木伴俗諺「中乘山」唱起來了。抬着裝奩打法詭跟來的幾個人，兜着圈子，跟着歌聲的節拍跳起舞來。擺手抹腰的一隻影子轉過去，另一隻影子又隨之而動。這種粗俗的舞頭的圈子，把新娘子的周圍轉了九轉。

那天晚上交完杯之後，半歲就和阿民過了不像是冬季的時光。半歲看見阿民，今天並不是頭一次。他已經跟着他父親到過法詭的阿民家。這兩人的結合，不是由本人選擇的，只是父母之命吧了。父子的關係，在當時也近乎主從的關係。兩人雖然是那麼順從的，然而決未必安之若素。最初兩人在法詭見面時，一切都決於那一剎那之間了。那是不容多看，是應該一眼看準的。

舖房是坐西朝東，門外還有半歲心愛的松樹。新而青閃閃的屋裏的簾子，在檢直令人疑心那黃鶯兒會啼叫起來的和暖的空氣中浮蕩着香氣，一動兒令那從未涉足花叢的半歲興奮了。他在自己身邊，發見了懷着恍惚是走進未知的世界的心思，爲了青春和恐怖而顫慄着似的阿民。

「爹，要是爲我，喜事請您儘量簡便些。」

「那還用你說嗎？簡便我也贊成呀。不過，行營自有行營的老規矩，該請的客，那是怎麼說也得請的。得啦，就交給我吧。」

半歲和父親談這些話，已是接連請了兩天客的第三天早上。

尾張藩的監察御史和包工頭，那天上午突然來到馬罷驛了。據說開春三月，尾張藩主決定行經木會路督趨

江戸。這班官人，據說是爲在冬季中把各行營查驗一下面來的。

這種時候短不得的人物，是命兵衛和驛丞九太夫。事事辦妥了的這兩人，已然看出了吉左衛門的爲難。他們兩人先把官人們領到梅屋去。金兵衛一個人又回到吉左衛門那裡說：

「總算是僥倖的！差一點兒就趕上咱們的忙頭。唉！我說了：請位，木驛行營正辦着喜事哪。實在對不起，請諸位先在梅屋這邊歇歇！我這麼說了。究竟官人們也明白的。午飯也決計請他們在那邊用了。」

梅屋和行營斜對着門，檢直是大聲說話都可以聽見。下午，監察御史一行人，穿上梅屋所備的草履，從乾了的官道橫穿過來。大捲頭髮的香味、佩刀的威風，裙子擦蹭的聲音：這些，和官人派頭的寒喧混成一團，在行營門口顯示了非時的威嚴。不久，便由吉左衛門引導，挨間查驗一過了。

吉左衛門向監察御史打聽了：

「太不恭敬的，我要請教您一句話：聽說中納言官名，比從五位上高，在寮中任的官經此地像是在適年春間。屆時本驛不知道該怎樣準備？」

「是的，或許在此地用午飯也說不定。」

喜酒一連請了四天。最後的一天，自那些趕來幫忙的女人們以至常在這裡走動的農民，會所中的差役人等，統統被請了。木匠也來了，藤工也來了。甚至春日提着油漬的提匣，常到吉左衛門和半藏這裡來的結髮匠直次人名，那一天也穿着禮服，正襟危坐在托盤之前。

金兵衛挨着鏡上的老百姓，結髮匠直次跟前是袖十郎；喜歡有這麼一日喜得檢直掉眼淚的阿夫基妻子跟前，是吉左衛門對坐着。大家互相周旋着之間。酒也喝起來了。吉左衛門從阿夫基跟前移近那些農民們前面：

「來呀，喝吧！」

說着，拿起酒壺勸酒了。農民的一個把一對膝頭並齊了說：

「叫我喝酒嗎？我說，讓當家的斟酒，可真不敢當！」

隣席的另一個農民，那時候向吉左衛門說話了：

「當家的，上次捐款的話，那又不比別的事，大家商議好了，決計遵辦了。」

「唔，那愛國捐的事嗎？」

「是的當家的。農民是不用說了，連賣豆腐的，按磨的、恍惚都要掏錢，我們怎能釘着眼睜呢？也有十八個人合捐二兩二分的，也有五十六個人合捐三兩二分的，村裏恍惚是隨意繳款的。我們七個人說妥了，一個人出一銖銀。」

仙十郎正在挨座斟酒，恰好來到那個農民那裡。

「算了吧，在酒席上談什麼捐款的事！等着瞧，伊勢的神風一吹，那些什麼唐人船，不知道要飛到哪兒去哩。別替古人擔憂了，還不如喝一杯吧！」

「老爺子，您說得太對了！」農民說着，接了仙十郎的酒杯。

「上伏見屋的老爺子！」也有老遠從那邊席上高聲附和的。「我也贊成您的話。拿德川爺的威光，四條五條船算什麼呵！」

酒過數巡之後，這些話漸漸變成古色古香的「石塙搗」小調了。這地方的人，平均酒量都高。誰都會喝幾杯。年輕人也讓喝。連阿夫基婆子那樣年老的人，都小看不得。這其間，仙十郎擠到伴藏前面坐下時，已經喝到八成兒了。半歲也推辭不開各人遞來的酒杯，喝得面紅耳赤了。

不一會兒，仙十郎引吭高歌起來了：

木曾的，呵

中乘山，

木曾的神嶽

呀士呀士喇，

夏天還冷哩。

唉！喇，唉！喇。

半藏的對面，阿民的一旁，是仙十郎的妻子——半藏的異腹妹——阿喜佐。阿喜佐斜迷着眼兒，靜聽着年輕的丈夫那種令人神魂飄渺似的歌聲。那聲音，在一座之中比誰都清脆。

「歲哥，我當着你唱，今兒晚上還是頭一次吧？」

仙十郎說着輕輕一笑，又拍起掌了。自阿民以至阿夫庶妻子，全都一邊晃盪着身子，一邊拍手相和了。由那個喊出鹹澀的嗓子的結髮匠直次領頭，粗俗的合唱又織起了。

裕襖，呵

中乘山，

想給伴裕襖，

呀士呀士喇，

還添雙襪子。

唉！喇，唉！喇。

雖說是行營，吉左衛門家的日子，卻過得很週細，到了冬季，早飯吃的都是芋頭糰之類。辦喜事的第六天，請客的忙亂也平靜下去，整整費了一天錢收拾乾淨的善後也辦清楚，走動的農民們也各自回家去了。阿滿這一天，清早就在爐邊，烤那一家人都好吃的芋頭糰。

在舖房安息的伴藏和阿民，都還沒起來。

「天天起得早的少爺，這兩三天真特別。」

兩個女僕在做活的廚房那邊，有這麼談話的語聲。但是阿滿，不管傭工們要怎麼說，也還想叫年輕的人們慢慢兒睡去。這時候，阿夫基妻子從屋外走進來，要來探望新夫妻。

「大姊兒！」

「唉，阿夫基嗎？」

阿夫基看見坐在爐邊的阿滿，就在進門的地上站着說了。

「大姊兒，我呀，今兒一清早就起來，削山藥去了。當家的和錢哥都好這個，所以提了這玩藝兒來了。舖房那邊沒起嗎？您哪。」

阿夫基在那稻草包裏的山藥也透着一片丹誠，就像往日當着伴藏的奶媽天天來到這裡那樣，一會兒就上了圍爐邊。

「阿夫基，你來得正好。」阿滿說了。

「今兒打算請新夫妻吃喜糕，備下了核桃。你也幫幫手吧。」

「是的，不說也要幫忙的，農家這會兒也鬧着。提起喜糕，也真虧您想到。」

「還有，我邊想請隔壁的少爺，過來陪陪新夫妻哩。」

「唷，是嗎？那。那我就到伏見屋走一轉。回頭舖房那邊也就起來了吧。」

天時還是那麼和暖的，遠邊也是快活的。那從頂棚垂着的爐黑了的竹筒，魚形和那自在鈞^{註一}底下，爐火熊熊燃燒着。阿夫非到隔壁走一轉回來的工夫，半藏和阿民也都起來，兩人都在那裡擔松枝。放在鐵絲籠上的芋頭糕烤好，都放冷了。阿夫非檢出那發出芋頭粉的白色的，重烤一過，配上蘿蔔末兒，讓新夫妻食用了。

「阿民，你過來，我給你理理頭髮吧。」

阿滿把阿民叫到一間朝着小院子的小屋裏。把由妻籠的行營娶來的姑娘，做了自家的媳婦兒。阿民、阿民^{註一}的叫着名子，這在阿滿也是一件新鮮的事兒。恍惚是剛剛進了大人的世界醜陋的阿民，還含着幾分羞，把梳頭匣子之類抱到那裡給阿滿看——據說那是十七歲慶祝初梳頭時，妻籠的朋友送給她的禮物。

「來吧！」

阿滿勒着兩袖，讓阿民坐在古香古色的鏡台前，檢直像耍玩嬰兒似的解了她的頭髮。還在青春而像個姑娘的頭髮的威覺，在阿滿的雙手中瀟灑着。

「唷，好長的頭髮！這麼一提，我想起來了！趕到剃眉毛的一天到了你可瞧——那個所謂回娘家，怪叫人想念往事哪！和在家當姑娘的時代也已然告別了呀，女人誰不是這樣呢。」

阿滿一樣一樣地請給她聽，左手緊握着油滑的頭髮，右手拿着木曾名物的「阿六櫛」這種梳子。自前額往發邊，梳子一使勁過去，阿民便半閉着眼睛，一任這位自今後要服侍一輩子的婆婆排布了。

「瞧兒！」

那時候，阿滿叫了漸漸挨着他走來的一隻黑貓的名子。熊虎是行營體的貓，誰都疼它，唯有老妻的老太太

恨它。老太太所以恨醜兒，也有的說是爲了大家的愛都匯到這個小小的畜生。那老太太動輒背着阿滿和女僕們，偷偷地打這個黑貓。阿滿一邊和阿民談話，一邊還告訴她這些事。

「咱家的老太太也老得那樣了。」

末了還加了這麼一句。

不大的工夫，恰合行營的新娘子身分的頭梳成了。裝模作樣的新娘的頭飾一概卸除，重新插上清楚俐落的漆漆的梳子之類，紅似蘋果而且生氣蓬勃的阿民的雙頰，簡直換了一個人似的映在鏡中。

「頭是梳好了，我再帶你挨屋子瞧瞧。」

阿滿說着領頭走去；不大的工夫，阿民便挨屋把房子內部全都看到了。拿着看慣了娘家的眼光，一看這所長在這官道上似的房子，阿民也發見了不少的類似。裏屋、堂屋、套間、安樂屋；一個屋子有一個屋子的名稱，這一層也相似。還有名叫上房的屋子，構造比別的屋子高出一段；自那款式的「床之間」註一、隔扇，以至鑲着白地帶黑雲狀的高麗邊的炕席，以之充那些行經這條木會路的諸侯豪官的客舍一層也很像。

醜兒一邊響着鈴鐺，一邊跟在阿滿和阿民身後走。兩人走到朝西的堂屋的隔扇那邊，它也跟着走到那裡。這個黑貓，新來的人它也不怕，卻咬着還半似客人的阿民的衣襟鬧着玩兒。

「阿民，你過來瞧瞧！今兒惠那山可看得清楚着哪。妻說那邊怎樣，聽得見木會川的水音嗎？」

「是的，有時候聽得很清楚——我們家雖然不緊挨着河邊。」

「妻說的是那麼着吧。這兒可聽不見河的聲音。可是在惠那山那邊響的風聲，卻聽得清楚着嗎？」

「可不是嗎？這還算多好呵！」

「那，馮麗是這麼個嶺上，一直可以望到隣番哩。天好的日子，有時還可以望見老遠的伊吹山哪……」

在林既密谷又深的所在住慣了的阿民，這回卻看見西方明亮的天空了。沒有一樣在阿民不是新奇的。相去僅僅二里來路的婁訛和馬龍兩地，連說話的腔調都有若干出入。來到這個村子可以吃到的「芋莖」這種蔬菜之類，在婁訛的行營是不熟的。

還是半毀和阿民夫妻的新生活剛剛開始的時候。這天下午，阿滿說是要領她把家庭的裏裏外外統統看一遍，手上提着庫房的大鑰匙，這回卻把阿民帶到本房外邊去了。

嬉遊發出大有山家風味的炸核桃的聲音。阿夫其帶着兩個女僕，在那裡炸破那堅硬的核桃，着手在準備要造喜糕。那時候，在尋找那根放在炕邊的拐棍兒，說要跟阿滿和阿民她們到後面的隱居房的，是老太太。這個老人家，也比較前些日子恢復了健康，三頓飯都從隱居房走到本房來吃。

馬訛的行營分爲兩棟——一棟是本房，一棟叫新房。新房接着外大門並列着，位置正臨官道。另闢一門的會所（驛站公差的班房）和驛丞衙的建築都在那裡。抬頭可以看見高高築在石垣上的伏見屋，也是從那個位置；大小若干屋子也加蓋在那背後。遇有大批通行人的時候，權充客舍的也是那裡。阿滿指着一所兩戶關閉着的，獨立的小房子給阿民看，告訴她，那裡也有行營所當有的古色古香。據她說來，這是老古以來的這一家的老規矩；女子見了所當見之物的時候，便要離開家屬，甚至自己燒火做飯，關在那裏住着。

「阿民，過來進膳！」

阿滿一邊說，一邊把放在隱居房樓下的醬缸庫前門打開了。醬、醬油、蔬菜的缸桶都排在那裡。阿滿又領着阿民來到庫房，打開那罩着鐵絲綢的沈重的門，連陰暗的樓上都來回指點着給她說明。阿滿的舊箱櫃和阿民的新箱櫃，一起排在那裏。

順着庫房的一旁把石合階走下去，那裏有米倉、火寮，前面有一眼深井。那裏是男僕佐治的天下。佐吉也顯出東道主的神氣，推一推那扇紫着伏見屋那邊的後門給她看。和前面的官道併行的冷清清的村中後路，就在那裏蜿蜒着。他把靠近古池那邊的木柵欄開給她們看了。行營的五穀祠隱約於櫻柵二樹之間。

這天晚上，家人都聚在爐邊。老太太以次，自吉左衛門以至佐吉都在一起。隔壁伏見屋那年輕的鶴松也被邀過來，坐在半藏的旁邊。阿夫琪放在爐火上烤的喜糕，香氣瀰漫了整個屋子。

「鶴哥，這是我們家的新媳婦兒。」

阿滿說着，給隣家的少爺引見阿民，拿了竹織串着的喜糕放在他的托盤上，請他吃了。烤得熱烘烘，抹上核桃醬油，那不曉得有多麼好吃的東西，也搬上了新夫妻的托盤。吉左衛門夫妻，就拿這簡朴的，然而又是隆情盛意的山家菜，祝福了半藏和阿民的前途。

〔註解〕

(1) 江戸時代非武士不得帶短佩刀，但有特許於平民者。

(2) 昔時男子將天笠蓋上方的頭髮剃成半月形，稱為「月代」，蓋為便於戴冠與隱也。

(3) 各藩國大名均置公館於江戸，制因「參勤交代」而起。

(4) 「四厚」原名「四夕厚」，現屬岐阜縣不破郡，昔為交通上戰略上要地，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爭天下時，慶長五年（西曆一六〇〇年）

(5) 三成敗於關原之決戰，自是德川氏掌握天下實權，建幕府於江戸封征夷大將軍。

江戸時代凡一方之長官均稱「奉行」，「道中奉行」是管官道的長官，掌管各官道驛站的取締，道路標標的佈務，亦理驛站的公事訴訟。

(6) 「狂言」乃「歌舞伎」這種戲的劇本。

(7) 「具荷奉行」拿現在的說法便是「具荷市長」。

(8) 日本式建築，室內而設炕床。其炕床，先以木板支撐二尺來高，各室以開閉蓋板的櫛屨隔之，起居毋臥的各室均鋪厚氈子。在炕床中

間留一地方，置石爐或鐵爐、土爐，貯火以取暖或煮物並稱為「爐」；設於茶室者，普通約半方公尺。蓋茶則爐甚大，概於其上方的頂棚裝置「自在鉤」，此用稱為「間爐張」，那個屋子統稱為「爐邊」，既可取暖又可煮物。

(9) 「寺塾」原名「寺子屋」或「寺小屋」，江戶時代庶民的教育機關，教寫字讀書。因幕府、江戶時代，教育均委諸僧侶教授。

(10) 世稱「用卷席、實履風間、木屐風長、平田柳風爲國學四大人」，爲江戶時代提倡日本學問最有力的學者。

(11) 自頂棚上垂一竹筒，結之以繩，下掛橫木板（其形，間有如魚者），穿之以帶鐵鉤之繩，與燈在燈灶上，以便燭臺等物之自上放下。

(12) 日本式建築，在室內上首，築矮桌或板特別高出幾寸，不鋪氈，正面壁上可以掛字畫，木板上可以放花瓶等裝飾物品，此處稱為「床之間」，大都設於茶室或佛堂。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

中國建築 王璧文著

初級物理化學 立田謙一著
張毅夫譯

以上二種正在印刷中

本館出版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中國文字學概要

齊佩瑤著
趙蔭棠校

定價 三元八角

本書以淺極顯之文字，爲極詳細扼要之解說，深入淺出，將中國文字學之流源演變，敘述無遺，故不但爲初學之津逮，在文字學上，亦不失爲最優良之著述，誠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圖 書 介 紹

藝蘭室文存

閩縣江陰氏庶昆（民國二十九年）刊于北京

藝子「張女襄公榮哀錄」。見所載墓誌銘。署閩縣陳寶琛撰。讀後歎為合作。以謂非大手筆不能。尤非訂交甚早相知甚深者歎者不能也。近讀嫂老之弟叔毅比部（寶璠）「藝蘭室文存」。則此篇赫然在焉。乃知寶叔毅代兄所作。更歎非能文者叔毅而又兄弟相師友。夙共切磋於文事。不能代為之而工切如是也。集中各體文字多可觀。淵雅有經籍之光。叔毅于兄弟間次居三。長即強庵也。強庵早進。叔毅則科名較晚。光緒庚寅始以戊子舉人成進士。膺館選。改刑部主事。引歸不出。益致力於學。攻古文辭。宿儒長樂謝枚如（章铤）。主講閩之致用書院。叔毅所師事。服膺甚至。（集中有謝氏墓誌銘等文。足章其人。）蓋家學而外。所得于謝氏者為多。卒于壬子十二月（民國二年之初）。壽五十有六。「文存」所收凡五十三篇。其中代人所作者約居少半。庚辰（民國二十九年）九月於北京刊成。至萬籟編次暨付刊之經過。見其子懋豫戊寅（民國二十七年）十月跋語云。「先

逮。『墓誌銘有云。』君既家居。謝絕羅致。獲共太傅譚學相切磋。久歷歲紀。及太傅徵入。迄國變。出處進退。輒取決君一言萬里外。往太傅嘗語三立曰。叔毅安可及。輔吾德而匡吾過。爲兄弟且爲畏友也。』『喪庵哀辭。序有云。』予家居逾兩紀。與君相師友。蓋將終身。及被徵總纂禮書。君以禮致於世甚重。謂予宜出。期以三年書成而歸。豈圖書不卒成。予亦不得歸。而君已不及待矣。悲夫。』辭有云。『嗚呼與子。堅臥鄉園。對牀聽雨。上樓看雲。我詩子諷。子文我論。庶幾黃髮。共守先芬。……』均足使人企慕。叔毅代爲南皮墓志銘。能恰如殫庭意中所欲言。固無怪其然耳。(又懋豫賡語有云。『懋龔昔先伯父家居日。每共先君有所述遺。輒邀先君在所居聽事。或就先君所。相與賞析商略。伯父時申紙書。先君子手菸器盞膝相向坐。終日或繼夜而參具。付鈔符箋錄。或更改定字句。歲乙未。先祖光祿公喪中。伯父在先君所。相與商榷作行述。並及先祖妣林夫人事略。夜半。至叙逸勸約勞苦處。皆噉然哭失聲。先妣及懋豫弟妹等爲驚詫。此情景猶彷彿在心目。爲尤可感傷也。』實情實景。寫來極真切動人。)

又按南皮墓志銘。『文存』所載。與『榮哀錄』本間有小異。如『鐵路議興。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公小試於京津。』『榮哀錄』本『試』下多一『之』字。『越事定後。汲汲奏移廣東提督駐龍州。』『榮哀錄』本『東』作『西』。(此當是『文存』筆誤。或手民之誤。)[『置身千載。所在詞其名賢。先哲若杜成侯陶桓公唐喪李宋韓范司馬。無日不流連心口間。』『榮哀錄』本『置身』作『抗憤』。『稟說經製公羊。文字萃六朝。爲權詭亂俗。』『榮哀錄』本『爲』上多一『謂』字。『比還朝。益亟亟於普建各省古學堂圖書館。』『榮哀錄』本無『各省』二字。『前歲入都。見公道孤志罔。氣鬱虛煎。私用愀歎。』『榮哀錄』本『罔』作『勵』。『公子權等將以宣統二年十二月乙酉葬公縣西南新阡。』『榮哀錄』本『厚』作『原』。(此當亦是『文存』手民之誤。)[『乃最其政績志事如右。而系以銘曰。』『榮哀錄』本『銘』上多一『銘』字。標題『清贈太

保單機大臣經筵講官體仁閣大學士南皮張文襄公墓誌銘。『榮哀錄』本作『清誥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贈太保張文襄公墓志銘』。蓋毀庵不無稍改處。又文中有云。『所至創立書院。……於蜀有經心書院。……』（『榮哀錄』本仍之。）按此似有誤。張在四川學政任。惟創經心書院。至經心書院則爲在湖北學政任所創。非於蜀也。

叔毅蓋登能詩。而誌傳皆未言及。公陳叔伊（衍）『石道室詩話』卷五云。『叔毅耽經學。漢宋兼采。能散體文。能詩。極少作。以庶常改官部曹。閉戶鄉居。累歲不入城。毀庭哀辭所謂不名一絹不出一塵者也。有雪坪與毀庵聯句云。雪坪生夏寒。奇勝弄荷甲。下臨無盡溪。上有太古峽。巖懸喬木翳。磴迴危欄夾。谷窅易聚空。江光未迷阮。苔深平妥簞。葦積回膠嶺。攤背牀是簾。礎茗灰成玳。曲几滑可凭。窪尊淨宜呷。仙道贈爽衿。天借眠翠匣。千模從意造。窠窟誰爪搯。想當春雨後。側足奔流狎。河勢走呂梁。攢絕不可觸。泊乎秋月夜。列坐微風洽。桂子落天壇。翠發那由篋。寂頂見佛性。夷坦息世乏。鳥飛鷗共巢。獸逸寧思押。醉當臥陶石。遊或荷劉鑷。雪坪生夏寒。梁澗盟須歌。舊稿傳寫。脫去兩人名字。三十餘句。不辨其孰伯孰叔矣。然妥貼不頗。居然韓孟之工力悉敵也。』曰不辨叔伯。曰工力悉敵。似叔毅詩才亦足方駕毀庵矣。滄趣樓詩。馨香者衆。而叔毅之詩無聞焉。殆所作既極少。復不自收拾。稿皆散佚。哀集無從。遂不爲人所措意歟。（又接聯句詩收入『滄趣樓詩集』卷一。題曰『雪坪聯句同叔毅作。』分註以『伯』『叔』。首三句伯起。以下人各二句。末一句伯收。字句間與『詩話』所錄微有異同。蓋入集時改定。可對照觀之。）

楚豫政中有『先伯父奏議於舊京刊刻』之語。未知近已刻成否。毀老官翰林時。歷上封事。早著風節。通識遠見。動關大局。尤治國聞者所不可不讀也。（士）

滄趣樓律賦

閩羅江陳氏辛巳（民國三十年）刊於北京文楷齋

清制。進士磨館選。常課用律賦。造散館之試。以及翰詹大考。均以律賦爲甄別之具。工拙爲升沉所繫。蓋唐以來之舊貫。千餘年所未改者。其氣格與古人之賦相衡。固已有殊。而推溯本源。仍屬同條共貫。才思學力。於茲可徵。善之者亦頗能神明於規矩之中。以當時之體。上希古作者。庶如劉子玄所謂說異心同韓退之所謂同工異曲者焉。

陳履庵（寶琛）「滄趣樓律賦」。辛巳（民國三十年）由其家梓行。郭嘯麓（則潛）爲之序。共收律賦二十五篇。（附上梁文一篇）印爲一冊。履庵老文采節疵。炳著于世。鑒其生平。可傳者多。律賦之工。特其餘事。此固可云以人而存。而就本身以論。亦有不可泯沒者在。

清代詞館律賦總集。法梧門有「三十科賦鈔」（起乾隆乙丑至嘉慶己巳）王夔齋等有「同館賦鈔」（起嘉慶辛未至道光丁未）。其後翰林院復于光緒庚寅輯刊「同館賦續鈔」（起道光庚戌至光緒己丑）。掌院學士徐桐序有云。「賦者古詩之流。滄鴈漢代。於漢閣文字之體爲近。揚子雲稱司馬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又言讀賦千首乃能爲之。然則賦固不易也。爲之而盡其道。則必以經史爲根柢。以性情爲陶冶。雖流連風景。罔非道義之華。是鳥可以雕蟲小伎薄之哉。方今承明之廡。文章之彥。莘莘濟濟。倍蓰前賢。尙無苟焉於斯事。而騁與大雅宏達爲羣。馳轡休明之資。頗有博通淹貫之儲。當不第爲朝廷備著作之選已也」。是詞曹領袖之口氣。亦徵律賦之時代性。頗可與「滄趣樓律賦」郭序同閱。書中同治戊辰科鈔有陳寶琛二篇。一爲今月曾經照古人賦（以題爲韻）。一爲風姿騁玉閣賦（以落霞孤鶩秋水長天爲韻）。蓋館課被推爲佳構而入選者。一均當行之作。一

滄趣樓律賦」中未收。未知是否編集時偶遺之也。(士)

孟鄰堂文鈔十六卷

游武進楊振振 民國三十一年孫氏影印嘉慶間刊本

共六册 定價二十元

孟鄰堂文鈔。清武進楊農先之所撰也。農先於經史多所撰述。有古周易尚書定本詩經釋辨春秋類考周禮訂疑明史蹟稿長編一統志稽古錄水經注廣釋古今類纂毘陵科第譜牒等。皆佚不傳。惟此集獨存。至嘉慶二十五年方由其曾孫魯生付梓。以竟其祖若父未竟之志。農先名椿。康熙戊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彙明史及一統志罔史三館纂修。累擢侍講學士。彙修三朝實錄。乾隆初年奉使往川陝祭告岳瀆。還京奏陳途次見聞五事。尋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特旨召還協修明鑑綱目。書成。以子逸曾繼曾等官京師遂留。就養。乾隆十八年卒。年七十有八。農先選於經史。於經雅不好周禮。謂天官地官之屬。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徵。疑其出於文種李悝吳起申不害之徒。辨漢書不見古文尚書及漢書儒林傳今文非伏生書。議論精闕。於史論惠帝。以爲官寺之禍。皆出於成祖。論易儲。辨忠肅之不諫。才具知人論世之識。且久居館職。對於明代史事。皆能貫串。史才之卓可知矣。其文合於古作。最爲方望溪所引重。蓋其文博雅近騷書亭。精磨近鮑詩亭。而不爲新嚴高遠之饒。則非毛氏西河可比。賀氏耦耕曾探入經世文編。不過數篇耳。此集現已罕見。今歲夏間孫氏取而影印。縮爲通行之本。裝成六冊。留心集部者。允宜家置一編也。(芳)

青學齋集

清陽汪氏家刊（北京東斜街五十二號汪宅發行）

三十六卷 定價五元五角

清代學術以顧亭林爲開山。顧氏崑山人也。雍正二年。折崑山西境另設新陽。邑人如張無蹠潘確潛。亦頗研究經史及說文音韻之學。而名不著。清季同光之間。有汪振民之昌。承潘張遺風而益廣其業。故卓爾爲吳學後勁焉。

汪氏幼承庭訓。以爲考訂古書可自驗識力。並可備後人取資。乃先讀遼金元三史。以期用心入細。後遂專研經義。以說文爲輔。旁及狹史諸子與夫輿地目錄九章家言。故其學益精博。昔黃子壽開潘吳中。創設學古堂於郟城可園。聘爲學長。因材施教。所成就甚衆。如胡綏之玉經章式之銓諸人。俱有聞於當代。而遺著之銓次校讎。綏之實董其事。並爲之序以張大之曰。……他如棠邑等考見地理之研求。釋元諸篇。見小學之貫澈。史論務案諸本事。不以翻空爲奇。時事務策其可行。不以高談爲貴。駢文則不取繁縟。而吐屬神似齊梁。詩篇不尙雕瑣。而氣澀出入唐宋。洵至謂考據詞章。兼擅其勝者矣。稱情而言。蓋非溢美。

書名青學齋集。凡三十六卷。自一卷至十二卷爲經小學。十三卷至二十二卷爲史學。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考證子集。二十六二十七兩卷原題曰雜錄。乃讀書札之類。四部皆具。二十八卷至三十二卷爲雜考雜文。而以補輯孟子鍾熙注附焉。三十三卷以下爲古近體詩。又有裕後錄二卷。李孝廉遺一卷。不入卷中。大都實事求是。文理密察。治國故者。當有取焉。（度）

啓事

本刊圖書介紹一闕，志在宣揚學術文化。凡各方出版新書，與此旨趣相合，委託介紹者，請將原書寄交本刊編輯部，俾獲寓目，無任歡迎。

日文新書偶誌

行中農作物增收法 (譯自農書新聞)

日本岩波信治著

養賢堂發行 定價二圓九十錢

依存於不測之天候。且處於勞力。肥料。資材。一切不足制勝之現狀。欲求確保食糧之增產。非有特別嶄新之增收法。不可能也。數百萬農家各自發揮其最高度精神與技術。固為要務。但天候與生產物之耕種。極複雜微妙。每因稍涉於怠惰不注意遲緩等情。致招意外之損失。是為常見之事。因此在每季節中。對四面八方。均須存警戒之心。務求無絲毫之過誤失態。即農作物增收之根本條件也。著者由此見地。特作是書云。著者本籍愛知縣。供職地方農事試驗場三十有五年。對於農作。研究精深。同時盡瘁於農民指導。今傾注其平生蘊蓄及熱情。就農作一年各月中。應實行者。應注意者。應警戒者。應計畫者。各懇切指示其方法。貢獻於目前之食糧增產陣。誠為農村之子弟及農作指導者之良好刊物也。(若)

環境衛生學（附前）

日本石川知福著

吐鳳堂發行 定價七圓

最近之衛生學。僅一面有對於個體與環境之關係。加以深奧探究之傾向。自本書出。可以適應一般之企望。凡溫度光線香毒氣塵埃瘴氣居住氣候社會的環境等等。所有環境條件與人生活動之關係。無不詳細論述之。並為對於已有之環境條件之處置。及人生活之向上起見。研究及使環境成為有利化方法等之應用方面。其用意用筆。處處周到。是書不獨為醫師醫學生必讀之本。亦為厚生關係者之好伴侶也。石川氏研究醫學有年。昭和十五年任厚生科學研究所教授。兼該所環境衛生部長。

大東亞戰史（附前）

酒田吉明

日本富永謙吾共著

長谷川了

廣文堂發行 定價二圓九十錢

要求世界新秩序之建設。對於大東亞戰爭之推移。毫不關心者。未之有也。傳播此戰爭消息之出版物。致雖不少。然各有長短遺憾。尙未見有得當者。本書合外交陸軍海軍三篇彙為一冊。各執筆者敘事均能適格之點。無與比倫。全書通讀之。則由大東亞戰爭勃發前後之情勢。至本年五月止。一切經過。可以完全理解。至正義日

本之確乎不動之國策。日軍之沉默精進。雄大無比大東亞戰爭之構想。卓越之戰略。將兵盡忠報國之精神。無不感入人心云。堀田氏本籍山口縣。現在大本營陸軍報道部勤務。陸軍中佐。富永氏本籍長崎縣。現在大本營海軍報道部勤務。海軍少佐。長谷川氏本籍神奈川縣。任太和新聞政治部長。日本帝國通信社編輯局長。兼外務省情報局囑託。(芳)

大東亞經濟資源大觀(目前)

日本土方成美監修

日蘇通訊社發行 定價十二圓

本書在土方博士序文中。曾謂因本書成立之經過。及時間的關係等。自專門家觀之。有無不消之點不可知。而余自己執筆時。或由特異觀點著筆等語似對此書全體統一之點。尙抱有遺憾焉。其內容所論共榮圈之資源問題。即自食糧問題。物資交流。勞務配置問題。以及對於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凡一切處於重點的現下最急之諸問題。並分別地域將各國之經濟事情。用豐富資料。詳細介紹之。資料之由來。正確而且適當。是書乃專門研究家所執筆。作為東亞經濟之便覽。實一良好之著作物也。(芳)

南方圈文化史講話(目前)

日本板澤武雄著

盛林堂書店發行 定價一圓八十錢

本書專就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之南方圈。由文化史之立場講述之。所謂南方圈之文化。大別爲五。一富有強韌

性之固有生活文化。二發洩於南方圈之華僑的中國文化。三光被於南方圈之宗教的印度文化。四在南方圈生新
強力之回教文化。五發揮政治的科學的支配力之西洋文化。更就抱必勝之信念。對待此數種文化之日本文化。
說明其重大使命。從來單獨介紹南方事情之書籍。爲數甚多。但本書以遠大識見。次第論述。意義極深。行文
簡明平易。且有興味之抑闕甚多。在大東亞戰爭下。殊爲一般民衆及青年之良好讀物也。板澤氏現居東京帝國
大學文學部教授之職。曾於昭和二年至四年間留學英荷德意等國。(芳)

氣象學講話(同前)

日至岡田武松著

岩波書店發行 定價三圓五十錢

氣象學在航空上有極重要之連繫。自不待言。即在農業漁業航海土木衛生等之領域上。欲忽視之。亦絕對不可
能也。氣象學乃一應用範圍極廣之學問。又爲純粹之科學。趣味至深遠。本書爲備自修氣象學之補助。又爲通
曉氣象之人與從事測候者之學習書而著述者也。故其內容。關於相當專門的事項。亦網羅在內。一般人讀之。
不致有難解之處。然概觀近來長足進步之氣象學。并供各種專業分野之應用。此等有限知識。亦不容或缺。書
中抑闕甚多。表式精細。作爲氣象之入門學。乃本書之適當價值也。(芳)

實定法秩序論(同前)

日本尾高朝雄著

岩波書店發行 定價四圓八十錢

本書乃彙集關於法及國家之法理學的考究之論文五篇而成者。其內容可分爲四部。(第一)論國法與事實及規範之關係。又法及道德政治宗教經濟等。(第二)考究法之效力及其根據。(第三)檢討法之目的之對立與調和。并論法之綜合的目的。(第四)乃論國家與實定法之關係。更就法之目的實現者之地位。推論國家之目的。作用及構造。運營之原理。評判其與憲法學國家學上之主要問題相關之民主主義及獨裁主義。終勞強調說明日本之真正立憲君主國家。以君主爲中心之君民一體原理。全書并不拘於一定之方法論的立場。務努力於綜合的考察。俾達到妥當之見解。行文平明。內容豐富。殊爲研究法及國家之根本問題者必讀之書也。尾高氏日本學法博士。現任京城帝國大學教授之職。(芳)

大東亞海運研究(同前)

日本經濟聯盟會調查課編

生活社發行 定價二圓八十錢

本書以關於日本海運重要對策之意見爲中心。凡貿易運貨輸送戰時海運國家管理造船大東亞共榮圈航路與戰爭對策。及以海運爲基礎之港灣問題。均作爲主要之題目而研究之。刻下正在官民共傾注其全力於船腹擴充及海運航運率增進之時。本書刊行之意義。無不認爲有十分之價值。其內容更網羅海運界之全權威。爲檢討上重加檢討之成果。具有重要之提示。毫無疑問。書末并掲載各國海運事情。以爲參考。本書實證的闡明日本海運在世界海運界之地位。實與讀者一親切之見解也。(芳)

國立編譯館（最近出版叢書之二）

古田良一著
章欽亮譯
日本通史
敘述友邦過去二千
餘年之史實

南京山西路八十一號

國立編譯館

學術文化消息

佛教美術史中國篇

中國佛教學院教授或蕃豫參考中外典籍多種。編成佛教美術史中國篇該書共分十七章。對中國佛教美術演變述叙甚詳。現由中國佛教學院出版。(八月六日晨報)

大東亞美術協會召開綜合展覽

大東亞美術協會於八月七日在日比谷東洋軒舉行開會式。會長有馬賴寧伯。副會長菊池門也。陸軍中將黑田河邊。陸海軍兩報道部員。柳原與亞院調查官。爪哇與亞同盟理事等約四十名出席。協議今後之活動方針。該協會將搜集東亞各國繪畫工藝攝影標語等作品定於九月在東京府美術館展覽。(八月八日晨報)

心臟縫合手術之精進

心臟手術爲醫學界最難問題之一。最近由紐約一病院試驗成功此手術。據抵里斯本情報云。紐約市外某軍需工場中。一職工年十七歲。因與同事爭論。被人以利刃刺傷心臟。送至醫院後以心臟極強。竟未死。經醫生施行手術。取下肋骨三根。以六針縫合傷口。當施手術時。由心臟流出血液。手術後。由被害者之靜脈輸血於血管中。卒獲救。(八月十三日廬報)

漢譯克爾經

陸軍中將劉錦標以四年之長時間將克爾經譯爲漢文。此經原爲阿拉伯文。從無漢譯本。全書凡四十萬言。對回教教義詳括無遺。(八月十九日實報)

社會文化研究法

北京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主任余天休博士近著一書。名社會文化研究法。全書分六章。首論一般文化之內容。次述我國文化之變遷。及其研究方法。並有一章專論研究社會文化之步驟。書後並附有中國文化系統表。(八月二十二日實報)

北京人之研究

東京帝大教授長谷部博士近來華實地踏察周口店。推定爲二十萬前之初期冰河時代黃土堆積作用未停止時。居住於華北平原之原始人。所謂北京人。其發掘之端。係以民國十年中國地質調查所之安德生博士(瑞典人)自周口店石灰洞內之地層拾出之石英片斷片爲始。繼之十一年發現大白齒及小白齒各一枚。命名爲希南特洛布

斯北京人。十八年發掘女性之頭蓋骨。二十五年發現極幼稚之石器。及加工之骨片以及木炭及灰等。迄今於周口店已發現頭蓋骨五個云。(八月二十三日新民報)

訪求敦煌石室之佛學史料及禪宗文字

清末於甘肅敦煌石室發現唐代寫經。中多佚典。日本新修大正藏經嘗就倫敦巴黎各圖書館所藏搜集編入。現由佛學同願月刊社復訪求中國各私家所藏敦煌經卷。將所得關於史料及禪宗文字於該刊二卷二期起。逐期披露。供世人研究。(佛學同願月刊二卷二期十四號編輯室談話)

中華醫學會二屆常會

中華醫學會開第三次常會由中日各教授講演。計有北京大學教授馮蘭洲之在斜毛白蛤體內發育之研究。京城帝大教授篠崎哲四郎之關於間腦病狀態。東京帝大教授相澤長德之就近放眼化體質調節之意義。金澤醫大教授秋元波留夫之人類腦頂機能與特別病態之現象。金澤醫大教授久留勝之關於癌外科治療之考察。名古屋帝大教授名倉重雄之類骨組織的本態。九州帝大教授神中正一之關於骨關節結核。京都府大教授飯塚直彥之就乳酸凝固反應結核活動性之診斷。講演畢並改選職員。(八月二十九日晨報)

病勢調查會開委員會

東亞文化協議會醫學部爲明瞭華北都市各項病勢蔓延之情形。俾謀醫學技術上之改良。曾於去年秋間。成立華北十大都市病勢調查委員會。該會特於昨日舉行第二次病勢調查委員會。決定：(一)精密審核調查表格內之

錯誤。(二)妥爲統計調查表。(三)規定劃一病名及調查標準。(四)各地中醫醫士在教育程度之改進。將於各地分別成立中醫講習會。(八月三十日新民報)

墨西哥京城發現古城遺址

墨西哥考古家某氏。近在京城北面六十英里處。發現托爾吉古國之首府都拉城遺址。並已認出皇宮數處及寺院遺跡。此項發現極有價值。蓋截至目下爲止。阿克特克文化源流之托爾吉克文明。鮮爲人知故也。(八月三十日中華日報)

第六次東亞文協評議員會

第六次東亞文協評議員會於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二日三日舉行。日方重要代表到者有酒井伯傳岡部子爵諸君以次。全體評議員向政府提出重要建議二事。其一爲希望兩國文教當局益求教育機構及內容一切設施完備。共同發展中日文化。其二爲普及農業教育。增設農業學校。另設農業專門學校。養成教員及指導員。並委託專門學者設立機關。編纂農學辭典。至於各專門部報告內容簡誌如後：

文學部 (一)博物館之整備(二)關東東方音樂蒐集故有琴譜。(三)夏目漱石所著之「我是貓」由北大大學院教授尤炳圻譯完。島崎藤村所著之「黎明」。由北大大學院教授張我軍譯述中。近期即可完成。「萬葉集三百編」之譯文。亦由北大大校長錢稻濠譯完。其譯文一部份已行刊出。「伊勢物語」一書。由北大大教授傳仲濤著手譯述中。

法經學部 法經學部最近由日本寄到多種名著由華北編譯館着手翻譯。

理工學部 (一)關於北京大學新畢業生之任用問題。(二)設立理工各科之術語制定委員會。(三)關於觀像台及測候所之建設整備。(四)自然科學博物館之設立。決議事項(一)物色散在各地方中國理工學者並蒐集其業績。(二)擴充東洋數學之調查。

農學部 (一)農業技術指導員之養成。及農業學校之增設。(二)對於農書之翻譯與字典之編纂等。積極促其實現，請政府加以考慮。

醫學部 (一)本年于九月中旬，將派遣中日醫學專家各一名，赴華北各都市視察。(二)都市病勢調查委員會在北京組成小組委員會。並決定調查方法。

又各專門會議各項議案分錄於後：

文學部 出席議長錢稻蕪，副議長宇野哲人，及評議員十五人。

提案：(一)予中國青年學者以純粹學習學問之機會。而實施以下事項：一，設立學術研究機關。一，設立學術獎勵委員會。關於青年學者應研究學習之題材。由該委會選擇審議之。(二)教育問題：為順應世界新情勢。以刷新全面教育而有以下諸措施：一，改訂教科書。一，中等教育之再教育。一，師範學校之充實。一，改善小學教員之待遇。一，職業教育之充實。一，改善女子教育之內容。一，制定印刷標準孔子像。分配各校。

法經學部 由小山部長議長進行會議討論事項如左(一)最近將由日本運到大批參考書籍。由翻譯館着手翻譯。(二)朱顯年議員提議：設置東亞固有法理研究會。蓋因鑑於過去日華東亞固有法理。且極適合於東亞人情風俗。後以歐風東漸。則歐美法制思想漸次侵入。故多趨向歐美。而忘我來原根本。今為再檢討東亞道義社會風俗。建立日華兩大民族固有法制起見。此種研究會實有早日成立之必要。

理工學部 議長荒川文六，副議長文元模。討論事項：（一）東亞文化協議會內成立學術獎勵委員會。為援助青年學子之研究。供給青年學子研究之題目。至於該會之一切費用。則由政府請求補助。由各部會全體同時請求之。（二）由於現在大學入學考試之結果。關於自然科學成績極為低劣。蓋由教科書之不良。以後須充實教科書之內容。（三）應保護天然紀念物，如植物，動物，例如：明十三陵有柏樹一株。歷史頗悠久。惟近來形將枯凋。因由病蟲所害。及對如何殺掉害蟲保護天然紀念物。應積極進行。

醫學部 中日評議員十八人出席。由森島庫太擔任議長。當討論下列事項：（一）關於醫學全書之出版。中日文化交流新醫學之確立。本年末可將解剖學（湯器著）。及生理學譯竣。（二）去年開始之華北主要都市病勢調查。將繼續舉行。此次調查後。將酌情充實保健衛生方面之設施。（三）日本帝大増田教授。及中國方面二人。（刻未定）將於本年十月間。赴華北各都市調查病症之勢態。（四）本會醫學部，對於綜合調查研究所之關於研究工作之推進，將以全力予以協方。（五）來年四月在東京舉行之東亞醫學會，中國方面評議員均將參加。（六）中華民國醫學會方面，希望在本年醫學會。日本方面所參加之醫學權威者之偏於學術方面之特別講演。於明年東亞文協評議員會召開時。希能有偏重於保健衛生之實際知識之特別講演。

農學部 中日雙方評議員全體出席，由麻致敏擔任議長。當討論事項多件。茲分錄於後：（一）前委託華北農學會所研究之華北食糧自給自足問題。刻間研究之主要部分。業已大部完成。關於該研究之具體內容。即將於近日召開之華北農學會席間詳為報告。（二）為謀農學辭典編纂之成功。即委託華北農學會。組織編纂委員會。以研究該辭典之具體內容為編纂方針。（三）農學部會所推薦之關於農學之優良書籍。刻均着手翻譯其一部且已成功。（四）為防止由國外輸入植物之病蟲。決將謀檢查制度之充實。（九月一日二日三日晨報）

孔子誕辰定爲九月二十八日

本年七月十六日中政會通過。林委員柏生。陳副秘書長春圃。合簽改訂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爲先師孔子誕辰。今年九月二十八日爲孔子誕辰紀念。以後類推。茲誌原文如下：

一、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穀梁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紀年用周正。周曆十月。即夏曆八月。以上兩紀年。日相同而月數不同。

三、今用陽曆求甲子術求得（甲）民國前二四六二年。（公曆紀元前五五一）爲庚戌。是年秋冬之間。庚子日有三。七月三十日。即庚戌年癸未月庚子日。九月二十八日即庚戌年乙酉庚子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即庚戌年丁亥月庚子日（乙）民國前二四六二年公曆紀元前（五五二）爲己酉日之年秋季冬之間。庚子自有之八月四日。即己酉年辛未月庚子日。十月三日。即己酉年癸酉月庚子日。十二月二日。即己酉年乙亥月庚子日。夏歷月數日數。閏月及節氣變動甚大推查較難。陽曆月數日數。閏月及節氣。均有定制。推查較便。茲所求得之年月日。及其于支自較可靠。

四、潘守廉所刻歷代尊孔記。孔教外論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陶廣叢說云。「孔子聖誕。相傳八月二十七日。忌辰二月十八日。又孔子八字爲「庚戌。乙酉。庚子。甲申」。崔述陳考信錄謂。「孔子實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若以周歷推算。即等於夏曆八月二十一日」。以上兩則。一證八月二十七日。一爲八月二十一日。均從夏曆推算而得。查曆法典彙輯詩書所載。春秋日食中有一條云。「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云」。

是襄公二十一年爲己酉無疑。照此條所載。甲子數往下推算。可得如下之庚子日（甲）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庚戌年。己酉月。庚子日（乙）襄公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即己酉年。癸酉月。庚子日。兩年誕辰之干支如上述。（丙）陽歷求法所得。完全相符。日本新城斯濂博士。用陽歷積日法。求得公歷紀元前五五二年十月三日。相當於周歷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即夏歷魯襄公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五、另據通會載。「孔子八字爲戊子月非己酉月」。查魯襄公二十二年丁亥月。既有庚子日。則次月戊子。除非是年十月置閏。決不能有庚子日。當年置閏。毫無異議。但據王韜杜預及新城三氏之推算。閏月均在十月以前。故此說絕不可靠。

六、綜上所述。先師誕辰。或爲國曆民國前二四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即夏曆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八月（乙酉）二十七日（庚子）。或爲國曆民國前二四六三年十月三日。即夏曆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八月（癸酉）二十一日（庚子）。則尙待解決者。爲年分問題耳。

七、先師生於何年。尙有兩說。其爭辯歷二千年不決（甲）司馬遷史記以孔子實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從其說者。有杜預左傳註。陸德明左氏音義。蘇轍古史。劉安世元城語錄。袁樞通鑑記事本末。鄭樵通志。朱熹論語序說。呂祖謙大事記。羅必路史餘論。黃宗憲南電文約。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等。（乙）公羊傳穀梁傳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從其說者有賈遠左氏解詁。服虔左氏傳解詁。邊詔老子銘。何休公羊解詁。楊士勳穀梁疏。王欽若冊府元龜。劉恕通鑑外紀。胡安國春秋傳。洪興祖闕里系譜等。究竟何說爲是。殊難判定。新城博士採第二說。亦並非有數理上絕對之根據。與上述斷月日之所肯定者不同。以年之干支言之。則庚戌年沿用甚久。以月日言之。八月二十七日亦沿用甚久。數理上之核算。既難確定。則取決於

習慣。假定爲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未始不可。且史學家較經學家之論斷。似以爲可信。基於上述之推算。擬請改定(一)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爲先師孔子誕辰(二)今年九月二十八日爲先師孔子誕辰紀念。以後類推。(九月一日庸報)

日廣瀨氏發明以荷爾蒙無種播果實

日本熊本縣廣瀨恒久氏從事成長荷爾蒙之研究結果。乃應用成長荷爾蒙於四十餘種植物。亦不須若何特別接木技巧只將花之雌蕊柱頭。或花柱切斷後塗以荷爾蒙用以促進子房之成長。而能成功全無種子之果實。該氏試驗室中。西瓜甘瓜茄子黃瓜絲瓜等無種果實繁殖甚盛。據云若將成長荷爾蒙少量用以園藝中花木。則可得充分接木與由播種者相較可節省六七年。而若將之應用於枝部。則枝部單獨急速成長。故亦可適用於紅葉上云。(九月四日庸報)

國際學生聯合會發起人海頓逝世

國際學生聯合會之發起人海頓氏逝世(九月五日晨報)

佛教博覽館

北京佛教名宿爲發揚佛教開拓文化計。將設一佛教博覽館。內置各代佛像佛經以及與佛教有關係之諸文物。佛經有宋版明版者。均已由各方分別搜集將供博覽。(九月五日新民報)

朝鮮百濟城發現古物

朝鮮總督府博物館。爲研討古代朝鮮文化。發掘百濟城址。發現一千四百年前百濟文化古物。計長達一尺七寸。建築用之四角鐵釘。及五六寸釘類。蓮瓣形瓦類。三日更發現貴重之壁畫殘片。目前發掘隊尙在繼續開採中。按該房屋之壁畫係三國時代之物。今始發現。較之大和法隆寺壁畫尤爲古遠。(九月五日中華日報)

硫膠質劑可醫黑熱病

「黑熱病」爲傳染病之一種。其症狀初染時發燒。面色變黃。一個月後。脾臟腫大。重者佔全腹面積三分之二以上。故土名爲「瘧塊」。此病以中國爲最多。而蘇北地方尤甚。事發前淮陰曾設有瘧塊研究院。事發後。北京同仁會華北防疫處。於民國二十八年。特派駒野大夫來海州。從事於研究。據調查結果蘇北地方、東、瀋、嶺、沐、漣兩淮及宿遷等縣。小學校調查以灌雲縣之新安鎮爲最多。佔百分之二十一強。其次爲漣水及東海。戶別調查。以東海爲最多。佔百分之十二強。在研究方面。駒野大夫發見黑熱病貧血之原因。乃由原蟲(孳形小體)所生之毒質。抑制骨髓生血機能之所致也。在藥物方面。以前治療。皆用錫劑。尤以五價錫劑爲最特效。但藥價甚高。近來由同仁會副會長宮川博士發見硫膠質劑。對原蟲有效。上月駒野大夫。携此藥來海。注射多人。其效果較錫劑。有過之無不及。而藥價較錫劑爲低。(九月十日新民報)

國立師範大學成立研究院

國立師範大學設置研究院已由教育總署批准。院址設於女師學院舊址。錄取之研究生。研究期爲二年。並有津貼。(九月十一日晨報)

國府褒獎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植物研究所長陳煥鏞

民國十七年秋間。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於該院設立植物研究室。聘請植物學家陳煥鏞為教授。十八年改為研究所。並以該教授為所長。經陳煥鏞之努力。其所儲標本由三號起加至六萬零二百五十號。二十三年該所隨同中央遷往石牌。又創設植物標本園。搜羅奇花異卉。至五六萬盆。而蜡葉標本亦激增至十一萬號有奇。嗣因事變遭空襲。該所率同所中職員將標本圖書等件運往香港。設辦事處於九龍。迨廣州事變發生。為營救石牌標本園植物起見。未敢離廣州一步。聞見兵逃火發。始由廣州步行至香港。繼續研究。儲存標本更增至十四萬餘號。全國各省搜羅完備。世界植物標本亦為不可多得之資料。而植物圖書古籍則尤多已絕版者。上年香港陷落後。辦事處被封。本年四月間。由廣東省政府向香港總督府交涉。將該辦事處所存全部公物交還粵省。該所長陳煥鏞之熱誠盡職。實深可嘉。允宜給獎以示鼓勵。擬請國民政府明令給予獎狀。此為中央政治委員會開一〇九次會議時。委員陳璧君所提議者。（九月十一日中華日報）

滿洲國寶展覽會

日本滿洲建國十週年慶慶祝會。及東京帝國博物館。共同主辦之滿洲國寶展覽會。十日在上野博物館開幕。陳列之國寶。計有乾隆皇帝欽定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滿洲文大藏）宋元明清代之「繅刺絲繡」類。近代陶器等共二百餘件。溯自渤海遼金。以迄清朝。歷代之滿洲民族文化精華共分八室陳列。又滿洲建國十週年慶慶祝會。獻納於滿洲政府之帝國藝術院會員三十人執筆之日本畫十六幅。油畫十四幅。該畫俟十月一日至七日間。在帝國博物館舉行之慶祝會。公開展覽後。即裝送滿洲。（九月十一日廣報）

馬可波羅雜誌

關於東亞領土內各地之風俗宗教文化。上海最近出版之一種意大利雜誌——馬可波羅——內容極為充實。此雜誌每年定期出版四次。撰稿者皆為消息靈通之人及學者。內中最可注意之一篇為日本首與教廷之關係。（節譯自九月十三日英文時事日報）

本館出版小叢刊之一

荷屬東印度

定價七角五分

茲值大東亞聖戰展開之際，前荷印之史地關係，深應注意。本書乃具極簡要之說明，留心當今世界大勢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館 務 紀 要

三十一年二月分

一日

本館發行課課員劉季為事務課課員，兩事務課課員杜桂泉為發行課課員。

香園館鴻佐館職員准、傳本館考取香園周伯勳高士助二員，到館服務。

二日

致各出版機關函，送本館出版新書廣告稿，請交換暨免費刊登。館長申明館員服務規則，飭遵切實遵守。

三日

上教育總務呈，送送本館三十年公務員年終考績表，請鑒核呈轉。

四日

奉教育總務總字一四二號指令，飭遵照支配三十一年度總預算費數目，編造分月預算，以憑核撥。

館長召集幹事課長討論本館刊物出版宣傳等事項。

收童校編輯秋奉朝度原稿二冊，學源編者入朝部中之史學史料原稿六冊，張我軍譯日本島崎藤村原著夜明的前原稿三冊。

五日

奉教育總務總字一四六號指令，該館三十一年一月份經費一萬三千元，業經撥交來員領訖，仰知照。

奉教育總務總字一四七號指令，本屆終年加俸，務應慎防兼職人員報領，仰遵辦。

館長召集幹事課長討論外埠館處郵寄等問題。

收王炳鈞郵船上合添日本原田三夫原著最新之自然科學原稿一冊，附原書一冊。

六日

新聞記者到館訪問，由館長接見，告以本館出版情形。

收齊佩塔趙薩受合編中國文字學概要原稿第四章第二十節至二十七節共三冊。

七日

上教育總署呈，請示可否將本館計畫審訂兩委員會辦事酬金，於年終加發卅個月，以免向隅，併送名單一紙。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五號訓令，奉准北政務委員會令，定每月八日為大東亞戰爭紀念日，開列是日應行事項，仰遵照。

奉教育總署文字一五四號指令，據檢呈所編現代知識叢書中之世界經濟概論一冊，已悉。

館長召集幹事課長討論編輯宣傳及負責人員應行事項。

九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五九號指令，該館呈辦三十年一至三月份應備處經費撥給及支出計算書表，業經分別轉解轉呈，仰知照。

本館籌備處三十年一至三月份經費，共一萬元。支付職員薪津，工資，文具，郵電，房租，雜支，購置，繕寫，紙張，旅運，及其他等費，共計支出八千五百零六元九角五分。結餘一千四百九十三元

零五分。曾於三十年九月十一日呈解，併送支出計算書收支對照表等各五份。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六〇號指令，該館所送開辦長支出計算書表，併結餘，業經分別轉解轉呈，仰知照。

本館開辦設備費，計二萬七千五百元，於購置發粉項下共支出二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元二角六分。結餘七角四分，曾於三十年九月

十三日呈解，併送支出計算書收支對照表等各五份。

收朱滄蘭碑帖淺說原稿四冊，附照片。

十一日

上教育總署呈，造送本館本年一月份職員異動人事登記等表，併課員房之傷查履表登錄冊，請鑒核彙轉。

館長召集幹事課長討論出版事項。

收宗京遠譯 *U. S. S. R.* 著造林學基礎原稿第三章至第四章一冊。

十二日

館長就東亞共榮圈內南洋史地之關係發表意見，本日於報紙刊出。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六六號訓令，奉會令本年二月十五日春節，適值星期日，於二月十八日補假一日，仰遵照。

館長召集幹事課長討論關於本館刊物的發行各項辦法，議決事項如次：

本館刊物本埠批發發行辦法

一、凡本館委託本埠之經銷處，批發本館出版書籍刊物者，應依

本辦法辦理。

- 一、凡本館委託本埠之經銷及代售處，批發本館出版書籍刊物者，一律照定價八折計算。
 - 一、凡本館委託本埠之經銷處，經銷各種書籍刊物，至一百部以上者，得再予以九五折扣。
 - 一、凡經銷或代售本館之書籍刊物，每月清算一次，由本館製定月報表格，分發各經銷處及代售處填具送館。
 - 一、凡接受本館之委託，為本埠經銷或代售處者，須先繳納批發書籍刊物實價三分之一為保證金，但經本館特別許可者，得以銷保代之。
 - 一、凡經銷處或代售處違背上述規定者，本館得隨時取消其經銷代售權。
 -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 本館刊物外埠代售行辦法
- 一、凡本館委託外埠之經銷及代售處，批發本館出版之書籍刊物者，應依照本辦法辦理。
 - 一、凡本館委託外埠之經銷及代售處，批發本館出版書籍刊物者，一律照定價八折計算，但郵寄包裝費，應照書籍或刊物之定價另計二成。
 - 一、凡本館委託外埠之經銷處，經銷各種書籍刊物至一百部以上者，得再予以九五折扣。

- 一、凡經銷或代售處，代售本館之書籍刊物，每月清算一次，由本館製定月報表格，分發各經銷及代售處填具，其應繳之價款，除匯票外，郵票及印花稅票一概不收。
- 一、凡接受本館之委託，為外埠經銷或代售處者，須先交納批發書籍刊物實價三分之一為保證金，但經本館特別許可者，得貸本館保代之。

- 一、凡經銷或代售處，違背上述規定者，本館得隨時取消其經銷代售權，並清結一切帳目。
-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本館優待文化機關暫行辦法

- 一、文化機關購買或定閱本館出版書籍刊物者，得依本辦法辦理
- 一、文化機關以左列者為限：
 1. 國立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2. 政府或主管官署承認之學術團體。
 3. 公私私立圖書館。
 4. 社會教育機關。
- 一、文化機關購買或定閱本館書籍刊物者，均照定價八折計算。
- 一、文化機關購買或定閱本館書籍刊物時，應儘正式商件，並明擬定圖書刊物之名冊，併此，加蓋機關及負責人印章，以資證明。
- 一、文化機關購買書籍，或定閱刊物時，應將價款一次付足，外

埠者應照寄籍或刊物之定價，另將郵寄包裹費二成，但價款除函票外，郵票及印花稅票，一概不收。

一、本館寄籍或刊物，經交付郵局寄出後，如有遺失、或毀損情事，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一、文化機關所提購或定閱之寄籍刊物，如已售罄時，即將原款退還。但外埠退款之郵匯各費，應由該款內扣除。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本館得俟原著者購寄暫行辦法

一、本館出版寄籍之原著者，購買其原寄寄籍時，得依本辦法辦理。

一、原著者購買其原寄寄籍，一律按定價付款，但購買五十部以上者，得按八折計算。

一、原著者購買其原寄寄籍，至五十部以上者，應備正式函件，述明擬購之寄名，份數，並加蓋私人印章，以資證明。

一、擬購寄籍之價款，應一次付足。外埠函購者，應照寄籍定價，另加郵寄包裹費二成。但價款除函票外，郵票及印花稅票，一概不收。

一、本館寄籍，經交付郵局寄出後，如有遺失或毀損情事，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一、擬購之寄籍，如已售罄時，即將原款退還。但外埠退款之郵匯各費，應由該款內扣除。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本館得俟原著者購寄暫行辦法。

一、本館館員購買本館出版之寄籍刊物時，得依本辦法辦理。

一、本館館員購買本館出版之寄籍刊物，於不違反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之規定時，得按定價八折計算。

一、本館館員，依照本辦法購買寄籍刊物時，每種不得超過五十部。

一、本館館員依照本辦法購買寄籍刊物時，不得以營利為目的。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本館對於館外寄籍法暫行辦法

一、本館為便利著作之傳播起見，得承受著作者之委託，代為推銷各種私人出版之寄籍。

一、凡委託本館代銷寄籍者，須先提交出版許可證件，及原書兩本，以資審定。

一、凡推銷上之必要費用，應由委託者自行負擔，本館不另收取任何報酬或利益。

一、本館對於推銷之寄籍，除推銷事宜面外，不負任何責任。

一、凡本館代銷之寄籍，遇有意外之損失時，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一、凡本館代銷寄籍之帳目，每年應分三次清結，即四月底八月

底十二月底。

一、本館對於代領之書籍，得隨時停止代售推銷。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外埠函購本館書籍刊物暫行辦法

一、凡外埠函購本館出版之書籍刊物者，除文化機關及批發另有規定外，均應依照本辦法辦理。本館代售之館外出版書籍刊物，亦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函購本館出版或代售之書籍刊物時，應將所購書籍刊物之名稱，卷數，部數，份數，以及收件人姓名，住址等，詳細開明。連同價款及郵費，一併匯交本館，以憑寄發。但除匯票外，郵票及印花稅票一概不收。

一、本館出版之書籍刊物，均照定價發售，但發售預約或特價時，不在此限，長期定閱本館出版之刊物者，應按照該刊物之定閱辦法辦理。

一、館外出版之書籍刊物，本館依照流通辦法，代為發售者，其售價按照各該書籍刊物之實價發售。但本館不代辦館外出版書籍刊物之預約，或其期訂回。

一、外埠函購本館出版或代售之書籍刊物時，除價款外，均應照定價加二成，另加郵寄包裝費二成。預約或特價之書籍刊物，仍照原定價加二成，但郵寄包裝費有餘時，得予退還。

一、本館於收到外埠函購書籍刊物之函件及匯款後，即照原函所

開地址，將裝賸之書籍刊物，連同發單，一併掛號寄出。但所匯之款不足，或匯票不能兌取時，應另行辦理。

一、本館將書籍刊物交付郵局寄出後，如有遺失，或毀損情事，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一、來函裝賸之書籍刊物，如已發覺時，本館即將原款退還。但裝賸之郵票各費，應由該款內扣除。

一、關於函購本館出版或代售之書籍刊物時，除郵政章程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館隨時修正之。

本館出版刊物者領取版稅暫行辦法

一、本館書籍刊物之版稅，於每年國曆一月底，及七月底，各結算一次。

一、每次版稅結算後，由本館會計課用結算清單通知著作人。

一、著作人收到結算清單後，即可持版稅憑摺，至本館會計課領取版稅。

一、著作人如居住外埠時，可將版稅憑摺掛號郵寄來館，並開明匯款處所，以便匯寄。但上項匯款以通匯地點為限，郵應各費，須由應領版稅內扣除。

一、版稅憑摺，只限簡單號數，及應取版稅總數，不閱其他。

一、版稅結算時，如因本館委託之經銷處所票費遺失，不能列入者，該項遺失部分，得裝入下屆版內計算。

一、著作人領取版稅數目，應以本館報目為準。

一、著作人如委託他人代收版稅時，除將版稅匯摺交該代收人外，並須於領款前，用書面通知本館。

一、著作人身故，其應得之版稅，可由其合法繼承人，於法定期限內，繼續領取。但該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應出具相當證明，以書面通知本館。

一、著作人應留存印籤於本館，以備考查。

一、著作人應將詳細住址，留存本館，如有變更時，亦須隨時通知。但著作人怠於通知，致受有損害時，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一、著作人如須依法繳納捐稅時，本館得於應取之版稅內扣除，代為繳納。

一、著作人如將版稅匯摺遺失，應即以書面通知本館，並於本館指定之新聞紙刊登作廢廣告，經一定期間，無人異議後，得由本館另給新摺。但經他人持摺冒領於前者，本館不負任何責任。

一、版稅匯摺用盡後，本館得將舊摺收回，另行換給新摺。

一、本暫行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館隨時修正之。

收張駿夫譯日本立田謙一著初級物理化學原稿一冊。

十三日

李教育總署總字一〇七號訓令，奉會令本年舊曆春節，應免除想詣或函電稱賀，仰遵照。

本館第十四次審訂委員會會議，議決事項如次：

(一) 應由本館修正者一件。

(二) 分各委員審閱者四件。

十四日

李教育總署總字一七七號訓令，奉會令將優良最著書籍由五十五元增至七十元，自三十一年一月起實行，仰遵照。

上教育總署呈，遵令造發本館三十一年度編譯用費分月預算書暨條給說明表各五份，請核轉。

十九日

上教育總署呈，請領本年二月份經費一萬三千元，請核發。

二十日

收李士德編孟東野年譜原稿一冊。

本館慶祝新嘉坡陷落 召集全體開會。

二十一日

(一) 參觀附立，(二) 向兩國旗行致敬禮，(三) 館長演說，(四) 茶點，(五) 散會，下午休息半日。

上教育總署呈，續辦三十年十二月份約餘一十二元三角六分，請核收。

上教育總署呈，送本館所編小叢刊之一「荷屬東印度」，請審核。

本館以值茲大東亞聖戰展限之際，前荷印之史地關係，深值注意，乃就名家所記，取其精華扼要部分，輯為是書 內容共分五篇

，(一)荷屬東印度地理誌略，(二)荷屬總督東印度小史，(三)荷印華僑名人傳，(四)華籍考，(五)爪哇古名考，首冠荷屬東印度羣島圖，以爲留心華大務者之參考。

二十三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九五號指令，該館所請將計畫在荷屬委員會編輯幹事一律加給兩月酬金，款項擬在編譯費內自行籌給，應予照准，仰遵照。

二十四日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九五號指令，發表新嘉坡附添意見，期共奮門。速即召集全體編譯員等，由館長引申其意，以期徹底明瞭。

二十五日

奉教育總署文字一九七號指令，該館擬就世界問題之史地背景編刊

小冊，亦屬可行，仰擬具方案呈候核奪。

奉教育總署總字一九八號訓令，奉會令，以奉國曆令，自二月一日起，全國同時實行日光節約，仰轉飭遵照。

奉教育總署總字二二五號訓令，頒發三十一度節侯表。

二十六日

上教育總署呈，續銷本館籌備處戒角四防，暨籌備處主任官章。

二十八日

上教育總署呈，遵令呈復本館編刊小冊計畫。

本館就世界問題之史地背景編刊小冊，係於三十年十二月本館第九次附設委員會議決，以應時勢需要。其計畫不拘體例，隨時刊印，即務求迅速普及，於本日據情呈復。

本館出版書籍委託代售處

北京：

琉璃廠：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文興書局，會文堂書局，北京書局。

東安市場：新智書局，東華書局，華鑫書店，佩文齋，中興書店，華盛書店，集文閣。

沙灘：穆木質廣告部。

四單北大街：知行書店，東方書店成文厚。

四單商場：中華圖書文具社。

十八年截兩沈寬子胡同九號：華北科學社。

中南海運科門內：中和月刊社。

東四區南寺街：觀古堂。

北海公園：北海公園售票處。

文津街：國立北京圖書館。

外埠除天津濟南青島商務印書館，天津各地代售外，亦可逕向本館函購，照定價加郵寄包裝費二成。凡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團體，圖書館，社會教育機關購買，另有優待文化機關辦法，照定價八折計算，郵費照加。

本館出版書籍委託代售處

北京：

琉璃廠：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文興書局，會文堂書

局，北京書局。

東安市場：新華書局，東華書局，華益書店，佩文齋

，中興書店，華庭書店，集文閣。

沙灘：得本堂廣告部。

西單北大街：知行書店，東方書店，成文庫。

西單商場：中華圖書文具社。

十八年裝甯北寬子胡同九號：華北科學社。

中南海瀛州門內：中和月刊社。

東四藍子街：觀古堂。

北海公園：北海公園營業處。

文津街：國立北京圖書館。

外埠除天津濟南青島商務印書館，天津書局代售外，本館可向本館函購，照定價加郵費包函費二成。凡公私立憲科
以上學校，學術團體，圖書館，社會教育機關購買，另有優待文化機關辦法，照定價八折計算，郵費照加。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一之二）

編輯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館刊編輯部

發行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公園內鏡清齋）



印刷者 金華印書局
（北京前外西河沿二一七號）
（電話南局（三）三九六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